

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补

仁慧草堂编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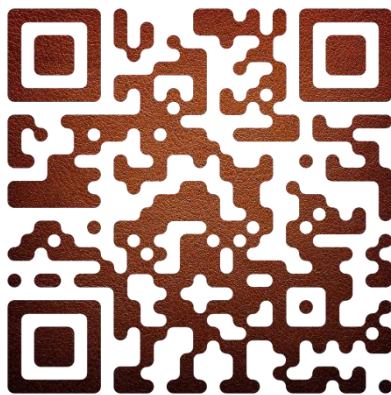
说 明

根据弘化社 2014 年 4 月完成的三校版《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补》
编订，校订了标点，并对每一篇文钞划分了段落，更方便阅读。

本电子书是免费结缘品。特此说明。

仁慧草堂

二〇二二年五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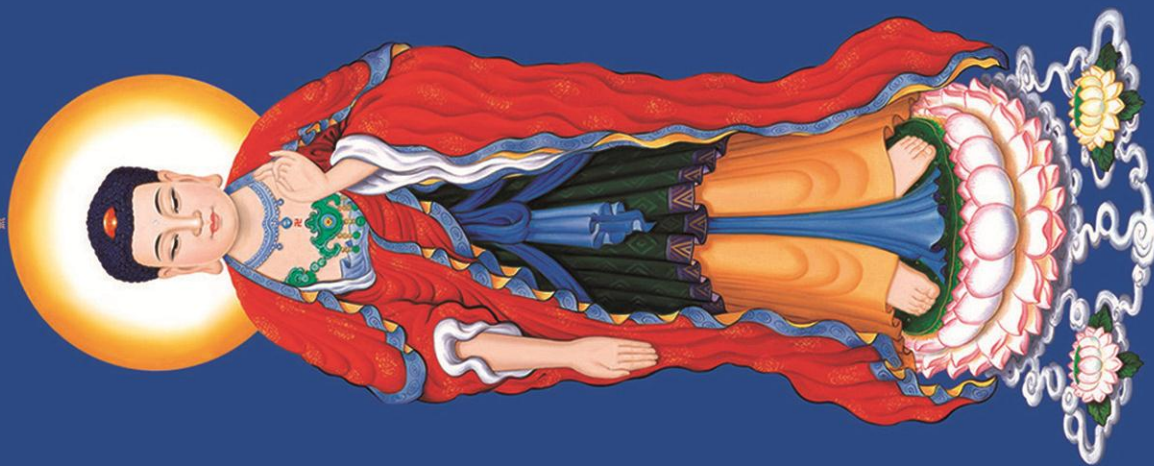
扫码关注仁慧草堂微信公众号

念佛方能消宿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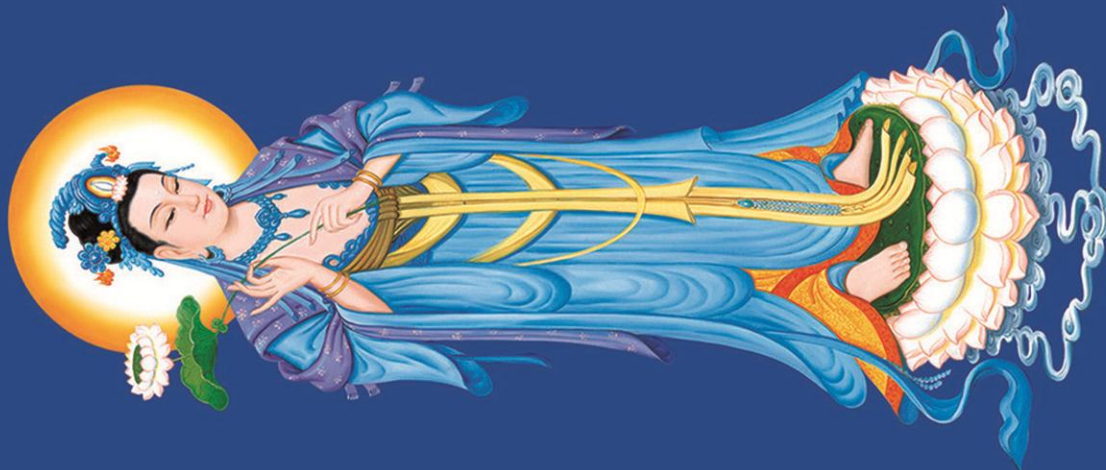
南無觀世音菩薩



南無阿彌陀佛



南無地藏菩薩



心凡轉自可誠竭

釋印光書 十八年

目 录

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补 - 1 -

书信 - 1 -

 与佛学报馆书补遗 - 1 -

 与高鹤年居士书一 - 3 -

 附一：无门洞决疑 - 4 -

 附二：摄身岩辨讹 - 5 -

 与高鹤年居士书二 - 5 -

 与高鹤年居士书三 - 6 -

 与高鹤年居士书四 - 7 -

 与高鹤年居士书五 - 8 -

 与高鹤年居士书六 - 9 -

 与高鹤年居士书七 - 10 -

 与高鹤年居士书八 - 11 -

 与高鹤年居士书九 - 12 -

 复超一大师函 - 12 -

 答超一师书 - 14 -

 复慈霞大师书 - 14 -

 复徐平轩居士书一 - 15 -

 复徐平轩居士书二 - 16 -

 答万去居士书 - 17 -

 复蔡吉堂居士书 - 18 -

 复佛心居士书 - 20 -

 复王拯邦居士书 - 22 -

 复许止净居士书一 - 23 -

 复许止净居士书二 - 25 -

 复江易园居士书一 - 26 -

 复江易园居士书二 - 28 -

 复江易园居士书三 - 29 -

 复江易园居士书四 - 30 -

 复江易园居士书五 - 31 -

 复江易园居士书六 - 32 -

 复江易园居士书七 - 33 -

 复江易园居士书八 - 35 -

 复温光熹居士书 - 36 -

 复碧云居士书 - 37 -

 与刘寿民居士书 - 38 -

 致郑鸣之居士书 - 40 -

 答徐蔚如居士问自知录书 - 42 -

 复（康寄遥，郑子屏）二居士函 - 44 -

 复金慧畅居士书 - 46 -

 致李苦实居士书 - 47 -

复戒尘法师书	- 48 -
复天津人士函	- 49 -
复马香瑞居士书	- 49 -
复李慧实居士书一	- 51 -
复李慧实居士书二	- 52 -
复李慧实居士书三	- 53 -
复郭介梅居士书	- 53 -
致钱诚善居士书	- 54 -
致仁山法师书	- 54 -
复骆季和居士函	- 55 -
致（宗月，显亮）书	- 56 -
与徐蔚如居士书	- 56 -
致故里书	- 57 -
复赵智云居士书一	- 60 -
复赵智云居士书二	- 61 -
复赵智云居士书三	- 61 -
与齐用修书一	- 63 -
与齐用修书二	- 64 -
复周霁光书	- 65 -
示马士弘书	- 66 -
与张具孺居士书	- 68 -
复念佛居士书一	- 70 -
复念佛居士书二	- 71 -
复念佛居士书三	- 75 -
为灵岩山寺订购影印宋版藏经函	- 79 -
复邹智章居士书	- 79 -
复许慧舫居士书	- 79 -
复陈慧恭居士书	- 80 -
复契如居士书	- 81 -
复寒世子函	- 82 -
复赵俊峰居士书	- 83 -
复张智甲居士书	- 84 -
复江有朋居士书	- 85 -
复崔德振居士书一	- 85 -
复崔德振居士书二	- 87 -
复崔德振居士书三	- 88 -
复崔德振居士书四	- 88 -
复崔德振居士书五	- 88 -
复李德明居士书一	- 90 -
复李德明居士书二	- 91 -
复李德明居士书三	- 92 -
复李德明居士书四	- 93 -
复李德明居士书五	- 93 -
复李德明居士书六	- 94 -

复郭慧泰居士书	- 96 -
致了愿法师书	- 96 -
附：妙真法师与了愿函	- 97 -
复洪无我居士书	- 97 -
复施宗导居士函	- 98 -
复苏致祥居士书	- 99 -
复圆瑛法师书	- 100 -
与妙真大师书一	- 101 -
与妙真大师书二	- 101 -
与妙真大师书三	- 101 -
与妙真大师书四	- 102 -
与妙真大师书五	- 102 -
与妙真大师书六	- 103 -
与妙真大师书七	- 104 -
复杜荫南书	- 105 -
答陶冶公书	- 105 -
复余慧通居士书	- 107 -
复浏阳刘澹然居士书	- 107 -
答孙庆泽居士丧礼不宜用荤书	- 108 -
答湘阴黄颂平居士问书	- 110 -
复枫泾程垣居士书	- 115 -
复死心居士书	- 116 -
复（顾显微，黄涵之）书	- 117 -
复李圆净书	- 118 -
复周大赉书	- 119 -
与报国某师书一	- 120 -
与报国某师书二	- 121 -
与灵岩某师书	- 121 -
序 跋 疏	- 122 -
永年佛七缘起序	- 122 -
普贤行愿品校勘记序	- 123 -
刻藏缘起续补序	- 124 -
刻藏缘起按语一	- 125 -
刻藏缘起按语二	- 125 -
刻藏缘起按语三	- 126 -
初机学佛摘要序	- 127 -
地藏菩萨本愿经流通序	- 128 -
梦东禅师遗集序	- 129 -
往生论注重排序	- 129 -
宝鉴编印施救世序	- 130 -
普陀胜迹序	- 132 -
潮阳佛教居士林缘起序	- 133 -
陇右佛教居士林缘起序	- 135 -
王母汪太君往生记跋	- 136 -

毒乳杀儿之广告	- 137 -
募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说明及办法	- 139 -
佛学救劫编后附佛法导论之原由	- 141 -
杭州弥陀寺净土道场重订修持规则募集资粮缘起疏	- 143 -
讲请观音经及普门品缘起疏	- 144 -
浙江崇德县福严寺启建念佛堂疏	- 146 -
追荐先人疏	- 148 -
法语开示	- 148 -
戒坐垫打佛菩萨名号印	- 149 -
普陀山普济寺班禅设千僧斋上堂法语	- 151 -
在南京佛教慈幼院开幕式上的报告	- 152 -
世界佛教居士林观音成道日开示法语	- 153 -
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法语	- 157 -
杭州南天竺寺观音殿上梁法语	- 158 -
上堂法语	- 158 -
论文	- 209 -
沈荷生生西决疑	- 209 -
心经经义略说	- 210 -
三转四谛法轮略释	- 211 -
驳守培法师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论	- 216 -
附：守培法师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论	- 218 -
临终舟楫	- 220 -
碑记	- 225 -
龙寿庵捐资置田永供道粮功德碑记	- 227 -
普陀山加修码头碑记	- 228 -
普济寺建如意寮开念佛堂功德碑记	- 229 -
新建鼓山涌泉寺放生园碑记	- 231 -
题辞	- 233 -
安士全书题辞	- 233 -
印光法师文钞三版封二题辞	- 233 -
象山纪母周太夫人往生传题辞	- 234 -
欲海回狂题辞一	- 234 -
欲海回狂题辞二	- 235 -
感应篇直讲封二题辞	- 235 -
闺范封面题辞	- 236 -
新编观音灵感录题辞	- 237 -
感应篇汇编封面题字	- 237 -
王一亭画二十四孝图题词	- 238 -
题心命歌	- 238 -
书齐穉卿先生行状后	- 239 -
偈颂愿文对联	- 239 -
朱母任太恭人生西颂	- 239 -
徐母杨太夫人像赞	- 240 -
寿康宝鉴回向颂	- 240 -

整理僧伽委员会委员就职发愿文	- 241 -
龙蔡慧辉往生颂	- 242 -
怡山放生池围墙落成回向偈	- 243 -
颂林性悟往生兼诚好高务胜藐视净土者	- 243 -
济南净居寺圣水井亭栏对联	- 244 -
家堂佛前对联	- 244 -
勉德振	- 244 -
传记 记事 祭文	- 245 -
九江查六庆童女	- 245 -
安徽马其昶之女听金刚经病愈坐脱记	- 246 -
蔚州僧莲某	- 247 -
简照南居士祭文	- 248 -
挽谛闲大师	- 248 -
催生子（长生蝸）	- 249 -
附录	- 253 -
记印光法师语（云泉子）	- 253 -
拜谒印光大师记	- 253 -
说明	错误!未定义书签。

印光法师文钞三编补

书信

与佛学报馆书补遗

（民国二年壬子腊月）

现今洋纸流行，印书者或用石印，或用铅印，价值不多，流通最便。然人知其利，我惧其害。何以言之。石印铅印，俱用药水。若用本国粉纸，药轻尚可过廿余年。药重则十余年后，字迹便褪。若用洋纸，则三五年内，便成白纸。盖洋纸以秽布所糟，用药水取洁，故褪墨迹。无论药水所印，即墨书朱章亦不久即落。予曾试之屡矣。去岁七月，友人以三国佛教略史见赠，系京师龙泉寺四月间石印，其字迹已稍形模糊，至今不过半年，许多字皆成空白。倘再过两年，便成一本白纸矣。现今教科书，尽用此纸石印，三五年内，又须另买。而五经等书，亦有以此印者。又乡民无知，若用此纸写重大契约，不上十年，了无凭据，不知冤杀几多平民。又石铅印行，刊板渐少，若世道太平，不妨屡印。倘或罹荒乱，数十年后，书

种或致断灭。又有用此印经，则是以流通而致令灭亡，应如来末法经变白纸之记。是此纸乃穷国屈民，灭儒释圣教之本。何无一为民上者，严禁此纸印书。又何无一为同胞虑后患者，处处常时登报，声明此纸之祸。佛学丛报，原为流通佛法，非如余报，一览之后，便成废物。须永远不褪，方有实益。若或几年便褪，则徒具诸君苦心，莫救长夜黑暗。第一册中字迹已花。吾甚忧之。欲抄则目力不给，欲置则惟恐磨灭。敢以刍蕘，上黷青览。恳祈单另设法，用本国纸墨刷印，则三五百年，亦可保存。纵费多一二倍，而利益则多乎百千万亿无量无边倍矣。又两面印字，破则无法修补。光绪卅一年，至金陵刻经处，见东洋现印藏经，因问杨老居士，是药是墨。杨云，外国油墨。又问，久落否。杨云，不落。若真不落，倘吾国墨万不能印，祈即用此油墨。仍祈将前数册，提其要者，比类相从，或刊木板，或另聚珍，印造流通。则诸君之文，可与天地同俦，而大地现未有情，同登普度慈航矣。若能悯我愚诚，不辞舍身供养。

与高鹤年居士书一

阁下去冬来山，令作缘起碑记。光以正在打七，不愿属思，故约于四月间，寄至陕西。今于正月初五，接其手书，知尚在南方，故集千五百余字，以塞其责。所惜学业肤浅，不能发挥至极耳。又菩萨示迹之记，系光于光绪十一年住大顶时，每念大士开山，千数百年，了无碑记可考，实为第一憾事。一日至刘村，散步西寺中，见有数碑，皆台山碑，然所说皆不关紧要，不须记录。中有一碑，系一块石板，了无一字。光试取砖磨之，乃元至元七年（一三四一年）依古碑所序之缘起碑也。以岁经六百余年，被水垢封蔽净尽。遂喜不自胜，录而存之。又告会首刘四，令立碑山上。次年北上红螺，后复南至普陀，每忆此事。至民国三年，定慧师来山，嘱彼抄而寄来，一则欲登佛报，一则欲修普陀志时，叙其事于中，以示大士寻声救苦之一端。今台殿重新，祈居士印净土缘起记时，一并印之，以开发信心。至山，当白修工首人，令其刻碑山上，俾大士一番慈佑，不至久而湮灭。又光所作赞，及赞前小序，一并刻之。茅蓬碑，及此碑，具宜字迹粗大，庶易阅，

而复能垂久。倘用高大石料，不但费钱，兼难抬运。似宜用两块碑，合在一处，则石料省钱，抬运便当。但取圣迹昭著，不计样子好看。宜以光意，告与首人。又印时，必须仔细校对，勿令讹增增减。又须圈明句读，以便观览。否则，学业肤浅者，便难领会矣。印出，须寄几张于光，以作纪念。并候禅安。不备。

附一：无门洞决疑

南五台山，无有大洞可以住人，亦无有洞名无门者，其是湘子洞，决无可疑。盖以清季以来，法道衰微，哲人云亡，志乘佚失。又兼频经兵火，久无人住。无知僧俗，以习闻韩湘子故事，妄立其名耳。光绪初，法忍师等始住其地，本山僧每生障碍，今则习以为常，各相安适矣。无门者，即取楞伽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之意。须知无门即是普门。良以法法头头，迷之则皆可起惑造业，悟之则皆可断惑证真。故楞严二十五圣，于六根，六尘，六识，七大，各证圆通。故无一法不是三谛妙理，亦无一法不堪趣向涅槃。唯其普皆是门，故不须另立一门，而号为无门焉。宜将此意，详告大茅篷主僧，令知有高人故事，及无

上甚深之真正名目在。不可仍以外道虚名，相沿传去，以致失却佛法中之正名耳。

附二：摄身岩辨讹

摄身岩者，以其峰峦陡峻，壁立万仞。至其巔者，向下望之，不禁战兢惕厉，身心悚然，妄想消灭，正念昭彰，即楞严所谓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之意。盖以身为总名，六属别目。以总摄别，故但曰摄身耳。其后哲人悉没，志乘佚失。无知僧俗，遂讹作舍身。又有魔民，造作魔说，谓观音于此舍身，方成道果。如是齐东无稽之谈，玷污大士，貽辱法门，招外道之邪谤，启愚人之魔思，为害诚非浅浅。此与普陀以观音眺，作观音跳，同一魔见。诚令人可叹可恨，可悲可怜。

与高鹤年居士书二

庄公之函，已经寄去。然苏州，云居，普陀往返大半月，恐已寄来。若未寄未作，光即详叙所以及利益，彼当即作速寄耳，勿念。光大约于八月半后即可下山，八月底或可到申。祈随时调理，勿令身心受伤。

与高鹤年居士书三

去秋一会，复值季春，光阴迅速，诚堪叹息。去冬，光之芜钞印出，云雷拟欲寄至九华，问光知其处所否。光以居士行止无定，令不须寄。二月二十七，接到香港手书，知已往鸡足覲迦叶尊者去，不胜翘企羡慕之至。今日又接手书，知往曹溪礼谒六祖，且与照南简君相契甚深，谅必待其佛事圆满，当始启行也。光之文钞已经散完，蔚如今春又令商务印书馆排印，又请黄幼希居士详加校对，有编辑不合规矩处，另行更订。又添入十余篇，尚未出书，一二月后或可即出。此番排印，彼馆自行留板，以后源源相继，可以随请随得矣。今函附仿单三张，有信心者，祈令知之。秦川之归，实无其力。前月二十七，卧龙住持显安，奉陈督军命，促光北归。光以年志俱颓，眼目昏衰力辞。为开初机入道之书数种，令其有信心者请而阅之，循次而入即已。如不见谅，逼令定归者，当即远避于不通邮局处，以尽余年也。又去岁，得陈锡周戒烟神方，灵效非常，随即发数十处，亦有印出，反寄于光者。简君家道丰富，又且热心公益，祈将此方排印千百万张，以普传

布。俾欲戒者，即得戒之，亦莫大之功德也。今寄数张，仗居士之道力，当不失光所望也。又云南法道，其机已兴。唐督军去冬打电，命繆延延请谛法师及光去彼讲经。彼以无暇辞，光以目衰学肤辞，故请欧阳竟无去矣。张拙仙今日亦有信来，言伊久已长斋念佛。现在恢复省垣圆通古刹，为十方丛林，兼流通佛经。并设念佛堂，以为缁素修持之所。设阅经室，以为研究之所。将伊及王梦菊所请之经，悉置其中，以待研阅。乱极思治，人同此心。吾佛三世因果之道，生佛不二之法，与夫断惑证真，超凡入圣，及仗佛慈力，信愿往生等法，固以无机不被，无根不摄矣。再得文行兼优之人为之提倡，将见一倡百和，靡然风从。数十年后，或可远追唐宋法道之盛，亦未可量。拙仙名璞，品极纯粹。居士到滇，当即相契。

与高鹤年居士书四

春间连接两书，知阁下由简府邀留。又往曹溪，再礼六祖。待伊处佛事圆满，随往鸡足参礼西天初祖。兹因了清和尚接得手书，随即示光，并鸡足山叙说。知阁下优游禅窟，身心安乐，庆幸无已。光虚度光阴，毫无进境，不胜惭愧。今

年不欲下山，以刻经一事不能了手，待明年法华入疏刻成，或即再往扬州料理一切。今春，徐蔚如将光文钞又托上海商务印书馆重排流通，兼令留板，至今尚未出书。倘迟早书出，当寄鸡足山一二包，以结法缘。现今国运日促，民不聊生，若不速求往生，恐一二十年之后，其境况当有如安南，高丽之象，言之伤心，思之堕泪。祈为鸡足山诸师叙世运之现象，激出世之诚心，同心一志，离此浊恶，庶于此无边大火宅中脱身而出，直达本有家乡田地。若此生不办，后来法道，究不知若有若无，及纵有经典，究不知尚能随意自由研究翻阅，受持读诵也否。了清和尚今春三月已退，现住伴山庵，后来拟住多宝塔院。现在法雨主人名为了明，与了清同师，颇忠厚老成。

简氏兄弟未来，来当如法照应，不须操心。在家人事务多端，不能欲行即行，每有数年发愿，尚不能来者多多也。

与高鹤年居士书五

光自七月二十六过海，二十九抵申。至有正书局，问及阁下，言尚未归。又有云南来函，今一并寄于有正书局，以待归来青盼。光文钞已印

出，尚未发订，恐尚须半月。光又订百部，钱已交完，直待扬州回来再行发落耳。居士饱参台山清景，谅已入于圣境，与诸罗汉相为酬酢矣。不胜欣慰。

与高鹤年居士书六

适接来书，如见故人。光拟八月初旬到申，以了安士书事。扬州刻工拖拉，去不去尚未定，以去亦不能了事故。东林一事，静禅，慧禅拟作子孙万年安乐窝，任凭只么不肯改作十方。此语，系静禅面与光及施省之居士所说。其言曰，昔吾师令我当家，我云我若当家，当改作十方。吾师即低头哀痛。不但师在不能改作十方，即师去世，亦不敢改作十方以伤师心。施君遂谓既不能作十方，请作罢论。静禅中心欢悦，绝无一念伤惜之意。省之去后十余日，慧禅约芜湖李葆龄等五居士，具启请光兴复东林。连二日来两次启，光以老病辞，而略与李葆龄说其所以，以彼曾皈依光，故不得不按实告也。慧禅亦有信来，光直说彼师兄之意，令其勿再来信。今宏庆师之言，皆是哄骗小儿之套子，光岂不知去就陷此漩涡。况光实无才力，又兼现已开始修普陀志，虽大士门有江

西许止净居士，余则邑令请邑绅纂辑，光挂名其中，实不能不时加察访，庶少讹舛。彼之不许先勤者，特遮面孔之词，知光决不能亲来，故特作此好听话，以期免人讥议耳。此种僧人，尚可与之交涉乎。若不自谅，则必至获意外之虞。光固不惜身命，然与其死而无益于自他，何若慎始慎终之为愈乎。祈居士亦作罢论。倘远公有灵，或可有转旋时，然光决不干预其事也。今年天灾人祸更惨于昔，吾国之结果究不知其作何景象耶，尚何计及于东林一道场乎。俗欲兴法，僧欲灭法，彼固乘愿而来，破坏施主信心祖师道场者。近今风灾，各处受伤，广东汕头轮船漂于屋上，有由屋墙搁住者，可知其地之人皆沦胥其溺矣。哀哉。风灾之后又加瘟疫，人民之死亡不知其数。此际固宜静守，倘一兴作，工未成而灾祸又至，则徒劳而无功，固须以知几为要义也。

与高鹤年居士书七

久未会晤，时切驰想。光臆现在贵宅修贞节院。昨接友人张瑞曾居士信，言居士在南园听经。瑞曾居士此次失票交涉，蒙居士慈爱相与周旋，俾不至受困，实深感激。光闻之亦同身受，感谢

不既，尚祈于关别樵居士处代瑞曾居士致谢。关固发菩萨心，然张君固受人之周旋斡运，则不能不为叩谢也。光于七月初即下山，与施省之去杭州料理梵天工事，回头又到南京成立法云寺，次则顺便去扬，一则与瑞曾居士一会，二则安顿文钞板片，回山大约在九月底间。七八月切勿来信。

与高鹤年居士书八

八月一别，已过百日。前在扬州与张瑞曾居士谈及贞节净土院事，以院缺养贍，令彼帮助。彼云，刘庄场有二百多亩地，以助彼院之道粮。光后随寄一信，说此情事，至今未见回信，不知此信收到与否。久欲致书一问，以冗事甚多，日不暇给，夜间灯下尚不能了，故未暇及。窃念贞节院当已圆工。向闻有病，欲到他处静养，想已即时便痊愈矣。不知已回刘庄与否。如身体强健，当去扬州与瑞曾一相接洽，庶不至悬虚无著耳。祈见书即示回音。

简照南居士于九月十九日去世矣。临去时尚有江味农，赵云韶，欧阳石芝念佛。至断气时，其子一叫而昏，遂致乱其正念。惜哉。

与高鹤年居士书九

昨日已令寄书若干包（已忘其包数），今晨乃凑一百二十九字，以塞命作像赞之责。然文词拙朴，恐不可用，若书于其上，反或不美。祈为斟酌，庶不至因光之赞，致像轴上顿减美观。祈斟酌为幸。

复超一大师函

接手书，知川北法道已有起色，不胜欣忭。光粥饭僧耳。法门中事一无所知，唯知学斋公斋婆日课佛号以求往生西方，何堪如是过赞。况曰特来亲迎乎。前年京中所印之文钞错讹甚多，以徐蔚如丁母忧出京，托人校对，不加细心故。今春商务印书馆另编重排之本，颇的确。座下既不嫌芜秽，因寄五部，并刻藏缘起一本，北京新刻经目一本，作一包，祈查收。文钞已于扬州刻木板，明年四五月可出书。板存扬州藏经院。现今世道人心坏至极点，黄道尹，何师长特请佛源老法师讲经，改良挽救，亦可谓知本。然以光愚见，对于普通人，宜以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及净土法门仗佛慈力带业往生而另讲演，似易得益。若专

以相宗为说，纵令各各悉知其义，其二种无我，谁能亲证。楞严，法华二经，一则具十法界因果，一则具显权实本迹之所以然，似比相宗易于领会而趣入焉。又净土三经加行愿品，为如来三根普被，原始要终之法。而末世众生，无力断惑，不依此法，谁能现生了脱生死。固宜常讲。即不专讲，亦当常常带著演说，则利益大矣。在昔曾见安士全书，拟为刻行以为救世一助。几次以机缘未就，皆成画饼。七年方始付刻，八年刻出之后，二年以来流通近三千部。兹蒙友人共相赞助，已经上海中华书局缩小排印，拟募众善士，送数千或数万部，散之四方各界。俾因兹以知因果报应及佛祖圣贤之心法，并横超三界之净土法门。庶可人人各自警惕，不敢自暴自弃，以返本复初为念也。如黄何二公欲令普通人悉得利益者，附印若干部以资众览，则利益大矣。每部约七角，如欲附印，当寄信上海静安寺路三十九号丁福保居士处，不误，汇款亦然。又劝初机人念佛说，放生碑记二道第三张，杀彼身命，身字讹作生，此系写者妄改。

答超一师书

接手书，知湖北佛学勃然蔚兴，慰甚。劝世白话，已函祈黄涵之居士由宁波道署直寄，随彼发心多少。闻只印二千本，恐送得无几多矣。倘有，涵之固肯普遍布施也。凡对在家人说法，必须先要令彼各恪尽其分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和妇顺，主仁仆忠。能如是，则为世间善人。再加以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，方可不愧为佛弟子。每见修行之人，多于伦理有愧，不但不易感佛，而且易招讥毁。在家人如是，出家人亦然。凡一切人，不尽己分，妄说大话。皆自欺欺人之邪恶败类，尚不得名之为好人，况可以冀其了生死乎。

复慈霞大师书

接手书，不胜惭愧。光何人哉。敢谓宏法。不过略知净宗大义而已。有不嫌卑劣者，光必以此告之。座下欲专修净业，当熟看净土十要，此净土著述之菁华也。余诸书皆宜看，而净土圣贤录为尤要。阅此，知净土大海，千经万论所赞扬，往圣前贤悉归趣，决不致被余宗知识舌锋所夺。余宗愈破，信心愈坚。最初即欲知佛力自力之大

小难易，及禅净之所以然。若不以人废言，宜先看光文钞（上海商务印书馆有卖的，光处无有矣）。光之文实为芜秽，然于禅净界限及所以然，实发明详悉，易于明白。阅光文钞后，再阅古人净土著述，更加亲切矣。以古人说者多略，不加意理会，则忽略读过。由光文钞知其所以然，则古人一言一字，皆不至当面错过矣。净土一法，以信愿行三法为宗。若依此说，其言则可依从。不依此说，纵说高超玄妙，能令人直下亲见本来，皆属宗家作略。不到大彻大悟后，兼深通经藏，或致明宗，而隔绝往生胜益也。要极要极。

复徐平轩居士书一

光幼时以病多失学，于作文一事，未得其法。纵有迫不得已，但只敷衍支吾，欲其文理入微，豁人心目，断断无有此语句也。夏间以太夫人记嘱，故婉辞之。前日往前山，方云麟言阁下屡次来书祈代为恳求。光不得已，乃按净土大意及太夫人事实大略，凑成千一百零五字。其初首事实，但用一约略叙法，次于修净业，与赈恤灾黎，及临终诸事，稍加详者。以赈为慈仁之发现，而临终所有语言修持，为学佛者之标式，而题为生西

记之故也。如嫌前面叙事简略，不妨补足。至于没后握珠事须实有，否则去之，免致阅者疑议。傅大士没后七日，县令行香于众中，至大士处，大士乃反手受香（反手者，以手背捉也），此乃当来世尊所现。太夫人屈指握珠甚奇异，殆多生多劫深种善根之所致也。记文拙朴，仍祈请大通家大加笔削，庶或可传。

现今大局不靖，大士颂不能付排，须待平定，方可安顿。

复徐平轩居士书二

久未晤语，念甚。光八月廿六下山，至十月初六始回。初七至锦泰号，以手书见示。过二日，令慈遗徽集至，阅之不胜感佩。若阁下者，可谓善事其亲者矣。但以人事冗繁，不能即抽枯思，乃于今晨凑百余字以塞其责，而词字拙朴，益令人惭愧不已耳。虽然，人子荣亲之实际，在于立德行道。果能立德行道，则人自景仰其亲，谓之为贤。否则父母纵贤，人必以子孙不肖，致疑其亲之德有欠缺也。阁下固能立德行道，而光犹以此相勉者，乃效法古人朋友相勸之道，非如今人之唯谀誉是务也。观世音颂已付排，年内或可出

书，然拟先印二千以副任者先睹之心。明年再印，则一次印万余部矣。现已任及四万，光妄欲印数十万，遍布中外。恐光无此感格，上十万部或可做到。今附说明文一纸，祈随缘劝任，亦弘法利生之一助也。

答万去居士书

接手书，知有志修持，不胜欣慰。光乃粥饭僧耳。汝既谬欲以我为师，当宜以泥塑木雕之佛像作活佛看，如恭敬供养活佛一样，则其利益不可思议。若曰，此系土木，何须恭敬，则不但无益，且有慢佛之罪。汝能如是信，则我作汝师。否则，不必作虚套子，还是你我同人而已，庶少过咎。今为汝取名曰宗一。宗者主也。以汝姓万，万乃一之发现者，能主于一，则愈万愈一。不能主于一，则万便散漫纷繁而无统绪矣。一者何。即吾人本有之天真佛性也。本此天真佛性，自不会不念佛，断不会背觉合尘，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，以永堕三途恶道也。汝妻取名宗贞。贞者正也，干也。万而能宗乎干，是法法头头，不离自性，自性常时现前。何有有愧女德，不能相夫教子，以同臻圣域，共出迷途乎哉。新刻文钞汝恐

无有，待正二月排本印出，当令云雷送汝夫妇各一部。其中多有发挥女人相夫教子之大略。知此，则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不独文王为然，后妃内助之贤义亦如是，今人亦何一不如是。有好夫，妇虽不贤，亦可化而成贤。有好妇，夫虽不贤，亦可化而成贤。若夫妇俱好，则如丽泽之互益，双手之互援，能不日渐进于圣贤之域乎。汝子五岁，当严以教导。庶可有天资，则做独善兼善之事业。无天资，亦不失为循规蹈矩之良民。光事务冗繁，日不暇给。故略书数语，而字不成文，祈取其义，则有裨益矣。

复蔡吉堂居士书

人生世间，险难甚多，淫欲邪见，是其大宗。汝家道颇丰，上无父兄，若不极力勉励，难免不坠淫欲之万丈深坑。一坠其中，则便不能出，非埋身于温柔乡，令家业破坏，子孙断绝，先德丧尽，己灵埋没而不止也。当观女色，如毒蛇，如罗刹，虽已妻室，尚宜节欲保身，以求克继先德，永昌厥后。至于邪淫，勿道良家妇女不可犯，即娼妓亦不可犯。以在彼虽有良贱不同，在我总一邪恶心行故也。世之愚人，不知正法，多属邪见。

彼反以彼为正法，谓正法名邪法。一切外道，无有不剽窃佛法，以张大彼之门庭者。然所剽窃者，特皮毛耳。佛法精微之理，彼则如盲睹日，了不能见。其所愚惑者，特愚夫愚妇耳。有正知见者，自不能惑。如以大粪为旃檀香形，只能骗不知香臭者，若知香臭，不待见即掩鼻矣，岂受彼惑哉。彼书所说，皆不足辩，下劣之极，当远离之。佛之戒杀，慈及无形。何得但言因牛耕田，遂令不杀乎。又以寺庙用鼓，皆牛皮制，亦属由杀而有。不知汝欲以牛当日用家常饭，致无量无边之牛，皆作口腹之物。而寺庙用已杀之皮，反谓为非慈。所谓不能三年之丧，而缙小功之察也。须知鼓乃顺世情而用，非佛制令用。若不用，亦非便过不得。但以世间作乐，既有钟鼓，佛门法器，钟为第一，鼓则不关紧要。以已杀之牛皮作鼓，于此牛大有好处。以故五台山志，有人皮鼓一案。一监院僧，私窃常住银钱，为己庙买田地。后其僧死，变为牛，即耕此地。及老，田庄理事人，欲卖于屠，牛与其徒托梦，说他在生，偷窃常住，买私田地，故变做牛。今庄主欲卖于屠，则此罪永劫难赎。祈我死剥其皮蒙鼓，书其事于上，送于文殊殿，俾做佛事时击之，则我罪庶可速灭矣。

说毕，向树一碰而死。次日，庄主报老牛触树而死矣。其徒遂以皮作鼓，送于文殊殿。因此，人时呼为人皮鼓。观此知蒙鼓作法器之牛，则可灭罪增福，超生善道矣。彼又谓救鹰虎，不如杀鹰虎之慈悲大，此幸而为人而说耳。使彼来生为鹰虎，断断不肯说此话。且佛之行慈，怨亲平等。若谓有伤人伤物者则尽杀之，方为慈悲，则当先杀人。人之一生，恶人且莫论，即世间善人，从少至老，所食之肉，不知几何。则杀一人，则能少杀多少生命矣。此种邪说，何须挂齿。彼幸而为人耳，不久当复为地狱，饿鬼，畜生，将天地父母之名都不闻矣。况如来平等大慈，无缘大悲乎。此等言句，何异含粪唾天。天未受污，而彼之口与身，全为粪污，而犹嚣嚣然得意曰，我已以粪唾天矣。可不哀哉。

复佛心居士书

昨由上海商务印书馆转来汝书，知年当志学，便慕佛道，不胜欣慰。即令商务馆任心白君寄汝文钞一包，以便自看。余送有善根者。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但以迷而不知，反承此佛性功德力，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，以兹沉沦于三途六道，永

不能出。如来愍之，令修戒定慧，以断妄起之贪瞋痴。贪瞋痴尽，则可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矣。此自力法门，欲于现生了脱者，万不得一。以故令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果能信愿真切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较彼仗自力者，其难易天地悬隔也。汝既欲皈依佛法，为佛弟子，必须依教奉行，方可名实相副。于家庭必须尽孝尽悌，对朋友必须劝善规过，居心必以诚敬为主，作事必以慎重当先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起一念不正心，即是恶。必须洗涤净尽。非谓行之于事，方为恶也。凡属主敬存诚，希圣希贤之念头，即是善。必须扩充令其由中达外，圆满无缺。世之大恶，莫过于杀生食肉。若能自由，即可断荤。否则，心生怜悯，勿贪多食。世间大善，莫过于自己念佛求生西方，又种种方便劝父母兄弟，妻子眷属，乡党邻里，亲戚朋友，及一切有缘者，同念佛求生西方。汝宜量力而行，庶可不愧佛心之名矣。寻常皈依，必起法名。即以汝名为法名，汝其顾名思义，勉力而为，则可不负此一番诚心矣。详看文钞，修持之法，悉可了知。不必常常来信，致令彼此烦心。

复王拯邦居士书

三月初二日接手书，知居士发大菩提心，宏扬净土，普导同人，咸得往生，不胜欣慰。但光从二月十一日由宿业现劳致发目疾，至此虽已痊愈，犹不敢过用目。二十余日之函件堆积，须择不容迟缓者先了，以故迟之于今，不胜歉仄。序文凑起七百六十余字，大意尚有可取，但以词句拙朴，未免令大方家见诮耳。精舍题为归宗。此之宗字，非宗门之宗，乃守本之宗。楹联拟二付，何须要藏头贯名作贺联，贯名作传法偈，乃末世不通人事之套子。光素不喜作贯名联句，今将所拟之文楷书，可用则用，否则现厦埠通人莅止，祈请另作。庶可令人触目发心。光向不习书，兼以近来冗烦之极，不敢开此一端。开则日不暇给矣。一超直入如来地，当念圆彰寂照心。弥陀誓愿宏深因兹九界同归十方共赞，净土法门广大故得千经俱阐万论均宣。此二联与归宗二字及序，悉有相应处。所言念佛之课，光不能立。此须汝自己按各人及大家之身分而立。如欲取法，净土诸书，印光文钞，皆可参考。凡欲利人，须从自己真实修持为主。若只口说而不力行，或于伦常，

或于朋伍，居心作事有不合宜，则便难感格矣。世出世皆以身为本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。孔子此言，乃千古不易之圣训。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此拯邦之根本法轮也。光于月之廿五六当下山，恐有二三月之耽搁。以新排文钞将出版，一出，即料理发送于各处任印者。此次已任满二万，三万恐不能到。倘欲利人，随意任印若干。若任，当将其款汇上海宝山路华字四十五号商务印书馆总务处，交任心白居士收。彼当即回收据。待书出，则随即寄来。以二万部作价，一部不过四角大洋，邮费在外。按钱寄书，必无所误。若过此期，以后则无此价矣。以此系二万部足印之价，后则作发行价矣。尚有法云寺，慈幼院及观音大士感应颂付排等事。大士颂约有十万言，乃江西一大居士所作，系光前年所托者。其人笔力超过寻常文人百倍。

复许止净居士书一

受戒一事，如在佛前受，但以志诚忏悔数日，即向佛白曰，我弟子某某，誓持优婆塞五戒，及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。即已。若曰要见好相，今人实难感通。乃是以好相作障，非随分随力领受

法益也。杀业微细，未证初果，皆难清净。但只留心护生即已，何可引及无意中伤，及力不获救之事。若如来书，则便难以为人矣。外道以呼吸有微生虫入口中，虽吃素，也难免杀业。光谓此之知见，同于见蚊虫属于自身，谓身同圜厕，便欲一切人同投圜厕，以享此乐，同一邪见。何可以之为难。佛令罗汉具天眼者，不得用天眼看水。以天眼看，则无无虫之水矣。法师前不须好相，佛前反要好相。此对治轻僧之心。今既不便于僧前受，佛前亦可作僧前。如必欲由僧受，择其有德者即可，正不必待戒期随喜多日也。出家人必须入堂习仪，以期受戒后，入众安住耳。在家人随于何时都好受，但一座说之即已。至于冬月畏寒，非裘不暖，亦可从权。但心存超荐，庶无过咎。世人不肯发心戒杀，每以力不能戒之事作难，此系阻人胜进之邪见。吾人依佛教行，当由浅至深，由粗至细。若最初即以充义至尽之事自拟，便为自贼。又阁下见地甚高，唯于吃素一事，今始清净。而夫人佣妇，皆不能随喜。则其平日开导之事，殆未之行。否则断不能不相感格也。魏梅荪十年八月间见光，谓不能吃素。光令熟读南浔放生池疏。至十月则长斋矣。次年，南京开法

云放生道场，实梅菴主持之力居多。邓璞君一家并佣人皆吃素，日三时通到佛堂念佛，烟酒不入其门。方慧渊女士，由其兄寄光文钞，遂发心念佛，家中小孩仆婢均吃素。其夫初不甚信，今亦日吃两餐素，夜饭稍用点荤，然家中绝不杀生。彼略通文字之妇，尚有如此化导之力。阁下若志在利益眷属，常与谈说食肉之祸，当可渐渐顺从，决不至长相背戾也。

复许止净居士书二

光精神不给，诸凡健忘。前书问妇女月信期中可否礼佛，遂致忘答。继思此虽小事，或有不喻，致令妇女每月之中，礼诵工夫因兹间断，亦甚有关系，故补答之。凡事皆须推情度理，方得其宜。守经达权，始可适中。理经乃一定不易之道，而有千变万化之境与情。固当以不易者与变化者参合论之，则情理经权两得之矣。若执定死经，谓为守经，其不至违理背经者鲜矣。孝子之事亲也，不敢起一念之违逆。若其亲痛伤，不妨刺以金镞，挤其脓血。虽亲呼痛，亦不能顾。以不如此，不能令亲安。不如此，便为不孝。若不洞事之人，见此人如是行，谓为行孝，彼亦如是

行于无疮之亲，则成大逆。是知情理符合，方为守经。如普陀志短姑一事，其嫂不许共去进香，菩萨悯而为送膳，以菩萨原其诚，不计其迹也（此事传之已久，然详究其事，乃属后人附传。今只论其情理，不论其真伪也）。故知妇女月经时，礼佛诵经，亦不妨。但宜少礼，多在己室念佛耳。若当受持经典，亦不妨照旧读诵，但能洗濯致洁，则愈好。如势有不能，但自勉力致洁，勿令手被月水所污，则无碍矣。光昔曾指甲生疮，多日不敢洗其指。然仍旧礼诵，不以为罪者，以病故也。使指不生疮，则罪不可逃遁矣。

复江易园居士书一

昨由味农转来手书，知令夫人正念往生，不胜感叹。阁下与夫人殆宿有因缘，相助入道者，诚所谓德配也。其临终之相，可以决定往生，则固无足悲伤。所惜者，阁下失一道伴，有朋不能常亲抚育教诲。所言汇款，普陀不便，以小邮局无汇款事。直汇上海陈家浜太平寺，交真达和尚，祈代光存之即已。昨以阁下信令法雨主人看，祈尽此钱做佛事。乃令打一佛七，放一焰口。法雨寺特立念佛堂，现止十六人，多则二十二人，系

有道心者。光昨下午特到堂中，叙说其意，并念佛之利益等，约一点余钟。彼等闻之，悉皆欢喜。令夫人已得往生，仗佛力，法力，大众念佛力，当必品位高升，见佛更速耳。然光以与阁下友谊，亦于朝暮课诵时，称阁下与夫人之名，为之回向，聊表寸心。念佛于今弥陀诞日起，至二十三日圆满。光之回向，亦限此一七为度。现今之掌权人，多不知因果报应，只顾眼前煊赫，不顾来生头面。以致不为国，不为民，只为自己权势利益，互相战斗，使国失元气，民不聊生。八月间，南京魏梅荪避难上海，因将迪吉录将吏好杀不杀三十六条录出，欲刊布。光谓现祸已成，无可救药。欲息来祸，宜广搜史事，俾一切人同知因果。遂以二十二史感应录寄去，彼极欢喜。光又令博为搜集，俾成一大观，限一年纂集成。当排印数万，遍布全国，或可因之挽回矣。此事尚祈阁下提倡，俾有力者任印施送，方能普遍流通矣。又人之临终，只可念佛，不宜持咒。以念佛令彼听，彼虽不能念，听见佛声，心即清静。若持咒，则止有加持力，彼无由随诵。此从古以来之定例。助念于将去时为最要。岂持咒毕，方以念佛为回向乎。光文钞中亦有其说，凡一切念佛不念佛人，临终

俱宜念佛以助，切勿另诵别种经咒，则不能令彼心中默随也。关系非小，故为补书于后。又人之临终，助往生念佛，只宜击引磬，不可击木鱼。木鱼声浊，引磬声清。阁下试于朝暮念佛时，息心谛听，自知优劣。现今之世，无法能救。幸有因果，尚可挽回。因果一事，高明者每厌闻。此种高明，实为卑暗。如来成正觉，众生堕三途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由高明之人，专谈理性，不说因果，其弊遂成今日之景象。祈见一切人，皆以因果为劝导，则其利大矣。

复江易园居士书二

接手书，不胜感愧。辟邪集今与三大士实录，寄一包来，祈查收。傅大士录中多禅机，初心人不得其意，或错会，非通家不可令看。辟邪集只可自知，不可依此以与彼辩。亦不须说与学者，以彼势盛，或起野蛮故也。四书蕩益解，现已刻成，尚未寄来。待光阅后，再令铸板，即可出书。前几年新棠校颇有来信问者，今则可随意请矣。彼作七角价，邮费在内，尚未知系何纸，系浙江省城金刚寺巷四十二号迦音社出版。以原底是光所存，彼祈光校，寄去六七年，今方了事。令慈

日持名二万声，可庆孰甚。又当常为宣说净土要义，庶可信愿真切，决定往生。以副阁下谕亲于道之至意。罗汉诸天像欲改，须有大匠。此间虽有巧匠，然路遥远，不便去看能改与否。二十四史感应录尚未成书。本欲印，不能预定。如有欲印者，不妨先任若干部。待价估好，再按价交钱。固无碍也。

复江易园居士书三

二十日接手书，不胜感愧。令夫人宿根深厚，加以志心念佛，及阁下全家代为念佛，故有种种瑞相，可为往生之证。至于法雨佛七圆满日，有朋所得之梦，乃由令慈及阁下全家之诚，感三宝加被，得见此瑞，实则阁下全家之至诚所感。使阁下全家无此诚心，纵法雨僧至诚之极，亦难有此瑞相。何也。以根本不立，枝末焉茂故也。所有重叠瑞相，皆可证明往生，无须求金轮取决。金轮一法，光颇不以为然。扶乩与此大同，非无真仙，多属灵鬼。明理之人，揆之以理，证之以经，有何不决，而拟取决于此乎。历史感应录，于学堂最宜，以全属史鉴中事。倘能人各受持一编，而日阅之，则不知不觉，自生兢惕奋勉之心，

较别种善书，获益多多矣。

复江易园居士书四

初三接有朋书，谓令严去世，阁下哀毁欠调，不能秉笔，命代为述，不禁戚伤不已。然令严寿高七十有五，子妇孙曾满前，无大病而终。且阖家念一天多佛，不断佛声，当必赖孝眷之诚，蒙佛接引往生矣。如是则有何所憾。虽孝子不忍离亲，而世相无常，决无长住世间之理。但当以佛法资益其神识，固不必执著世礼，而过为哀毁也。事亲之道，必取其大者。彼不知佛法者，只知哀毁为孝，究竟于亲无益，于己有损。何若转哀毁之心以念佛，则其益何止天地悬殊也。阁下明理，当不以光言为谬。光贫无所有，凡朋友亲丧，皆于朝暮课诵回向时，称彼亡人之名，为之回向。今为令严回向三七，以尽友谊。至云令令侄知源寄洋二百元，以一百供养三宝，以一百放生。窃谓去年令夫人之丧，以百元打一堂佛七，今亦如是办。适值念佛堂止十二人，故不加请，共九十圆。以十圆于十日午，供养大众攒菜。则阁下供养三宝之心愿已满，而念佛之事，亦复不缺，为两适其宜耳。放生之洋，依光愚见，宜择其利益

大者为之。现已于九月将观音大士颂付排，约于明春正二月出。似宜将此洋印大士颂三百部流布，令一切人同沾大士慈恩，同知戒杀护生为超胜耳。如必欲放生，当为示知，普陀不可放生，以在大海中，生多无所归（海水咸，淡水中鱼，一入即死）。当寄南京法云寺，此现在南方第一处放生道场也。观音颂，光欲募印数十万部，遍布中外。故令打四付纸板，以为预备。然以人微德薄，恐无此感格。上十万部，当可做到。现已有五六万部任者矣。一居士以五千圆为母祈，寿未终则速愈，寿已终则往生。光令印大士颂一万部，系三千三百，余一千七百印不可录。彼已应允。其二百圆，不知令寄何处。普陀不便，当令寄上海为最便当，最稳妥耳。祈息哀念佛，并率家人念佛，为报亲尽孝之至谊。勿拘于世礼，是为得焉。

复江易园居士书五

自去冬来，以冗忙故，未通一函。歉甚。五月间，令中华书局送九百部观音颂与吴蝶卿居士。有顺人回婺，祈交四百部于阁下，交五百部于新棠村校，俾彼诸学生有信心者，各得受持。现今新排之文钞，及寿康宝鉴，皆在杭州印。现先印

安士全书，约中秋可出书。文钞，寿康宝鉴，约十月十一月可出，出则亦托吴君转寄若干。昨日由上海太平寺转来令亲游有方君之函，谓阁下交二百元，令寄来作放生功德。一则祈令夫人莲品高增，一则祈令媳生产顺利。此款太平寺暂为收存，待光到申，再为寄交法云寺，勿念。窃谓生产之不顺利者，由于宿世杀业所致。倘能时常念佛，即临产时亦志诚念佛，决无难产之事。世人每以凡夫心妄生猜度，谓临产念不得佛。不知佛以救度众生为心，当此生死相关之际，正佛恩覆被之时，不得按平常道理论。如儿女卧病不起，父母尚肯亲喂饮食，亲去便利，此病时之谊。若无病而犹令父母如此服事，便应雷打。理有一定，事无一定。按事论理，庶为圆通。光常与人说此义，而依之行者，皆无苦难。以阁下知己，故为说其所以。亦冀阁下普为社众说之，俾一切产妇，同离产难。则幸甚。

复江易园居士书六

久未通信。歉甚。去年所寄二百元，因西湖赎鱼募款，因令真达师代交。其收据想已收到。今年之二百，并去年曹石如之一百，皆作养狗之

费。想收条亦已收到。杭州市政府将所有野狗尽行打杀。故佛教会向彼请求捕而送于佛教会。现已收近二千。尚未捕完。此二千狗淡薄食料，每一狗日需一分五厘。二千狗则日需三十元。尚须雇人照应喂养。此事用度甚大。以故将阁下之款移作此用。去腊浙江印刷公司失火，致文钞等书未能多寄。现令上海印。四月各书出，当寄若干以结净缘。佛教前途，甚是危险。光拟今年印书事告竣，明年将普陀志交代，则隐于不通邮局之所，以终余年。否则终日为人忙，生死到来，手忙脚乱，将奈之何。

复江易园居士书七

久未通函，长时忆念。前月汪朗周先生，著人送来洋一百十元。云有朋函令将红木家俱卖了，以其洋一半送居士林，一半交光。光以冗繁未能为函说所以，因所印之书尚未送齐，故待多日。今将各书捆六大捆，其数目另单详述，此不具说。二三年来，乱至其极。废经废伦，废孝免耻，杀父杀母。各大学皆以画裸体男女为课程。上海则男女跳舞之处，到处皆设。直是一禽兽世界，此为亘古以来所未闻之现象。文明进化，如此其奇。

推原其故，此种祸根，皆由韩欧程朱破斥因果报应，及生死轮回，唯欲以尽义尽分，正心诚意，而为教育之本。不知不言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，能尽义尽分者，实无多人。中下根人，由有因果轮回等事理，方能勉为良善。否则，彼以为一死永灭，何必受此拘束为哉。既尧桀同归于尽，何不任意所为，以期快乐一生乎。理学破斥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，其意欲以扶持圣道，不至人皆学佛。而不知其废经废伦等之毒，实于千百年前，伏而未发。迨至欧风一吹，则其毒遂大发矣。使千余年来，人人提倡此等道理，欧风虽烈，谁肯依从。譬如中实之人，不受邪感。体健之士，不惧风吹。光昔曾受彼毒甚深，幸宿有微善，不终迷惑。今观世运，确知乱之所由始，与治之所由兴。故每与相识者言，务须提倡家庭教育，及因果报应，二法互为经纬，互为组织，则世道自可日见太平矣。若不在此处著手，任凭圣贤菩萨同出于世，亦莫如之何矣。光十余年来，颇受虚名之害，致终日穷年忙得不了。今已六十九岁矣。来日无多，不得不另设方便。于去腊已遍告相识，定于九月灭踪长隐，以期专修净业。不致常为他人忙，误自己大事也。闻杭州开博览会，彼青年

女子皆去跳舞。一班青年男子不会跳，将开跳舞学堂，俾一切人皆善于跳舞。如是提倡，直是骗人趋于兽域。破弃堤防，令其横流。如此浊恶世界，实不可以一朝居也。阁下宿德素著，当与一切人将治乱之本源处说之。俾大家悉知其权其本，皆在自己家庭及自身，则将来自不至于长陷溺也。

复江易园居士书八

手书备悉，不胜欣慰。光本欲专修净业，以普陀山志未出，不得不为之料理。后因许止净增修历史统纪，遂致牵连排印数种，实非本心。而净土十要原本，实为有益之书。排及五分之三，而战事起，耽延二三月，幸息战，得至圆功，实为万幸。尚有佛学救劫编，当为排印。净土圣贤录，亦欲为排。此二书拟于年内排好。明年当离报国，以至人不知之处，以了此残生也。居士提倡之盛，实不多见，亦由能自实行所致。古人云，以言教者讼，以身教者从。由其以身率物，故人悉相观而善也。所寄校样，一一阅过，一字二字之大错，非改不可者，则当令改之。若原字今标，二均可通，固当省事。若改文添文，则断断做不到。以如此更动，必须将此两页，另排两付铅板。

然校对往还，须四五回手续方可，何有此工夫乎。德森师心细，一一标出，当令圆净寄来一阅。此次已印出五千本，非只印一本，待校后方印也。然纸板之尽量印者，虽一二十万均可印。以后欲印，当通知圆净，彼必能为之料理。光近来颇觉衰颓。前圆净尚以五台，九华，峨眉志，祈为校正排印。今急欲离报国，故一概辞却，庶可不至明年又有明年，仍是忙得不了。倘一旦无常到来，忙其能助我乎。是以决烈以立主意，于今年了一切手续也。

复温光熹居士书

汝何死执名利面子一至于此。汝不读论语，邦有道谷，邦无道谷耻也乎。邦有道，食禄而不能有为即为耻，况今之军界专以残杀掳掠为事乎。汝之志真下劣至于极点。以失人身累九玄七祖下阿鼻地狱者为荣，而日夜图谋。谋之不得，愿以身殉。真如蛆在厕中，谓此味甚好。此处甚安也。妄想达不到，就要死，死了还有安乐鬼做乎。试问汝温光熹之心中所希望者都是什么。肯听我话，通身放下，作一安分守己之平民。只要有德为邻里光，岂不能光宗耀祖。汝只知发财做官便是光

宗耀祖，不知因发财做官不晓得令多少祖宗永堕恶道也。况汝父尚令汝回成都，安分守业乎。

复碧云居士书

接手书，不胜感愧。光粥饭僧耳。袁闻纯以讹传讹，阁下亦不详察，但随一人传虚，万人传实之例，而为赞叹，殊令人惭愧无地。虽然佛法无量无边，不妨随机而修。譬如大海，谁能一口吞尽。而修罗香象，以至蚊虻，饮于大海，各取饱腹而已。阁下身居世网，志慕佛乘。固宜依信愿念佛之净土法门，庶可得自利利人之实益。若舍此法，勿道不能大通佛法，即使大通，恐犹难得真实利益。今为阁下寄文钞等一包。一以自阅，一送有信心能恭敬者。所言来普陀山，窃谓不必。以关山遥远，所费不赀。况光实无所得之一粥饭僧，见之有何所益。纵谓出家多年，当多少有所悟会。则文钞中所说，满胸中草料，倾吐已尽。岂见之更有甚么口传心授之妙法乎。若有口传心授之妙法，即是外道。此人固当远避，何况求见。然阁下闻以讹传讹之言以为真实，恐光以上所说，尚不能息此疑心。则光亦不妨将错就错，随大圆闻纯之例，为阁下取一法名，为慧云。阁下果能

以智慧云，降澍法雨，内而家庭，外而朋友，及一切人，各随其机，而为劝导，则其利益大矣。书至此，闻纯之函与武冈佛教会之简章至。居士任文牒股，固可以笔墨宣说自利利人之法。或恐汝谓虽读其文，并所示函。然未见其面，终未愜然。不知光一业力凡夫，见面不如闻名。以名尚可虚传，面不能虚设。今将光之丑相，寄一张来，庶可息来山之心，而得竭力于随机化度有缘也。又光将印观音颂，今寄说明办法一张，以知其概。又要排印不可录，以拯世之溺于欲海者，明年春当出书，则为转寄若干。

与刘寿民居士书

适接邓汉君与梅荪居士书四函，备知令严临终之心念，并去时去后之消息，不禁令人感叹。令严乃南京友人中之最初第一人，虽未与光常居，然其志道固相契相合。其皈依与否，皆属事相耳。然犹力疾请人代受，亦可谓正念昭彰。又幸汝能承令严之志，令家人一心念佛，不去料理及与哭泣，此甚有利益。人至临终，全在令其心不起别种念头。倘一搬动及哭泣，则念佛之清净心便失。而爱恋之心，并搬动难受之瞋恨心即起。此种行

为，名为落井下石。而愚人不知，谓为行孝，诚堪痛惜。汝能于此时，成就汝父之正念，可谓善于事亲。然于丧祭，亦宜守此志，概勿用荤，勿以世人耳目为荣，但取令亡者存者皆有实益。人于亲丧，多分哀毁。此固世人情见。虽不可无，亦不可执。务祈息哀念佛，令汝父未往生，则得往生。已往生，则增高品位。如此实行，并率其家人眷属亦实行，则存亡者皆获大利益矣。至于做佛事，切勿效世俗图好看，或念经拜忏做水陆。但专一念佛，则其利益天渊悬殊。此光数十年阅经验之语，故为吾友而发，非妄出臆见之言也。倘不以迂腐见弃，则幸甚。至于丧葬等事，切勿效近世之恶风，奢侈铺排，直以亲丧作器具。即或不忍薄亲，宜以撙节之费赈济，则功德大矣。光于至亲厚友之丧，皆不行挽谏等虚华之事，皆于朝暮课诵回向时，称名为彼回向。即平时凡属厚交，亦各称名回向，况其已逝乎。今为令严回向三七，以伸友谊。祈息哀念佛，依光所说而行。岂但上可以慰汝父之灵，且令家中眷属，同种最胜善根。而亲戚朋友，亦可相观而化。推此孝思普利一切，可谓善用其孝。祈洞察是幸。

致郑鸣之居士书

印光粥饭庸僧，素昧生平，何敢妄投芜简，以自取辱乎哉。但以四月至申，料理观音颂及文钞与寿康宝鉴事，乡人王幼农居士，屡来谈叙。每赞阁下以时势不可有为，特发菩提心，长斋念佛，以求出世。且劝光致书阁下，以结净缘。光闻之，不胜欣慰。但以冗繁，不克如愿。六月初至山，因抽暇略摭鄙见，冀作自利利他，往生上品之资助，想阁下当不以冒昧疏浅而弃之也。现今之世，谬乱已极，废经废伦，无可救药。然以道眼观之，是殆催人出此娑婆，生彼极乐之大警策。倘不怀出世之心，则将来之世，直无可为吾父母者。近来研究佛学者，实繁有徒。但天姿高者，每任臆见，偏重理性，不务事修。或以信愿为著相，或以参究为亲切。纵修净业，不依净土法门之宗旨，则致感应道隔，以现生了脱之法，作未来得度之因。令上等天姿，反不如愚夫愚妇，颛蒙念佛，为能得其实益，岂不大可惜哉。阁下既发心念佛，固当依净土宗旨。凡离信愿说念佛等开示，悉宜置之度外。以彼系禅宗唯究自心者之方法，非净宗仗佛慈力，以求往生者之轨范也。

光之所说，乃宗净宗古德之诚言，非臆见杜撰之偏论。请熟读净土十要，则自可悉知。印光文钞，文虽浅陋，其于禅净界限，及普通特别法门之所以，佛力自力大小之得失，颇为详悉。倘肯详阅，亦未始绝无裨益。昔沈子培居士，以菩萨自命，不愿往生。光极力破斥，方回心净土。时在民国十年。而年高望重，无有常与谈论勉勸者，至临命终时，犹然不提往生之事。通州张季直，由其门人江易园之劝进，于此道亦颇注意，曾函询于光。时民国十四年。但以实业心重，不能直下承当，为可惜耳。唯如皋沙健庵，颇能依信愿行之宗旨，其操持颇严密。临终数日前，即令人助念，得其往生实益。新排之增广文钞，有彼往生记，八九月当可出书，出则当寄以请政。是知天姿高者，若能通身放下，则其利益，便能超越侪伍。否则，反不如愚夫妇之老实念佛者，为有实益也。然阁下德高望重，以身率物。凡有来者，固宜以提倡因果报应，信愿念佛，为救世度人之方便。当今之世，若不提倡因果报应，虽圣贤佛菩萨同出于世，亦无可如何。光常曰，因果者，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有藐视因果，谓为小乘者，皆徒逞狂慧，不务真修之魔侣

也。果能大倡此风，则唯知利己，不顾害人者，必当有惧于心，而为之戢其暴虐，以期己得实益，而亦以利人为事也。光谓提倡因果报应，为现在救世唯一无二之妙法。而修持净业，亦须以此为成始成终之道。鄙见如是，不知阁下以为然否。

答徐蔚如居士问自知录书

接手书，不胜慨叹。时当末法，人多作伪，每每求名闻利养，及欲后世以法身大士奉己者，皆凭空伪造种种事实，以炫惑无知，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。何苦以虚名而获实祸，至于永劫沉沦也。自知录一书，实属刘侶青所造，印书中常护其人也。其书前年罗济同得之，石印一千本，丁桂樵令寄光一包。桂樵致书于光，祈为详批作序，当大为流通。光即日接到看过，即日完全寄回，谓此书系引初机人入魔之书。胡女士之工夫，光亦不敢谓未到此境界，以光无他心通故。亦不敢谓彼实到此境界，以彼既工夫到此，断不至不知此书之有误人无穷之流弊也。从来净土知识开示人，但只在法门行相上讲谈，绝不将自己之境界搬出来与人作则。彼既不知此之利害，则其工夫，殆多虚设。所说大意如此而已。令勿分送。已送

出则已，未送出当烧之，以免祸胎。罗济同得光书，以余者悉付丙丁。过数月，杭州王谋凤居士见之，亦欲石印流通，以其书寄令决断。光即以与丁桂樵言大意，与彼言之。去春，余姚一居士亦欲石印，光又止之，其信登于迦音报。至六月，常护魔子见迦音报，遂与光书，并辩驳光说。益推尊胡女士，谓为天马行空，神龙不测。所述胡女士之言，直是天上天下，了无二尊。并将胡女士传分与光，逐节说批。又与迦音报书及传，令光为转。传中说胡女士临死屡显神通。临终之时，一女士在家，见胡女士来，忽现身无量，后方知乃临终之时。光阅之好笑，谓彼既有此大神通，亦当与光一显。若显当推尊其人，仍不赞成流通自知录，以致误人也。前年湖南一居士，皈依宝一师，来山言及胡女士。彼谓胡女士习气颇重，动辄生气，或至骂人，故致吐血后遂命终。去年，一居士名杨鸿范，任衢山场佐，与其妻来山，二人同皈依宝一。光以常护所寄之信并传示之，夫妇皆谓不真实。其妇曾见其死，佛尚不会念，况会现神通乎。此书但令人勿看，勿流通即已。若或批评传布，彼常护辈，或致冲突，反为不美。此信亦千万勿登报纸，庶不致令彼欲即成佛者，

更迟多劫，方出地狱也。涅槃经疏已有了，乃谛师所送者。光日忙得无暇，亦只供之高阁而已。陈君之静坐，盖非真参真念之坐，乃兼带炼丹家之性质。兼之近来信心人醉心神通，故有此境。使真参本来面目，及真实至诚念佛，无求得神通之念，断不至有此魔境也。倘将此种念头全体放下，以清净心，持佛名号，即可消灭，固不必虑。所虑者，心地夹杂外宗，及欲即得神通等耳。午前不发，午后则发者，当是夜气镇定，日气纷繁之所致也。然光于禅定工夫，素未实修，其境界之因由，亦莫能详知，此不过据理以判而已。

复（康寄遥，郑子屏）二居士函

初十日接王一亭书，言初六已将光所拨之三千元，并后捐之五百元，及真达师之二百，孙月三之三百，并王一亭自己及黄涵之各五百元，共五千元，交义源厚宋子才君汇去。又义源厚等五家烟号，各出一百元，共五千五百元汇去，以救眉急。华洋义赈之款，待陕西分会电来再议。此上皆一亭语。以去年王一亭接光书，不几日，华洋义赈会开会，一亭以光所寄书，及子屏书，与会众看。众许筹五万。后华洋氏来沪，言已于税

关拨十万矣。故此五万，尚不能定。因打电去问情形，候复电来，再为议决。前日接真达师信，言孙月三之三百元，当另具一收据，恐彼或疑钱落空耳。似乎宜作一谢书，较为克己。光之三千五百元，作一书寄光，以便寄与拨款之居士。彼虽不疑光，得此谢书，益生欢喜。书中但叶德广居士三千元，贞净庵主一百元，香涛居士三百元，备去轩一百元。真达师，孙月三，作二书，一封寄上海陈家浜太平寺交真达和尚。一亭即寄彼家。光本不欲用此种手续，以真达师来信言及。似乎如此，方为妥贴。以人以多金相助，办事者岂惜此笔墨之劳乎。即款已收到，混然之收据已寄来，不妨再寄谢书。而王一亭处，当用感激赞叹之笔，况彼尚欲提议又筹。虽能筹与否，未可决定。然彼一念慈心，当令人感佩不忘也。汝等绝不懂事，当此急难求人，与人书，不具名，但以佛教会同入启了之。若不求人，又将作何种傲慢书法也。光与一亭书，尚用顿首。以求人急济，兼劳心思。一亭为此事，往来相帮数次，与光书亦五六次。汝二人之书，一亭皆寄与光看。一概但以佛教会署名。一亭问当交何人，光乃与彼言，寄遥，子屏，皆佛教会中办事人。

复金慧畅居士书

入道多门，唯净土最为第一。净土宗要，唯信愿行三法而已。莲池之令人参者（即参念佛的是谁），以当时宗门甚盛，不如是，或恐人以为异宗，而不肯修。又亦欲引宗门中悉修念佛三昧也。为了引人都修念佛三昧，蕩益之不须参究者。以念佛一法，不以开悟为事。若求开悟，或置信愿于度外。而念到极处，亦能开悟，不悟亦无所碍。纵悟到极处，若无信愿，则断难往生。以故大师恐人受病，令其直念也。汝先研究理学，未明诸儒于世谛所说，故可为法。至于发挥心性之极致，犹然隔膜。以借佛法，又欲与佛法立异，遂自成矛盾。此皆门庭知见重，妄冀后世将己入圣庙之情见所误也。今人多多崇尚外道，以外道皆有秘传，实则外道百千万种，但止炼丹运气一道而已。此系保养色身之法，非了生脱死之道。况其名词，多与欲事相似。妄人遂从此造无间业，可痛伤哉。金刚，楞严注解甚多，各擅其长。而初机看，宗泐注颇简明。楞严义之最透彻者，唯文句。文之最明了者，唯指掌。窃谓净土一法，为诸法之归宿，乃吾人依之以自利利他者，何得

不先研究得极无可疑，不被一切经教知识语言所摇夺。而泛泛然研究其他经典，则愈研究愈将净土看得寻常矣。若先知净土之所以，再研究其余经论，则愈研究愈将净土看得高深矣。女色一事，在家人固不以断欲为事，然须节减。若将此事作寻常茶饭，则亦有过，但比邪淫较轻点。果能节欲，则于己于妇于儿女，皆有不思议之大益。或年，或季，或月行一次，量己与妇之性情而为限制，则于修道，于宗祀，皆可有大大利益。以寡欲之人多子，而且庞厚无病，性情淳淑故也。新文钞和寿康宝鉴皆于十或十一月可出，安士全书中秋可出，出则当寄数份。光冗繁之极，不可常来信。但详阅文钞，则禅净之界限及所以然，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，以及节欲保身治家淑世之道，各有取法矣。即宋明诸儒之心事，亦有发明处。

致李苦实居士书

光于七月十七下山，二十八至杭州，八月三十由杭至沪。见汝八月初二之信，不胜愧怍。但以月余日之信札，差事堆积，无暇作复。汝既看文钞，何不依文钞所说，敦伦尽分，信愿念佛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而行。而乃欲来普陀，求我

剃度。汝知我为何如人。我乃远方客僧，闲居他寺，何能收徒。文钞中，汝曾看见与周群铮书乎。汝知今之时，为何如时。各处都欲驱逐僧尼，藉没庙产（恐成从前广州故事，险极），现已岌岌乎危。汝欲来山剃度，是舍生路而寻死路走，其为愚也，一至于此。千万勿来山，来山则光决不与相接洽。何以故。以汝不知好歹，不听忠告之言故，无可与言之价值故。汝且放下狂妄心，脚踏实地，照我前文所说而行。以此自利，复以此利他，决定可以带业往生。不观观无量寿佛经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乎。汝谓出家好修行，乃躲避心。使汝真出家，又有别种烦恼发现，仍是不好修行。放得下，通好。放不下，通不好。汝知也否。

复戒尘法师书

接手书，不胜痛息。佛教之灭，皆由于有法道之责者，贪名利，喜眷属。举凡宏法之事，皆伏灭法之基。如滥剃度，滥传戒，滥挂海单。彼以此三事为行道，为宏法，而不知通通以滥，遂致真僧日少，坏僧日多。今之蟒流僧，下流坏，何一非受大戒之比丘乎。而况河南佛法，只有庙

宇及秃发等男女。是以遇如此之人，则致遭此奇祸，亦势使然也。上冯之文，实为剴切，由邮寄去，纵彼不见听，亦可表示诸公护法之心。不但河南如是，浙江黄岩，永康及某县，并泰顺，已经组织一致进行，没收僧产，毁除神像。前十余日，泰顺城中三峰寺僧深仪，将彼等之公事抄以寄来。光谓大劫临头，无法可设，将彼公事仍寄回。如诸公深心护法，不妨将此书上诸政府。

复天津人士函

接手书，蒙诸大居士厚爱，使光来津。不胜感愧。谢谢。然光绝不能来津。以观音颂尚未了结，文钞，寿康宝鉴尚未排完。四月半间当往申料理，现在稍比二月间略稳妥点。二月间则岌岌乎将欲倾覆矣。今各省皆立佛化会，暂且尚能维持。将来之景象不可预定。祈与社内社外诸位居士说，当认真念佛念观世音，以期冥冥中之转移。除念佛求加外，别无良法。

复马香瑞居士书

数日前接手书，知居士近来道心真切，不胜欣忭。所谓修净业者，唯在一心求生西方，不作

此世来生一切人天福乐想耳。凡所持诵经咒，并一切种种功德，无论大小，皆以此功德，回向往生，则心无二念。凡一切读诵礼拜，及诸善行，皆成净土助行。念佛之正行，再加以种种功德助之，则如船遇顺风，又加高挂风帆，则一日千里，速登彼岸矣。所忌者，心口不相应，则一切善行，只得现世虚名，无有了生脱死之实果矣。纵令来生得其人天福乐，则由享福故，必定大造恶业。及至命终，则永堕地狱，万劫难出矣。哀哉。由是之故，诸佛诸祖，皆劝众生求生西方也。又居士向于炼丹一法，颇生尊重，极力修习。若欲专修净业，及以教人，必须将此种工夫，尽情丢开。倘犹惑于炼丹家所说，谓性命双修，方可成道，如慧命经等，以佛法为邪法，以邪法为佛法，则是醍醐甘露，与砒霜鸩毒同服。欲得法身慧命不永丧亡，不可得也。既提倡净土，普劝大众，必须邪正分明，庶不孤负自他向往之意。念佛一法，人人皆可在家修持，何必定要入社。但祈普为大众，依净土法门之义，委曲开导。令一切男女，各尽其职，敦伦守分，兼以念佛求生西方。能如是，则生为良民，没预海会，岂唯出家人能提倡，而余人不能提倡也。若不务敦伦守分，并脚踏实

地，精修净业。纵令会众逾百千万，也只是魔眷纵横，适足以为佛法累耳。欧阳渐，马一浮二居士所立之法，非普通人所能尽学。即学而有得，尚非即生了脱之法，乃自力修戒定慧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之法。系佛教通途修证之法，非具缚凡夫仗佛慈力横超三界之法也。但依净土经论语录，实行修持信愿念佛一法即已。彼诸法门，既不当机，不须讨论。世有深信佛法，又欲往生，而于食肉一事，又不能全体放下者。乃不深体佛言，及深体自心众生心之所以然耳。使于佛言，自心，众生心，一一体悉，不但不肯吃，吾恐加以白刃，逼彼令食，亦不可得矣。光南浔修放生池疏，颇为揭其底里。若能日诵几遍，并一一深思其义，犹然以食肉为事者，无有是理也。大悲咒后四娑婆诃，乃流俗知见所讹传之语也，不可依从。

复李慧实居士书一

汝之性情，绝不肯在本分上计虑。所计虑皆在理外，故致颠倒错乱，尚欲引人随之颠倒错乱。设使光不明理，赞成汝事，汝后有不痛骂光为瞎眼知识乎。以后凡做不到之事，皆勿置怀，则无所往而不安乐也。陈诚既发心皈依，当令实行伦

常事，并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庶可不虚此生，不虚此遇矣。今为彼起法名为慧诚。诚也，而有慧，则其诚也大矣。凡举心动念，有不如法，皆非是诚，况慧诚乎。慧诚约浅近说，息妄明真之谓。约深远说，非断妄证真，决非究竟慧诚也。而断妄证真之法，唯净土最为有益，固宜认真修持也。祈与彼说之，则幸甚。

复李慧实居士书二

接手书，以初到上海，诸凡皆须料理，无暇即复。昨方将居士学佛纲要序述出，彼名过高，便有小看居士之意，故为改名初机学佛摘要，仍将原名注于题下。序中略为标出，俾阅者知其为筱荃所辑之本也。令兄云阶既发信心，欲皈依，今为起法名为慧真，谓以真实智慧，修持净业，以期自利利他也。王长林，为起法名慧林，谓智慧茂盛，有如丛林，便可普荫自他，并得其实果也。序文随函寄来，祈详抄之，勿致错讹。光回山大约须十月，汝欲来沪，则可得见。若欲同往普陀，恐难适逢其便。以光有印书事，须了方可归，不能随意去来也。书此，祈洞察。祈与汝兄并王长林，令各力按文钞修持。不备。

复李慧实居士书三

手书，汇票三十元，俱收到。勿念。初机学佛摘要现已排好，不久当即印出寄来。此系三号字。又欲排三号字学佛浅说，将来同作一本。文钞已无几（早已令杭州浙江印刷公司印，彼以零件多，板早铸好，至今未能印）。安士书已无。嘉言录未印出。今寄观音颂，寿康宝鉴，感应篇直讲，弥陀经白话解，初机净业指南，三圣经，戒杀放生白话文，龙舒净土文，看破世界，念佛直指等若干部。明日黄老板来，若能转运，则便多寄点，以作阅经处之资料，及随缘施送耳。汝族兄联甫等欲皈依，今为各取法名，祈为转致。联甫法名慧彻，宦子玉法名慧温，陈慧诚之妻法名慧恭，其嫂陈马氏法名慧淑，陆贲氏法名慧章。当与彼等说，务须各各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方为真佛弟子。余详文钞，此不备书。

复郭介梅居士书

手书备悉。光乃无知无识之粥饭僧，若欲专修净业，尚可以古人所提倡者，为之宣说。若欲

大通宗教，则便一无所知。恐负所望也。然汝与令妻，既欲皈依，不妨暂且将错就错，待其得遇高僧，正可弃愚就智。今为居士取法名为慧震，谓以因果伦理，净土法门，为一切人宣说，俾大梦顿醒，迷途知归，以副居士生时法鼓震惊之兆。为令妻取法名为慧懿，谓以孝友慈和之德，相夫教子。又以信愿念佛之法门自行化他，为女流师范，闺闼母仪，以慧辅德，故为慧懿也。愿顾名思义，则佛法实益，便可亲得。余详文钞，此不备述。

致钱诚善居士书

兹有李智章居士拟订阅海潮音，祈按期寄交。所有报资，当与彼直接，不须向光交涉也。所寄之书，祈登海潮音，以发启念佛人之信心。现今天灾人祸，屡见屡出，果能至诚持念佛号及观音号，无不即获感应。其事甚多。光一向懒于操笔，若逐一录之，当成巨帙矣。

致仁山法师书

昨接扬州诸山公函，不胜惭惶。光毕生挂搭，今已将死不久，何敢膺此重任。祥瑞法师，既能

宏演贤宗，岂不能宏扬净土。理极深奥，事极平常，但能依事相认真修持，其至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时，深理不求自得。若不于事修上著力，纵说得天雨四华，地摇六动，也是空谈，无甚实益。此事但肯发心，即便能宏，何须令光之木讷无能之人，间乎其间哉。祈阁下大发慈悲，善为我辞。否则当逃至外洋，免致误人大事。祈与扬州各寺诸公，详说所以，则感与生俱。

复骆季和居士函

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以放生款赈灾，则是转济疏轻之财，以济亲重之急。因果固有，当不致因此获罪。十三年，黄涵之在道尹任，募开放生园。江浙打仗后，彼即告退。冯梦华知彼尚有放生园款数千，与光书，令光劝彼，以此款济灾民。光极力劝彼移赈。彼与谛法师书，说所以。谛责以错因果。彼以谛书见寄。光论因果固有，若谓阎老子加以刑罚，则光愿相代。其事遂不至中止。近来放生者，多多不得其道，名曰放生，实无放生之益。以张名揭晓，令捕生者多捕，以故光绝不赞成定期放生。西湖，若不是不知事务者，提倡复放生池，何至

冤枉花万数千元净资，犹令多少生命，得莫救之灾。切愿认真劝人戒杀吃素，较比劝人集资放生，仍旧吃肉，了无所减者，利益多多也。光已六十九岁，应酬日多，精神日减，若不长隐，则于己有损，于人无益。岂可云法弱魔强之故乎。此系大竖法幢者之身分，光何敢僭窃此名义乎。

致（宗月，显亮）书

光乃粥饭庸僧，故所说之话，皆平淡无奇。而二位欲普告一切同人发生正信，用浅近语言契机法，实为妙合时机，利益甚深。现今世乱已极，由于人皆以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，为无有其事。以故损人利己，伤天害理，杀父杀母，废经废伦之邪说，纷纷提倡，唯恐人与禽兽有异，而冀其一一全同也。当此之时，唯提倡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为最合机宜。若谈玄说妙，则或恐不会。若或误会，则有损无益矣。

与徐蔚如居士书

前所寄书，想已收到，祈为转张，陈，赵等。光于去腊病旬余，因兹取消香港之行。现病已复元，不日将往苏州活埋。昨已将张慧扩为其女师

昭所任之印书款一十元接到，今为彼一信，祈为转致。锡周处，随便见之，亦祈说之。所有闭关诸事，概由真达和尚及其徒明道师料理，不须挂念。光今年已满七十，想亦不久人世。倘或数年不死，及大有所得，或可一出。否则，毕此一生，当不复出，以免自误误人也。现今欲令一切人得益者，除提倡家庭教育，及因果报应，决无大效。佛法世法，欲令进化，均不出此二法。彼唯谈玄妙，拨弃事修者，适足以增长著空之邪见耳。不唯无益，而又害之。

上海有素肥皂，系光令做。已令寄锡周数箱，到当分赠各同志。又祈提倡推行，亦止杀之一端也。

致故里书

东西村保长，乡老及诸伯叔兄弟等钧鉴，印光自幼颇不自量，欲为理学派之士人，遂深服程朱韩欧之毒。幸宿因有在，致疾病连年，虽非卧床不起，然于学大碍。后忽自知前非，遂于光绪七年出家为僧，冀消恶业，并报历代祖宗父母之恩。十二年，由长安往北京红螺山。十九年往南海普陀山法雨寺，主人以光好静，不贪世缘，遂

令住闲寮，除二时上殿外，了无一事，随意看经念佛。山上有知光能支笔墨差事者求之，不用己名用彼名，或用捏名，故二十年来甚安乐，经年无人来会，无信来投。至民国六年，三原王幼农以一信印数千，徐蔚如以三信印数千，渐入苦境。次年，蔚如又特排印文钞，从此一人传虚，万人传实，而信札往来，月上百封。又以不自量，志欲利人，刻排各种经书，长年了无暇时。十七年，香港诸弟子请住香港，拟次年去，故离普陀，暂寓上海友人寺中。十八年，以排历史统纪不能去，冬间以过劳稍病，友立阻去港，令在彼苏州报国寺闭关。十九年四月入关。因闻吾乡荒旱，以一千六百元，托华洋义赈会办事员，归依弟子杨慧懋，亲送吾村，彼回扶风，稍有报告，未知作何办，光亦不问其事。今年正月，福云，永贵来苏，知吾村凋零不堪，不胜痛心。问及三分祠堂，言现就祠内立学堂，名印光学校，东西村学生均在此读，智杰为教师。又云，门房新盖三间，名圣量会，村中贺保长，有几桌人在此吃席，以此房系东西两村人出钱盖的，故东西两村贺保长，议公事，都到圣量会。光问，何东西两村各家出钱，在我三分祠堂盖官房，吃肉喝酒，议公事，取名

圣量会乎。彼云，十九年赈款一千六百元，散两村各户，见十抽一，得一百六十元，在我祠堂前面盖房，作东西两村的官所。以此钱又由法师放赈得的，故以法师的法名为名。光闻之，不胜叹息曰，何得吾村发生此种规程。我以一千六百元赈两村，两村抽出我赈款十分之一，在我祠堂盖房，作宴客议事之用，谓是他们自己盖的，又名圣量会。是我圣量以一千六百元引东西两村占我祠地，我罪过大矣。然我学佛之人，不肯与人相争，因备二百元票，令福云等带去，到家即通知两村一切大众，到城隍庙议事，将此款缴保长，乡老等，作还彼盖房费，立即取消圣量会名目，除两村学生读书外，余均不许。此学堂系三分人肯作公益而立，不得谓此祠堂在两村学堂地上。如此办法，两村乡老当肯许，幸何如之。如固执不改，我当请两位很有面子的老先生，特函婉劝，期其俯从光议，想诸位不能不看二位老先生的面子。既是事必如此，似宜以省事为妙，不必惊动这两位，为省彼此答复之劳。无论肯与不肯，福云，永贵等，不许与众相争，但以实情函知我。前所说之法，乃维持世道之法。若能以维持世道之法办很好，否则我便以菩萨舍身命以满众生愿

之法行之，则向两村大众顶礼忏悔曰，圣量罪过，祈垂恕宥，便将此事置之东洋大海，一概不问矣。书此祈诸位明鉴。

复赵智云居士书一

汝信来之前三日，保长乡老公函来，说已取消圣量会，二百元作学校基金会，所盖之三间门房归祠堂。此事若非汝来，将永远为公所吃酒肉处矣。人心太坏，以致灾祸相联。今麦田无望，尚须大家同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以求甘霖速降，否则池水已无，井水亦减，则将渴死。果真至诚，当可得雨，以期早点种秋，尚可不至无秋可望。否则两年不收，人将何赖。已于十三日，令弘化社寄文钞十包，每包二部，尚欠分量，因加了凡四训一本，此书文理极圆满周到，为一切人所当详读之书。智俊前日，亦有信来，言其父曾习外道，伊先亦随学，后阅所寄经书，乃不学其法，然尚有往来者，当渐为远离。现今纸贵之极，印书之报纸，贱时二元三角一领（一领五百六张），今已五元多矣，尚日见涨价。当宝贵经书，否则后来恐无力能得矣。送人时，亦当以此告之。又须令其恭敬，不可褻渎。

复赵智云居士书二

寄书，乃国光书局，何可言佛学书局。国光乃批印之所，代寄乃彼号正职，无可领情，何用致谢。汝既皈依，当称弟子，后学乃普通之称，亦非用不得，但泛而不切，无所标准耳。时事日非，当勤念佛。无极要事，不得来信。不久当有远公文钞，各寄一包，以此书普通人不能看，故只寄二村各一包耳。学佛之人，心要质直。汝前所说，殆有不实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

复赵智云居士书三

所寄各书俱收到，慰甚。人当知足，凡事不可过分计虑。汝谓欲修三圣堂，以为自行化他之根本地。不知吾乡之民，十室九空，教谁出功德成就此事乎。汝一不知时局艰难，二不知光为何如人。在汝意欲光为之募缘，不知光从来不开募缘之口。以故不住寺庙，不收徒弟。即有信心者供施之款，或印书，或赈灾，决不积蓄。以期死时除所常用衣被之外无长物，不愿令用所积之财物者，骂贪心鬼子。向知吾乡吾家之人，不知佛法及僧是何等行为，故不敢通信。恐不知世情，

远道而来，则将何处以。来去须数十元，即给彼来去川资，彼已吃大亏，我亦无此力。光一贫僧，何可开此一端，则是自害害他矣。去岁由张智甲言及，已开念佛社，故为寄书，俾知佛法之真益，不至以外道混佛法。此寄书事，或可相续为寄。其余任何事项，均不能为助款赞襄也。僧不知法者，每每以十方施主之资财，养俗家，此系光头俗汉，地狱种子之所为。若以此望光，则太将光看得不值半文钱矣。念佛堂，乃提倡之所。平常念佛，当在各人家中。不但不奔驰，且不废事。即无相当地点，东门外关帝庙，村中城隍庙，或本分祠堂，或别分祠堂，每月或一次，或二次，略为宣说提倡。此外则各在自己家中念佛，多好。必欲建造堂庙，方好修行，则是不知修行之实，徒取张罗之名者之所为也。况现在都是紧迫，功德钱一到手，私事为难，不能不用。用则无法可还，便成莫大罪过。闻老人云，吾族有某人者，此系道咸太平时，向朝邑富处募缘，修玉局观若干殿堂，又有魁星楼。玉局观只一小庙，魁星楼即戏台东边墙头上几条砖之魁星堂。其款通归己用。后全家灭绝。十方钱财，唯有道德之人可掌，否则难免舞弊招祸。吾东社观音堂，被回回所烧，

后几年，大家提倡重修。风水家云，高则与东方不利，与西方利。请吾父与稍西一老人董其事。彼闻风水之言，极力要高。不出一年，其人三子死其一，又一家媳妇跳井死。与西利而西反遭祸，与东不利而东竟无虞。是知凡事皆当秉公，不可以私意夹杂之。夹杂私意，难得好结果。光绪二三年，遭大年饥，郃阳凡是读书人经理赈务者，无一无弊。年饥过后，告发者有四十多处。吾村亦然（大家起哄未告）。唯西村不要读书人经理，请一件姓老商人，久在家闲住，绝无一丝一毫之弊，凡赈粮米，即时分发，绝不一留。朝邑亦然，无有读书人无弊者。一生意人，也与西村件公同。可知人情稍有势，则仗势欺人。此二无弊者，非真明因果，知罪福，以无势不敢作，一作则人必攻击，故得其令名耳。以汝年富力强，后来或有此种事相委，故预为说其利害耳。

与齐用修书一

接手书，以冗繁之极，故迟复，歉甚。翀田分社，凑七百余字，而于佛光究未能发挥。祈请令师易居士为之斧削，庶不至有刺雅目也。易师续诗已阅过，所言二处插入，恐不易办。如未排

及，则续于各门之后。已排过，则只好另附于后耳。阁下宿根深厚，若用十年功，当于佛门独标赤帜。若最初即皈依一粥饭庸僧，岂不成终身一大歉憾乎。以故不敢擅为阁下作皈依之师耳。寿亲纪念接到，三十寿诗甚好。又光年已七十一，宿少栽培，精神目力均不给。德森师年虽未老，精神亦颇衰弱。现有净土十要，圆净又欲排圣贤录。许止净所编之救劫编，亦允其代为校对付排。易师文集，不但无此学识，亦且无此精神。祈勿寄来，以免或有延误。

与齐用修书二

佛光分社文，意似可取，文颇芜朴。易师与汝均以为好，殆以人情之爱，并其文之不好，亦为好耶。至谓皈依之说，切恐汝后来有悔，故不敢应允。今既又说，只好将错就错。迨其深知其错，不妨以为路人。或又令反从而师之，亦无不可。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懋，谓以智慧自勉勉人，必期于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果能如此实行，则可不孤佛化，不负己灵。为一乡之向导，作后学之南针，则何幸如之。净土法门，名为难

信之法。前有讲华严法师，骂学者发心念佛，为下劣种性。近闻一法师，亦讲华严，闻其学者为彼善信讲心经毕，又与彼念佛一次。其法师云，汝已做银行经理，何得又去卖五香豆乎。窥其意，盖以念佛为辱浼也大矣。光非好说是非，且祈汝死心塌地，做愚夫妇修持，庶不至以善因而招恶果，为可怜可悯也。

复周霁光书

接手书，不胜感愧。光语不成文，何能发挥令慈懿德。但以现今时局仇孝，固不得不附于提倡孝道，以期稍挽恶俗也。懿德颂凑成百二十八字，不知可与诸大方家之鸿文并列与否。人子报亲，宜取乎大者。祈勿事张罗，徒为耗费。节其所费，以作慈善公益，不但于亲于己有大利益，而且可以开通风气，俾来祝诸宾，亦得种福而仿行之。五九二编，字迹甚小，老眼难看。且其所说，非我所知。祈勿再寄。窃谓凡欲立国立家，俱宜向根本致力。使道德信义不孚，内讧日起，何由制外。吾国衰弱至此，总以当事者徒事虚名，一蒙外人诱之以利，则国家子孙，皆所不顾，唯利是欣，故致无可救药也。以弱至其极之穷国穷

民，不以道德信义是培，而欲以报复耻辱，激其决裂之心，是何异使徒手跣足之民，令冲彼刀林簇地之阵乎。光方外人，本不足以言国事。不过以阁下不以愚昧见弃，不妨一吐所蕴，亦祝颂升平之愚诚也。今寄上文钞一部，观音颂四部，以答嘉贶，并代祝仪。令慈既多年茹素，虔奉观音，尤当以净土法门，常为劝导。俾得信愿行，一一圆具，则他年寿尽，便预莲池海会，与弥陀观音，常相晤对。此之一著，乃究竟荣亲报亲之道。阁下既有信心，固宜于此致力。余者皆世谛中事，究于亲身心性命，无甚关系也。成就亲生净土，即成就亲作佛也。亲若作佛，已必蒙其摄受。光文钞中，有言及亲在，亲临终，亲歿后诸所应知事。祈息心阅之，未必无所益也。

示马士弘书

人生世间，当各尽其分。其分即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和妇顺，主仁仆忠之分。此分一人或全，或有多半者。凡在己分之内，必须务尽己之分。世人不讲尽分之道，故天灾人祸，相继而作。若各各尽谊尽分，则天下太平矣。诸分都好尽，惟父母之分，人多不识，故致有今日之乱象。

使为父母者，于儿女始开知识时，即教以孝弟忠信，礼义廉耻之道，及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之理，则其儿女决定可成贤人善人。凡瞎捣乱之凶徒，与强盗土匪之恶类，从何而有哉。瞎捣乱者，强盗土匪，虽其人之罪，实由其父母不知为父母之道，故将能为贤善之姿质，令其为匪盗也。人孰无父母，人孰无儿女。勿止以娇惯为慈。教之以道，方为慈。今世乱已极，汝为医士，相识必多。宜以善教儿女可致太平为常谈，则功德大矣。汝果能善教儿女，汝家之家声，决定可以克振。一须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余尚易知。唯为父母一事，人多不知。故先详言之。汝其勉之，方可为佛弟子。今为汝取法名为德弘，谓以自利利人为心，凡力所能为者则为之。力不能为者，须令此善心发生增长。但发善心，亦有功德。必须以世药医人身病，以佛之法药医人心病，及医不能治之怨业病。遇怨业病，当令彼改恶迁善，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。业力消，则病自好，此盍试盍验之法也。医士不在钱财上著手，自可积德。有种地狱种子，专门想钱，小病必使其大，则可以勒索求利。此种医生，来生决定无人身可得。又西医凡遇重病吃素者，必令开

荤。及开荤，而更加重，尚不改方针。此种恶人，来生必作悦人口腹之物类。汝既行医，当思由此以培德，何可由此造业乎。其余修持法则，祈详阅文钞，嘉言录。此不具书。

与张具孺居士书

世间所有境界，皆悉无常。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。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沧海变桑田，桑田成沧海。白衣为将相，将相作白衣。种种吉凶祸福，皆足以损害人，皆足以玉成人。非特凶祸能损害，吉福能致益也。唯素位而行乐天知命之君子，为能随处得益。否则，随处受损矣。故中庸云，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难行乎患难。此四句书，其旨甚深。惜人不善会，或致不得其益。今僭为注明。素犹现在也，非谓一向如是也。现在既得富贵之境，当思贫人甚多，福星甚少，必思所以拯溺救饥，以为同胞作幸福。使世人皆享其福，方可谓为行乎富贵。若富贵者，徒从事于财利衣食，以期荣身贻后，便非行乎富贵之道。行乎者，优游自得，合道与义之谓也。素贫贱行乎贫贱者，非但一向贫贱者为然。即一向富贵之人，忽而遇祸，

顿成贫贱，固当退一步想，作从来未得富贵之想，则其心固洒落解脱，绝无忧戚怨尤之念。则此遇祸贫贱，尚为玉成人之利器良导，知富贵贫贱，皆属宿业现缘所致。而业由心造，亦由心灭。吾人在生死轮回中，谁能常享吉福，不遇凶祸乎。然此凶是已往之业所感，吾当思出此吉凶祸福之范围外，以全吾本具心性之全体大用，作一长享安乐之人。所谓了生脱死超凡入圣，证本有之佛性，出幻妄之轮回是也。然欲得如此，修法甚多。求其最易下手最易成就者，无如念佛求生西方为最妙也。既欲往生西方，当厌此世界种种之苦。此世界之苦，说不能尽。苦固是苦，乐亦是苦。当欣西方极乐世界种种之乐。西方之乐，当看弥陀经，无量寿经，观无量寿佛经自知。既生信已，应当发愿，离此苦境，入彼乐邦。如狱囚之欲出牢狱，归本家乡。于是持念南无阿弥陀佛万德洪名，以期临命终时，蒙佛接引往生西方也。并将平日所有所作公益之功德，及今日安分安贫，不怨不尤之善念，用以回向。并令家中眷属，皆作此思想，皆修此净业。虽处贫贱患难之中，犹然乐我天真，直进至道。较彼遇祸愁闷怨尤，俾身心常受苦恼者，奚啻天渊悬殊也。素夷狄，素患

难二句，可以意推，故不详说。其念佛方法，文钞中具有，此不备书。文钞中与卫锦洲书，宜详阅。傅大士云，得如本有，失如本无。此二句妙极。如本有则不生欢喜，如本无则不生忧恼。此心不随境转，故当安乐。唯是富贵人，一向摆富贵架子惯了，一旦贫贱，便觉种种不如意。试思我昔贫贱时，何以过活，即我从生来就是富贵人，而我祖我父，昔未富贵时，又将何以过活。纵已得富贵之后，岂可忘本。便欲华衣美食，住高楼大厦，呼奴唤婢，以随我意乎。彼小民有劳碌终日尚难饱腹者，彼灾民有求树皮草根以充腹而不得者。我尚未至乎此，则当念彼苦，即日食粗粮，家人自作衣食，无一仆使，亦犹享天福，其乐无喻。此随遇而安之最妙法门。若肯详察，则幸甚。

复念佛居士书一

（按，杂志缺页，此信不全）

……享余。此系尊重佛戒，亦不得过为执著。世间正神，不妨以世间情理而为礼拜。但不宜如佛菩萨之常相礼拜耳。鬼神享余，亦当圆会。以此布施，则系作福。若云决不可受，然则祭先祭神之物，皆当弃之。断无此理。佛尚受人食。况

受五戒之人，便不可食鬼神享余乎。好佛法，而不重持诵礼拜者，皆属空谈之流耳。

复念佛居士书二

（附原问）

问：大儿因本身夙业，与弟子夫妇遗传之关系，缺少慈和，异常偏执。本拟寄托江易园居士教化，家庶祖母虑其路远，倘有疾病，无人料理，不欲令行，故遂中辍。盖亦此子福薄，不得早受善知识之陶镕。然心愿已发，或终有遂顺之日欤。

答：远从易园，不如在家自教好，祈永息此念。光于世故阅历已熟，汝尚难教，易园当更难教，以不敢认真苛责故。彼果是有根器的，在外也好，在家也好。否则，在外不如在家多多矣。

问：谚云，家富不如家和。至于一家之内，不和之端，起于夫妇，延及子孙。忿争之习已成，改之极难。惟有全家吃长素，庶几日相熏习，化戾迎祥。弟子家中除弟子与大女二人，现吃长素。其余子女，亦未敢十分违拗。但因内人不愿长素，故诸子女亦随之吃荤。使内人改吃长素，即可全素矣。又弟子儿女林立，用度浩繁，而内人不知大体，常到各房赌博，每月总有十余元浪费。且

渐使儿女效尤，更觉危惧。弟子屡次劝渠吃长素，戒赌博。且常喻渠，别家兵少，筹粮尚可从容。我们兵多，筹粮必须早足，方免溃乱，渠总不听。兹拟一法与渠言明，此后如再不从，即将家务统行脱卸，潜避他方，一切由汝自负责任。俟汝修改之后，方始回家。如此主张，未知可否。敬求慈悲明示。

答：彼等不能如法，一须以言劝谕，二须于佛前代为忏悔，祈求加被，令彼回心转意也。当以平心和气，说世间富贵人逸乐致苦，贫穷人勤俭致乐等事，当做闲话说，久久或可以动心。若加以严厉声色，则便成抵抗矣。不唯无益，且致更甚。又此话只可弯弓，不可放箭。倘汝真走出不理，则不一二年，子女失教，不可成器。家资家规，当一败涂地。汝何想出如此坏章程乎。宜永莫说，但用劝谕祈祷二法即已。

问：弟子德薄才疏，局量褊浅，此后拟即谢绝外缘，在家孝亲课子，虔修净业。倘遇有缘，随机劝化。终身如此，亦无所憾。区区之诚，当荷许可。

答：谢绝外缘，在家奉亲教子。随机劝化，实为莫善之务。

问：冤冤相报，是否为怨怨相报之误。

答：怨怨，仇也。冤冤，屈也。儒释经典中多混用之。华严经有一半是怨，一半是冤。若过细讲究，固当分用。

问：弟子或与人发生忤意事，即起抵抗仇复之心。又遇女色，不净观提不起，当因夙世瞋淫二习太重故耶。

答：此病当于无事时思量，有事自然不发此恶念。女色不净观提不起，当从因果上想。或想母姐妹女等，则便消灭矣。

问：昔年恩师复谕云，净土法门，修有专圆。由众生根器不一，致诸祖立法不同。善导令人一心持名，莫修杂业者，恐中下人以业杂致心难专一，故示其专修也。永明令人万善齐修，回向净土者，恐上根人行堕一偏，致福慧不能称性圆满，故示其圆修。窃闻一句弥陀，普被诸根。竖彻五时，横赅八教。六度万行，无不包罗。依之成佛，绰有余裕。何以专修仅限于中下，上根又虑其堕偏，则与普被赅彻等义，似有抵牾乎。弟子愚昧，敬请明诲。

答：汝何得以圆话作偏说。一句阿弥，法法全该。上根不能超出其上，中下则由其专精，故

能获圆益。上根能圆修，若偏专修，亦非不可。但于建化门头，或恐不能普摄诸根也。汝先之志，其大无外，至今尚作此偏见，则其见理未能透彻之所致也。

问：敬问各寺中每有阿弥圣像，安东向西塑立。若课毕对之回向，适背正西，心殊不安。想以另至他处，回向为妥耶（约弟子一人言，非谓寺僧悉如此）。

答：西方极乐世界，方方皆有阿弥陀佛。能如法固好。否则，作此想则无碍。

问：大女性欠慧敏，却尚静笃。如阿弥陀经，感应篇，大学，论语，均已成诵。普贤行愿品，女论语，亦能循读。每日礼佛四十八拜，读弥陀经行愿品，感应篇各一遍，念佛千声。尚拟授以毛诗，使其多识字。再课以地藏，普门品，玉耶女，四十八愿，九品章等，未知太繁否。不如专令念佛，易致一心乎。并求指点，曷胜感激。

答：毛诗万不可读，以国风多属男女感情。彼女子未能立定脚，一读此书，或开情窦。切记切记。女子有女子之事业，刺绣不学亦无碍，裁缝决不可不学。若专一修行，或守贞，或出家，不学尚无大关系。然亦须学会方好。或从夫，断

断不可不学裁缝。否则，后来必受其制，及受人欺侮。

复念佛居士书三

某君闻其书价甚大，若以千佛图征文石印卖重价，则于理不合。似宜略有微利，则与世有益。以重价卖，则题跋之人，便成利媒。说甚流通，直是求利。又闻彼画之佛，随己意作异相，亦属不法。佛与罗汉不同，罗汉可人各异相。佛唯手印少能有异，何能佛佛各异。若各各异，便成戏侮，其过非小。光序颂作好，方闻此说。使先闻之，则便不作。灵峰之劝人夜礼观音，不可死执，便谓定须夜礼。不过以夜静心净，最易见效。不使人知，亦不可执，乃治好名之念。若不能不令人知，则人知亦有何过。若炫卖自己修持，则便求名闻矣。今人不修法华忏法，何须简察法华三昧修证之相。凡修一切法门，总以至诚恭敬，求心与道合，心与佛合。不以见胜妙境界为事，即可不堕魔事。若以躁妄心，欲见胜妙境界，其心之冀望，如饥如渴，即堕魔之由。纵令不丧心病狂，亦幸耳。非所应也。二子懒读，亦夙业使然，宜令礼念观世音，消其愚痴，则自肯读矣。又宜

为彼作功德，及念观音，为彼祈祷，庶易见效。汝友之病，光有绝妙之方，若肯服无不立愈。但其方极枯淡，不但彼不肯服，恐其妻亦不许服，则便难为回春矣。汝只知彼之病后未复原，又病又未复原。不知彼致病，及不复原之所以然，何能令彼病愈身健乎哉。观汝所说，光遂豫断彼殆于房事过度，因致得病。病尚未复原，又行房事。故心体萎顿，心神昏昧，睡不能醒，作事紊乱。即未能在家与妻常亲，或有邪淫，或有手淫。或心念女色，精泄出，或复梦遗。此少年聪明人之通病。此病不治，或将死亡，说甚康健。况今在家与妻同居，其险甚于临深履薄。妻若贤淑，尚不至甚。倘亦以此为乐，恐不久便呜呼哀哉。与罗济同同一结果矣。汝若愿汝友康健长寿，当详示男女情欲之害。令彼与其妻同生兢惕，二人各相勉勸，立誓约断欲一年。此一年内，不但不可与妻同居一室，宜令永不相见。令其妻常居母家，庶不至因见而动情，或不能自制，或强制而随即泄精，则无益矣。又当常念观世音菩萨，以祈阴相。普门品所谓若有众生多于淫欲，常念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又将寿康宝鉴，令彼夫妻皆熟看，则彼此自知自爱，不至以身命为快乐而殒灭

矣。宁波马契觉民国十年带病娶妻，未半年即得汝友之症。与人司帐，不能支持。次年春，乃避居法雨寺，日持观音圣号半年，尚未复原。其母恐出家，挽其岳父与店中主人叫回，遂复司帐。然每一回家，便形憔悴。彼自云数月不归，面相甚好。至家住三几日，则直同另是一人。以病体实未大复原，复经亏损，故致如此。去年九月，光至上海，彼来见光，面色甚好。及光回山，至宁波，则面色已远不及先。光问，汝回家去过。曰，师何知之。光曰，见汝面色，知汝又有犯房事耳。彼曰，我到家住四天，只行两次，便大现相。何也。光曰，强壮之人，七日方能来复。况汝系先受伤，四日便亏两次乎。彼辄自叹自惭。此子颇有善根，长斋念佛。虽未多读书，所写信札，文义甚通。然亦幸而不死。稍一不慎，则骨已枯也久矣。尚得有今日乎。彼妻不识字，不通文理。汝友之妻识字明理，若肯以道卫夫，则汝友可卜寿康矣。光以汝等以光为师，如医生治病，必须详说忌事。勿谓光以僧人详论人男女房室事为失所宜，则光一番苦心，不付东流。而汝爱友之心，得其实效矣。祈以此字与汝友看，并宜再抄一份，与其妻看。又须各各存之，久则又看。

将见夫妻偕老，子女悉皆庞厚而健壮耳。光说汝友之病，或恐彼犹不以为然，再引孟老夫子为彼说之。孟子曰，养身者，莫善于寡欲。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不存焉者寡矣（言少欲死者少）。则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寡矣（言多欲则不死者少）。少年只知淫欲为乐，不知其戕身殒命之本。乐在乎一刻，苦在于永劫。可不哀哉。民国十年，往扬州，绕道到南京，望王幼农。彼留住一日，因会一未晤面之友刘圆照。圆照请其友魏梅荪来，系翰林，又系富家，故其嗜好独重。彼云，我也信佛法，也肯念佛。师文钞也看过，就是不能吃素。光云，富贵难学道。然欲吃素，我也有法子。彼云，有甚么法子。光云，请将光南浔放生池疏熟读，决定就能吃素矣。若一二次读，则不可。须读了又读，读了又读方可。此十年八月十二日话。至十月彼六十生辰，恐杀生，躲到金山过生日，回来即长斋矣。次年，即发心开放生道场。彼不能吃素者，一知其所以然，便即直下顿除嗜好。汝友若能熟读此疏，及光文钞中诸戒杀文字，当亦有所不忍。不但不敢买活的杀，亦将并死者，亦不忍下咽矣。

为灵岩山寺订购影印宋版藏经函

手书备悉，今为灵岩山请一部，其款共五百八十八元（经五百廿五元，邮费二十元，四折书套四十元，邮费三元），祈持此字往太平寺向真达和尚取，光有款存彼处，必即见付。书出，祈邮寄苏州木渎镇交灵岩当家妙真师收。每次均须写清楚共若干包，庶不至遗误。

复邹智章居士书

前接汝所寄相片及书，以无暇故，至今方复。世间聪明人，每以男女房事当家常茶饭，致许多皆短命而死。纵令不死，亦成残废。汝之病，岂世间药所能治乎。祈息心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果至诚恳切，屏除妄念，则必能血不吐而精不遗矣。若淫欲心不息，念菩萨心不切，则难感通。且莫说菩萨不灵，我语虚诞。

复许慧舫居士书

观汝书，知汝之病，太可怜。当屏除一切闲事，一心念观世音。何得又欲写经，以求留名于彼馆乎。今为汝说一无法可治之治法，汝果能发

自利利人之诚心，则必可业消而病愈矣。徐蔚如于民国十年，在北京料理刻藏经事，彼以用心过度，二年前得一脱肛病，大解后，须睡一刻，候其升上，方敢动。正月初，有公事，刻不容缓，抽解毕，即坐车去，一经摩擦，遂永不升上。七日夜痛得不能忍受，如许多针同砭一样。痛极无聊，因发心云，此病太苦，惟愿我多受些时候，愿世间通不受此种病苦。随即念观世音，未久睡著。及醒来，完全好了。二年多老病，从此永断根。彼后与光书，光谓汝此病虽由用心过度，亦属宿业所召感，由汝发此大菩提心，故得立消宿业，而永断病根。此心殆不易发。彼云因其时正校华严经十回向品，十回向中之大愿大行，非凡夫二乘所能冀及。汝不于真实忏悔上用心，而于虚幻名闻上用心，纵有利益，不奈宿业深重何。

复陈慧恭居士书

人之入道，各有因缘。近来甘肃一弟子，名郑哲侯，年六十四岁。六十以前，见佛将若浼焉，而远避之不暇。六十岁见文钞而读之，率其家人吃素念佛，若将不及。今年屡寄钜款，祈为荐先忏罪，斋僧放生，请经雕佛，并助几处大殿工程。

若是人者，初则不愿闻佛名。今则念之，唯日不足。世有善人，不肯念佛者，亦是宿业使然，不知佛为一切众生之大恃怙。又云南一弟子，年将四十，孝友成性，劝其父母吃素念佛。其父甚通儒道各义，又信禅宗，不以念佛为事。彼多方劝之，并令看文钞等各书。其父遂倡导，不遗余力。其子四月十五得急症死，其母以子死，即服毒自尽。岂知服毒后，身心安乐，正念分明，念佛安详而逝。停尸二日，绝无臭味。至六七日，布灰于地，大显莲华等种种祥瑞。一时地方人，各各生正信心。念佛到纯熟时，毒不能毒。其父前日有信来，光为彼寄书七十包，以助其化导。沈一机既发心皈依，当必大为提倡。以彼曾为林长，乐善好施，当专以此法门为宏扬也。今为彼取法名为慧扬，谓依佛智慧而为宏扬，普利自他也。

复契如居士书

法名另纸书之，祈为转致。允明八十有二，当一心念佛求生西方。亦当令全家眷属，念佛求生西方。除此二事之外，一切通不计虑。又须令各眷属，于彼临终时，大家同为助念佛号。不可预为揩身换衣，问后事，及闲安慰，直念至断气

后过三点钟，然后再为安顿，庶不致以孝心而误亲了生死之大事也。当按饬终津梁，以劝全家眷属。其他均令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，决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切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，是为至要。放生序另请人作，以目力精神不给，人事丛沓，以七十五岁之老人，何能应酬此各事也。

复寒世子函

物犹如此，已交习勤所排印。光为广布起见，改作一卷，统一页数。前光作一序，凡前所有之序，均续之于后，目录亦归一处。其中之文，概未改动，以光目力不给，不能看。徐公学识颇富，惜于佛法尚甚隔膜。此书乃世间法，固无不当。唯通慧鉴第一章评语中，引外道心经注，不无小疵。此君之最小门生，在普陀山出家，曾与光详说其师之事。寿九十六岁，临终天乐鸣空，盖生天尔耳。物犹如此，作三号字排。大本子，每面十二行，每行卅二字。亦拟印三万。此纸型贵社要用，亦可令送一付。然此原纸型，仍可刷印。非歧路指归修改文言者比。如欲用者，祈为示知，以便令其多打一付。歧路指归纸型，送北平中央

刻经院一付，自存三付。物犹如此，亦欲作此办法。现在世道人心无法可救，以此之故，或可有感发之益。

复赵俊峰居士书

以前不敢致信者，以南北道路辽远，一行非数十元不可。况土匪到处充斥，若路上遇此种事，则将何以处。又彼等皆未见过，真假难辨。若来，光亦无法安顿。是以一味不通函件，为最稳妥之办法。今则已通函矣。当与乡人说，千万不可南来。以一来非数十元不可。且光明年定规离苏远隐，则不得见。即见，光也不能接济回去之盘缠。况南方码头上坏人甚多，看见乡棒，彼使用计骗诱，必令所有通归于己，方可甘心。又念佛一法，是按经典所说而修的，不是有秘密的，绝无口传心授的道理，何可冒险而来。即来，光也不能供给你们用度。以光一介贫僧，一向无庙，住人家庙，也无一个出家的徒弟。即有人送我钱，随来随用，并无余留。若同乡同族来，勿道无钱供给，即食宿亦难应付。以一人而供给若干人，何有此力。又素不相识，何可冒昧而来。既是冒昧而来，只可以不相识拒之。以免由一人以招致多人之屡

屡搅扰也。人若以己之心，度人之心，必无此种无道理之希望，否则只可自贻伊戚。

复张智甲居士书

数日前接汝书，并益贵之书，因令寄赤城，紫光二念佛堂各一百廿五包经书，交赵俊峰与王信甫。昨日方与彼二人书，只一书，令二人同观之。益贵之书，附之于内，非图省费，为少转折耳。三日前又接赵武坤（俊峰之弟）等三人之信，谓欲明春来苏，光于俊峰函中，详陈来苏之祸，令彼与大家说之，以免彼此同受其累，了无所益。南来一次，百元不足为用，彼等办得到数十元者，恐不易易。若来，光将何处以。又况素不相识，只用乡族之名而来，一人已不好支应，人多则将何处以。即完全给彼盘费，在光则力不能支，在彼则空跑一回，尚花数十元。世间无知识人，每每由穷而生此等希望，反成穷上加穷，彼此同受其损。祈居士发慈悲心，亦与俊峰，信甫信，劝一切人勿萌南来之念，但按所寄之嘉言录等书修持，即便能得真实利益。居士若能详叙利害，彼无知者，当不至特来讨苦吃耳。况光明年当离苏远隐，我一身尚嫌多，无地可安，何况彼等素不

相识之乡人族人，何能令彼均得满愿而归乎。此事关系甚大，若不设法极力阻止，则由此受累，或致死亡于外者多多矣。祈为发慈悲心，庶光与乡族，同沾实惠矣。九华志出期不能定，大约在夏间，出当即为你寄一包，何须预问其日期乎。此系工人作主之工作，非专为此事令彼立即按期交货之工作，彼所应事甚多，各各都为慢慢作之故也。又吾家立嗣，完全失宜。光已出家，何可立嗣。已令嗣吾大兄，兼祧二兄。光系僧人，家堂决不可立牌位。立则僧俗混滥，尊卑各失其宜矣。

复江有朋居士书

光一向不信医地，故辅堂在报国时，即直与彼说。光所不知，不敢为人介绍，以其关系甚大。每见风鉴家皆言前人之建筑为非，而亦不知己所知者，未必能验。只可令无知之人迷信，不知反令有知识者不信也。

复崔德振居士书一

前次之信，不愿为复。以汝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只知令人如是行，若令汝做，也不能一一

全依。盖如纸上论兵，威猛无敌，若或两阵相近，则只有逃走一策之大本领耳。光以是不敢赞成汝之计划。至于终夜助念，何可以截流三班念佛之人，不离当初为例。是知汝之立法，均未设身体察。至于与某大法师书，意实可佩，语欠婉和。彼竟以为毁，不道歉忏过，则其平日自负为唯我独尊，全体彰显无遗也。彼当然赞成汝之精进组之办法，亦可见彼之素志，所慕者大，不详其细耳。复游有维一篇，光极佩服，惜彼迷之已极，香臭，邪正，真伪，利害，无一不错会，故亦无改过回头之效，为可怜可悯也。光老矣，无手眼二镜，不能阅来书，然亦甚模糊，况复书乎。以故无论何人，均以以后切勿来书拒。依旧打之绕。此是宗意，须有悟处，方可彻知。鲁川自命是通宗通教之大通家，尚错会其意。阁下即欲令示此意，诚所谓游戏而问。阁下且放下一切闲知见，一心念佛，念到心佛双亡之后，自可发一大笑，完全了知。未到此时，若别人与说，亦不得而知。譬如已到含元殿，其殿中种种悉皆备知。若为未到者说的纵明白，依旧是茫然不知。宗家之语句，通是教人参的，若以文会意，不但不得其益，尚且以误为悟，其罪极大。即令真悟，尚去了生脱

死，远之远矣。以彼唯仗自力，非大悟后烦恼惑业断得净尽无余，方可了，否则莫由而了。念佛法门，若具真信切愿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则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阁下之根性，只可学愚夫愚妇之修持，若妄效曹鲁川之身分，诚恐堕落三恶道为准程的。何以故，以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，因兹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故。文钞等寄一包来，若不嫌鄙陋，祈详阅而依行之，庶可不虚此生，不虚此遇也。若以其不堪寓目，则转施于不具目者。以后只可与范九谈叙，不得与不慧通函，以无精神应酬故也。

复崔德振居士书二

今晨接汝及周善昌书，汝只意想此事之结果，善昌则将光所说灭法之事项，略为表出。幸与光书，不致徒劳招祸。倘与好高务胜之大法师书，决定极力赞成，则纵欲中止，其所费钱费心，已不堪设想矣。光一生不与人共做事，南京法云寺，乃魏梅荪硬拉入，然亦无甚美满之大利益，以今人均系自私自利的种性故也。

法云寺乃空膺名誉会长之名，梅荪在世，凡事均函商之。彼去世，则光不过问矣。此语切勿

发表，以免招人含恨。又及。

复崔德振居士书三

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彼非弃舍扶乩，不可令其皈依。十月间，有天津一金丹道，写信来求皈依，说得极其诚恳，因彼所问者，多属外道话。光遂说其狂妄，彼便来信大骂。凡此种似是而非之一般人，当与彼绝交（绝交二字下画圈），免致破坏佛法。

复崔德振居士书四

如子忆母，忆佛念佛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为一切人念佛最切要之妙法。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为学佛人日用所当遵守之洪猷。自行如是，化他亦然。倘舍此而欲越分立功，纵有小益，必伏大祸。且勿谓为老僧迂谈，则幸甚幸甚。

复崔德振居士书五

生此末法，自无资本，承诸人之厚意，于此朝不保夕之乱世，欲将诸宗之经论悉通，而为此朝不保夕之人民，弘各宗之法。此语乃汝敢说，

光则不敢说。何以故。勿道汝无此本领，即有此本领，与佛无异，亦只是契理而不契机。何竟不以净土为提倡乎。将谓一提倡净土，便不显阅藏之所得，而失自己大通家之身分乎。汝完全在梦中说梦话。光恐汝后来著魔发狂，故不惜苦口，息汝狂见。阅藏则可，弘法当有专主。汝于佛所说三根普被，九界同遵之法，于朝不保夕之时，尚不欲专一其志，足知汝不知世务，狂妄自是。又既知阅藏知津，何又先说多少章程。光意汝未知有此书，后又提及，益知汝自作聪明，不依古人之极善成规。至论各宗专经论，当看法海观澜（二本，扬州藏经院有版）。即遍通各宗，其弘法于朝不保夕，救死不暇之时，决定不可不依净土法门，此万无一疑之定章也。汝宜自谅，否则非吾徒也。所求法名，另纸书之。光初六往申，十七即回。初九起七，不入众念诵，在寮房自念。午后只说一次开示，无论何人均不会，不受馈遗。十六留一日，为说三皈五戒（此事光不许，屈文六再三说，故为说一章程）。因目不见字，只照平常方便说。光令人代，彼不许，亦只好随他去。所有香敬，无论多少，均作会中费用，故能不至累死，否则非至累死不可（十八回来又入关，以

避各处邀请)。光老矣，以后永不许来信，亦不许介绍人皈依，凡阅经所钞，及所悟，所发挥之稿，均不许寄来，以无目力应酬故也。

复李德明居士书一

汝书与四十元，俱收到。汝之为母之诚，可谓至诚无加。然当以此诚，劝母吃素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方为究竟有益之孝。世间习俗为亲谋者，属皮毛上事，尚有加亲之罪（如以肉食奉养为孝），累亲堕落（如临终预为揩身换衣，闲谈安慰及哭泣，并丧祭用酒肉及待客等）。此种事理，在俗人不知，固不足责。若佛弟子，犹狃于习俗，则是借此以博孝亲之名，实则破坏亲之出苦之路，成就亲之堕落之方。其为孝也，与罗刹女之爱，无有少异（罗刹女攫人将食之，曰，我爱汝，故食汝。世间此种孝子，则万有九千九百多。或有一二不如此者，亦未可知）。今为汝寄饬终津梁，并丧祭须知。另寄书三包，以答汝五元之敬。阅之，自不至以孝累亲堕落也。汝书到后，有人往灵岩，交三十元，并汝之信，令当家师对大众读而解说之，令设斋上供，供佛及僧，并散𦰩。又念普佛一堂。此以汝之诚，非成例也。报国于十

七日午供面，僧只五位，有二位出外未归。适有客僧四位，人各齎大洋二角。寺内在家七位用人亦然，令彼生欢喜心。将近吃饭，上海来四位弟子，颇为有缘。近日，冗务颇繁，故为迟迟其复。祈慧察。

复李德明居士书二

人心本善，随习而转。随于无信之人，则便毁谤佛法。随于有正信之人，则便修持净业。社会国家之兴败，视其首领之人可知矣。现在乱至其极，当以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之事理为挽救。彼肯依从，则再为说净土法门，俾其同念佛号，同生西方，是为最要一著。刘以书诸人，既欲皈依，今为各取法名，另纸书之。光老矣，目力精神均不给，不能详为开示。今以彼等香仪六十五元，令寄书四十八包，每种各与八人一部。有余，则送有信心，通文理，能恭敬者。以后详阅此各书，则无疑不释，亦用不著函询也。当令彼等，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。庶不负此日求皈依之素志也。余详文钞嘉言录，此不备书。祈与彼等说之。

近闻一戒烟妙方。用一尺方方红洋布剪作廿四条，每吃烟前，先以烟签子，插布一头，下放一碗，烧此布条，灰落碗中，用开水冲服，然后吃烟。不待此布条吃完（祈试之），其瘾即断。果灵，则当大为传布，以救烟祸。大麻疯，为古今中外不能治好之病。现已有治好之方法矣。初机先导后附之，祈详阅。又戒烟方后有治疟疾方，灵极，治无不愈。有一二三年者，亦可一治即好，亦祈普为一切人说之。以后无论何人，不许来信。若请经书，当直与弘化社接洽，不得令光为转。又及。

复李德明居士书三

歧路指归，李圆净初校一遍。凡俗体字，略为标改。亦有二三处，稍为修改者。寄来，祈付排。光又详阅一次，有语意欠圆处为补足。德森师又阅一次，改用○，以省语意，亦有补足处。凡难认之土话字，光改作易认之字。章程亦改作实行，以祈省纸。凡问字上加一●，答字上加一○，即实排下去。问答皆另起头。弁言前光与德森师各作一序。书后以甘肃秦安一老儒，初辟佛遭报，后学佛，作发露忏悔文，附之。彼祈光作

跋，同附之，以为读书者之指归。已付游民习勤所令排。排好当打三四付纸板，拟送道德书局一付纸板，前之板当收回焚之。祈与该书局说之，庶不至或有不肯。此书初次先印二万本，以后续印，或有数十万也不定。待印出后，当寄几包来。阅之，自知其用意。光凡所印书，皆不敢旷用纸，一本省一张，十万本即省十万张，为费大有可观。现今人民困苦，吾人虽欲利人，亦不可只图好看，不计物力维艰也。

复李德明居士书四

十余日前，孙鹤年来，所带各食品，均令大家同餐，参花与德森师。以光一向不喜多事，此物或存或服，皆甚络索。鹤年之人，颇诚实，现先令在报国住，待有合宜之师，当令其依之剃度，此事不可著急。光一生誓不收徒，须待可以拜师者，再令依之剃度。本宜即复，以人事繁，而目力精神不给，故迟至今。现歧路指归将印，印出当令尽二百四十元，见款为寄书。

复李德明居士书五

令慈年老，当为眷属说临终助念之利益，及

未终前即为揩身换衣哭泣之祸害，令彼等练习熟悉，利害明了。若到临终，便可决定往生西方。若不令练习，及不说利害，则十有九个被眷属之孝心所破坏，俾仍在六道轮回中，受生受死矣。详看饬终津梁自知。七人法名为开去，每人各寄五经十要等三包书，以资修持。前所来之后生，于闰月初旬，有天台山国清寺僧来，令其带去。或住持收，或别人收，均可。以国清寺住持，亦是苏州灵鹫寺住持，素所知其为人，故令带去。祈勿念。歧路指归，不久当寄来。又有净土五经，亦不久寄来。物犹如此，大约六七月可寄来。莒县之书，仍归彼处。歧路指归，打五付纸板。一送上海道德书局，一送北平刻经院。物犹如此亦然。现已令排，改作三号字，俾老人易看耳。亦拟印三万本。

复李德明居士书六

世间事要做得无过，均须要尽一番心力。若一不细心，则功少过多矣。光于去秋，始知毒乳杀儿之惨，故于息灾会开示中说。若生大气后，当过一日，待乳之毒性转好再喂。今春以屡闻人言死者病者之多，因作一毒乳杀儿之广告，云当

过三日再喂。其书印出，寄于南京一弟子，彼以此事说与其妻。其妻系西洋人，云此名火急奶，须一生气，随即令心平气和，否则怀恨在心，乳难转好矣。气平后半日即可喂，喂之时，须先挤出半茶碗倒了，再令儿吃，即无患。若过三日，奶或发胀痛，反为不美。故即令改纸板。第二次三万，当无误。又言月经来时，亦不可生气，一生气，月经即止。以故女子未嫁亦有月经不调之病。窃谓此事，于家庭教育，国家人民均有关系。以女子从小须习以性情柔和，则可无月经不调，及大气致儿死，小气致儿病之患。既性情柔和，则无口舌是非，而家庭和睦矣。祈将此意，与一切人说。所有息灾开示毒乳杀儿广告，顶格批明，下之过三日字抹杀，则了无后患矣。

手书，并卅三元俱接到，十七人法名另纸书之。自儒者破斥因果，世之狂者愚者，遂得大逞其志。各人瞎造谣言，立一教门，引诱无知之人，入彼邪党，而且秘而不稍泄露。故致全国之人，多半入于邪途。犯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之大妄语。而无所畏惧者，皆由宋儒辟因果轮回，以壮其业胆也。今为寄文钞二十部十包，嘉言录三包，了凡四训二包。其皈依者，能看则送，不能看不必

送。以送有信心，通文理，能恭敬者。

复郭蕙泰居士书

汝欲发起现在未来一切人之信心，岂数句可以达到。今为一序，共六百四十二字。虽文不雅驯，而意有可取。宜请善书者，书作寸余楷字，不可用潦草行书，篆隶等体。俗体帖体，亦不可用。写时须留心，勿令错讹赘漏。当做一木榜，或贴或刻于上。榜后木缝，用厚新夏布，斜剪成条，生漆糊上，则不至裂开，庶垂永久。挂于众人瞩目之处，庶有利益。凡圈点，亦宜照样用，俾文理浅者，亦明了其词意。旧夏布万不可用，以无力，久则裂开。光老矣，目力不给，以后不许又令支差。若再来，信亦不复。非不欲结缘，无力支持耳。

致了愿法师书

光目力不给，略看三几纸，大意颇好。问讯之讯，从言从凡。相沿每书作训，不可用。继又通看一遍，略有标补。以后无论何种文字，概祈勿寄，祈原谅是幸。

附：妙真法师与了愿函

礼拜阿弥陀经法，已呈奉印老法师慈阅，即蒙鉴定称善。今因法藏寺慧开和尚返沪之便，原集璧奉，到祈察收。

复洪无我居士书

昨接手书，知由自修净业，并令八十二岁老母往生西方，实为能事其亲者。若以此利益，普劝一切眷属，及诸同仁，则其利溥矣。光乃粥饭庸僧，于禅教律密均无所知，唯知净土法门，为我佛一代法门中之特别法门。汝既不愿做大通家，故适相契合。然文钞已看过，此外别无可说。况近来目力衰极，不能多书。今为汝取法名为智导，谓以深明净土法门之智，普导一切人同出此五浊恶世，同登彼四德莲邦也。今将前年上海息灾法会开示录，与云南郑德纯之念佛恳词寄来。开示录有毒乳杀儿之广告，为古今未发明之一大事。初令印六万册，已钉出者发送将半。去年后邮路不通，游民习勤所被炸，凡钉好未发出之书，均成灰烬，光之损失当在二千上下。此外还有物犹如此，及所印单张均在内。念佛恳词后附初机先

导，内有一函遍复，颇有关系，当详阅而随机说之。开示录后之治疟疾方，灵极，宜为一切人说，治无不愈。汝洋拾元，当作印文钞续编之费。大约明年夏，当可出书，为汝寄几包以结缘。此次比前之派头各别，仿佛是劝世文，然于人生与死之二事，及敦伦尽分，篇篇说之，以期全国悉注意焉。

复施宗导居士函

汝父临终如此，又加汝等助念，足可往生西方。现在杀劫尚盛，前途危险。当劝眷属，及与乡人，各各吃素念佛，以求往生西方。否则后世做人，不知又如何苦恼也。汝父光于朝暮课诵回向时，为其称名回向一七，以尽师弟之谊。廿九人法名，另纸书之。文钞等须待八月初性寂师回苏，令彼为寄。德森师以校书住上海太平寺，大约九月可回苏。弘化社事，待他回来，再按实安顿。现只照本一法，半赠全赠均取消。以维持无人，不能照旧。幸邮政已通，然路上犹有兵匪，若遇见或难免遗失。光拟寄数十包于汝，祈酌分送，多则随便结缘。以后有欲皈依者，令皈依当地僧，光无目力精神常应酬此事。去年至山颇安

闲，自六月邮政通，日见繁琐。若不拒绝，则日不暇给矣。凡皈依者，令彼各各实行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之事，以为世间善人。吃素护生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以了生死。以此自行，复以化他。普令同人，同沾法泽。否则，后来之苦，比眼前有过之无不及也。呜呼哀哉。此之祸根，近由家庭无善教，远由程朱辟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之实理实事，谓为佛设此法，以诱愚夫愚妇奉彼教之根据，实无其事之邪说以酿成之也。

复苏致祥居士书

昨接古农及汝之书，备悉贵地外道兴盛。汝能舍外道，冀修佛法中净土之特别法门，亦可谓宿有善根。然其自高自大之处，绝不自知。故知虽读佛经，也只是皮毛而已。古农系朋友，凡来信，均称弟子某和南（和南，即稽首，顶礼也）。汝十五人求古农介绍书，并无致光之字，称名处，只云苏致祥合十上。汝入外道时，当不止合十而已。光文钞中，有清世祖章皇帝，与玉琳国师法徒茆溪森禅师书，署名处尚称法弟行痴和南。使汝为皇帝，则又不知作何种轻人自大耶。今将古

农之信附函寄来。又祈查文钞卷一六十七页复尤惜阴书自知。兹不详说。汝既知光目力衰，何得写此种小字。八行信纸，作十六行书，何得惜纸而不怕光看时吃力乎。光宿于目上，大造恶业，故生才六月，遂即病目。一百八十日，目未一开。后还能见天，已属大幸。今七十九岁，虽径寸之大字，不戴镜尚看不清。凡来往信札，必手眼二镜双用，方仿佛能见能复。汝将谓此书与古农，非与光乎。古农尚能为汝钞呈，有是理乎。师者，人之模范也。此种处若不训示，则是自轻佛法僧，亦令人轻三宝也。且莫说光好求人恭敬，此正光恭敬人处。否则于三宝尚不肯说一屈字，况实行礼敬乎。如此学佛，决无大益可得。欲超凡入圣，须待驴年，或可梦见。若马牛羊等年，断无此因果不相符之事矣。故曰光实恭敬人也。余详一函遍复，不赘。

复圆瑛法师书

前日接手书，知诬事已明，送回讲堂。而且于此危险之中，得大相应工夫，可谓因祸而得福。正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。愿从此后，专以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法门，以为在三

界牢狱中诸佛子说，则其利益，唯佛能知。至于光及寺中诸师祈祷，乃吾人本分事，何足称谢。所汇之款供众，亦可令大家深信佛力，法力，众生心力，三皆不可思议，而各各皆得净念相继之工夫，即财施为法施，咸皆感谢也。本欲即复，以有必不可缓之差事，故至今始复。

与妙真大师书一

兹有阜阳弟子赵师远，欲在山小住十余日，祈为介绍。其人与王宗一皆属亲戚，在山也不必当客待。但以家常茶饭，一日三餐即已。如彼有精神，亦可随喜念佛，但不必拘定常常去念耳。

如彼欲开销，即以直告，亦不必彼此克己，但以适中为准耳。又及。

与妙真大师书二

适王碧尘之妻来，言一亲眷，病卧已久，欲打一七。光令随十五人，二十人。如日期定好，即来字通知。

与妙真大师书三

前日下午饭头来交信，以有客来，未看，至

夜方看。知昨已起七，因即与王慧丰通知。彼往华家商量，四点钟来，交洋三百元。二十众打七二百元，供长生牌位五十元，供佛及僧，并箔锭洋五十元。约于十六日早，派人陪王慧丰，及病人之女（十五岁）来山礼佛，下午即回。令彼只著家常衣服，以免遭小人之覬觐。

与妙真大师书四

华家只打一个七，请二十位，牌位供荐亡及延生两种，当念阿弥陀佛。以阿弥陀佛，即是无量寿故。王家老太，以其媳病症甚重二十余日，以十元令交灵岩，供佛及僧。光将治症方与之，次日即愈。

杨振仁，法名智超，已来，今晨当押妙圆师灵船来，其人以诸事不顺，耳稍重听，当视其质而安顿，做小工，茶房，也好，不必定令司拣收也。

与妙真大师书五

大劫临头，了无可避之地。光素不喜动，况此种到处放炸弹之恶剧，岂肯舍所安之地而他往乎。以故信亦不看。闻季王吴黄李诸居士全家均

来山，法会弘开，亦为不幸中之大幸。果能大家至诚念观音，当可大振我军威势，此亦在局外相助者。从洋人入中国七八十年来，与彼之战，了无一胜。一六小胜，此次之胜，为从前所未有，一以日人太凶，大悖天心。一以我国近来念佛者多，故得蒙三宝加被，有如是之现象。光早晚求三宝观音加被日人息灭恶心，发生善念，不与中国为障为碍耳。闻黄居士前者大被风雨（因来函列名有黄在内，故老人作是说，森批），恐或生病。今装四洋铁瓶大悲香灰，若有病者，令其冲服，当可即愈。此灰已加持五六千遍大悲咒。此四瓶，可作数百瓶大悲水，明心也令服点。祈普劝若缁若素同念观音圣号，或可不久彼自求和，则吾国数十年之辱可以稍雪矣。切勿以光为念，死生有命，况光已望八之年，还有何怕死之念乎。

与妙真大师书六

见字即择真有道心之人十位，或二十位，单于一处，念观音圣号三日。必须自己常去料理，以免悠忽。窦存我之父，乃一倔强不知世务之人。因数年来小辈以存我待彼等颇惜钱，而与做功德则不惜钱，小人又乘此以挑唆之（存我之嫂颇聪

明而坏)，其父鸿年，决欲分家自理，且又不洞（音董）事，又不知人情，一经彼管，后来或致一家受殃。存我八九年前印书钱，有二三千，明道处，灵岩及弘化社，所用为数甚钜。当此无法解决之时，只好求菩萨加被，令其父一旦醒悟，仍交存我，则尚有可救。否则非到一家失所不止。此款归光出，勿与余人说所以，但劝其发报恩心，求大士加被即已。今晨海澜来，详说大概。二点钟去。三点钟存我来，知其绝无办法，令念观音，并许自己及灵岩为助。

又，其父完全不知世务故，已七十六岁，尚为爱孙子故，令其分家。且将帐本收回（一姨太太先已逃过，彼若一不甚好，便会卷包而去），一旦命终，则一家之依靠必为坏人偷去，便成无依无靠之穷人矣，可畏之至。

与妙真大师书七

昨函复也未。今午陈才华汇来洋五百元，而未取来。有如皋皈依弟子何慧干，率其子并亲眷二媪，将朝天竺，又欲来山观光，兼念普佛。今日在山宿，明晨回苏，下午坐小轮往杭州去，祈为指导，并令随喜念佛，以种善根。（即午）

又，所带之水果及香，亦令带来。又有一空盒，以作装香灰之用，待有时，贮以持来。

复杜荫南书

观来书，知宿有慧根，然只期做大通家，未能死心塌地，实行了生死之要事也。信真愿真，何以念佛不肯常念乎。念佛一法，极易修持，并不用摆脱资生事业。朝暮随各人工夫，立一功课。此外则一切时一切处，均可常念。或声或默，各取其便。又须摄耳谛听（此法妙极，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，听则心归一处，名为净念），久而久之，心自为一。今只以少时之念，而欲无妄念，何可得乎。

答陶冶公书

昨接手书及邵夫人书，备悉一切。邵君为国而死，死得有功。邵夫人宜息哀念佛，庶可存殁咸益。若只痛伤于邵君，于彼及自己，俱有大损而无小益。以邵君由彼痛伤，便难忘情解脱。彼自己不但不得念佛之巨益，且受身心之痛苦。以彼素未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，故只生感伤之痛，不修超荐之益也。念佛法门为律教禅密之归宿法

门，等觉菩萨尚须以十大愿王功德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况以下之一切菩萨，及修学之诸大德乎。永明之本，当已久证佛果。然既示生世间，必须作自利利他之行。念佛往生西方，乃自利利他最上之法，故以身作则而极力提倡之，以期尽担荷佛法之职，而慰如来说法之本怀也。今人多不研究，或完全不知，所谓习矣不察。或恐提倡净土法门，人或藐视，谓其无智慧，故不敢耳。此正孟子所谓终身由之，而不知其道之流辈也。须知净土法门，乃如来一代所说一切法门中之特别法门。愚夫愚妇心无成见，则易生信。通宗通教者，知为特别法门，则必极力提倡。若通宗通教而以特别法门作普通法门论，则不但不生信且将辟驳矣。以故名为难信之法。故光常曰净土法门，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。故得九界（六凡三圣之九法界）同归，十方共赞。千经俱阐，万论均宣也。汝能信得及，许汝往生有分。祈将此字与邵夫人看，倘领会得，当立即痊愈。否则，亦只世间夫妻之情谊而已。彼汇四十元，当为印经书用，以期消彼夫妻母子之宿业，增长往生之善根，亦因祸而得了生脱死之大幸福也。

书至此，邵君死国始末方来，光目力不给，勉看其事略与自叙，知其非凡。所惜者，专心世间法，绝未涉猎于佛法。具此聪明，若再研究佛法，其所树立发挥，当不止此。以故古之建大功立大业，精忠贯日月，浩气塞天地者，皆从学佛得力而来。而史官只记其事迹，不详其道源，故世多不知。光于林文忠公所书经咒跋中，大为发隐。祈详阅之，自知光言不谬。

复余慧通居士书

庐山大雄院，兴之甚好，然真实僧颇不易得，固不可不为留心检察也。凡学佛法，必须先要为了生死。今之在家居士，稍聪明者，多多皆欲做大通家，冀在稠人广众中宣说，并留其手笔以示后世，俾现在未来，皆以我某人为大通家。至于对治烦恼习气，及如何可以现生自了，则不过问。有若优人扮帝王天仙，便乐不可支，不知只是假的，下生来世之头面，又不知是何等相状。可哀也已。

复浏阳刘澹然居士书

观汝来书，语气甚大。凡老实念佛之话，绝

不肯说，而一味依宗教家之大派头话，以作希冀。如此则了生脱死，当在驴年。佛为一切凡圣立此净土法门，尔我乃博地凡夫。意中似有不满意于此法，而又求光布施无畏，医其心病。我何能施汝无畏。佛所施汝无畏，医汝心病之法，汝不以为然。我印光一业力凡夫，岂能于佛普度凡圣之净土法门之外，又复另立一法门乎。观汝之所说，直令光不敢为复，况作皈依之师乎。若不以光言为无用，请熟阅文钞，或嘉言录。依之而修，决定要临命终时，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实为真实得大无畏，去心病之法。欲于此外求无畏，须是再来人方能亲得。尔我欲得，当于做梦时梦之，或可梦见也不定。除做梦外，断无得理。今为汝取法名为智圆。余祈详阅文钞而实行为要。光老矣，精神不给，不能应酬。祈勿再来函，来则实难为复。

答孙庆泽居士丧礼不宜用荤书

现今世道陵夷，礼法坏乱。凡所行事，通皆图撑架子，壮场面。不知何者应法，何者应戒。汝母既在生吃素念佛，临终尚有瑞应，勿道荤不宜用，亦当勉遵母意，全体用素。古者丧礼绝不

用荤酒。隋炀帝为太子时，其母死，不敢吃肉。偷令用竹筒装肉，以蜡封口，用包袱裹而进之。可见丧中用肉，古儒者如此之严，虽为太子尚恐人知，作此种办法。今人自己也吃肉，且以肉享宾客，宾客皆不知丧是何事，居然饮酒食肉，当做一场热闹开心事办。其于先王礼法，全体违背，而只知其要人夸美。如欲避用素系为省钱之嫌，宜标示大义，而特提出若干钱以作公益，则人自不至以省钱怪也。人子于亲，当令神识得所。今之为人子者，多多皆是以落井下石为孝。如其不肯下石，似乎羞惭无颜见人一样，越下的石多，越自为得意。可怜父母一生为儿女，及至其死，又借此丧事杀诸生命以祭其灵，以宴其宾，以自食啖。尚扬扬得意曰，我于我亲丧，杀了几只猪，买了几多鸡鸭鱼虾，以宴宾客。我父母生我一番，我也可谓尽心焉耳矣。而不知因亲丧杀生，令亲受杀报。凡眼不见，谓为行孝。天眼视之，比杀亲为更可怜悯。何以故。以所杀生多，令亲与自己及宾客，生生世世，相为酬偿，可不哀哉。成家之子，不借重债。况欲行孝，而借性命之债乎。汝虽皈依佛法，恐于此理未能了然，故为汝说。即家中兄弟姊妹，有不知此理者，宜以光言令彼

看，为彼详说所以。彼等若晓得此理，谁肯行落井下石之孝。行落井下石之孝，虽虎狼尚有不忍，况人乎哉。但以世人不知三世因果，固执世间习惯之事，以行丧礼，其悖先王丧礼也，大矣。汝与光未一面，汝母与光亦无相识，光何必要络络索索讨人嫌，说这些空头话做什么。不过念汝尚信光，汝母一生勤俭慈惠，念佛修善。光唯欲汝母得利益，不愿汝母由汝等不明大理，致令受损。若汝等不怕自己母亲受损，不肯令其得益，则亦只好任汝等，光岂能强汝等不行乎。然光已说过，光心无愧。光若不说，便失光之身分。何以故。以汝以光为善知识故。譬如有人，欲得归家，问路于人，必须指其当行之正路，不当行之岔路。汝若仍依己见，一定要向不当行之岔路去，乃汝之过，与指路者无干也。祈谛审吾言，是骗汝耶，是成就汝之孝道耶。知好歹者，当不以吾言为谬。

答湘阴黄颂平居士问书

○一，净土既是唯心所造，当云唯心，不当又言净土，又言所造。既是唯心所造之净土，何得只是唯心，别无净土之外境乎。唯心净土者，以清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及至临终，由己之净

心，感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如此方是唯心净土。若无净土，则止可言唯心，何得无中生有，添一净土，又添一所造乎。本无有净土，造个什么。邪见人阻人修持，自唱高调，不知自己所说之话，完全相反。欲破人修持，实为自破，而自陈其邪知谬见也。吾国乱至废经废伦，废孝免耻，杀父杀母，□□□□，而无可救药者，皆前人唱高调，破因果轮回，谓为佛骗愚人奉彼教之邪说所致也。使大家悉知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，为实理实事。谁敢逞一时臆见，造永劫之苦报，令天下后世之人，受此毒害于无穷耶。

○二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汝于消宿业以祈愈恶疾不暇之人，何得妄论国家战斗杀戮之事。兵者，不祥之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国家有国家之章程，吾人何能干预。约理而论，当以道德仁义为根本，以刑法军兵为辅助。否则，穷兵黩武，大国强国也当灭，况小国弱国乎。如张宗昌辈，不惜人民脂膏，以供自己娱乐，今何在乎。是由黩武而死，抑为无兵而死乎。是知文德可以安人，武备可以卫国。备而不用，是为上策。若专以武力为事，则必有灭国殒身之祸。若能如曹彬之用心，则可掌兵。否则，通通得曹翰之结果，

为可惜也。汝论及此，将谓依佛法，则尽废兵刑。乃不知佛法有世间法，有出世间法。世间法是治末之法，出世间法是治本之法。如孔子所谓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圣人虽不废兵，而不以兵为治国之主旨耳。今则除兵之外，一切不讲，则兵为民害，莫可救药也。哀哉。

○三，毒恶与慈善不相敌。人若心无毒恶，蛇虎亦可为伴。即未到此地位，若常念佛念经之善人，决不被此等所害。以心存慈善，可以化彼毒恶，况修行之人，常有善神卫护。汝此段罪过无量，教天下无缘无故杀害生命，吾恐彼等愈杀愈多。而行杀之人，通皆灭门绝户，来生世世常被人杀，皆汝此言之所误也。言可轻发乎哉。

○四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疾尚不愈，反于此生疑。然则诸恶俱作，众善俱废，病即可愈乎。须知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疾犹不愈者，外张其名，未能力行其实之人也。或仍自作恶，而不知其为作恶。如星见寺之僧，尽量以肉供其亲，以为行孝。而世俗食肉之人，群相赞颂，不知此人犯佛禁戒，兼起邪见。破戒破见，误亲误人。孝子以谕亲于道为本，仁人祀先，必求仁者之粟。

孝僧养母，反取屠门之肉，其人之孝心固可取，而不知此之孝心，乃与自杀其母，相差不远。推孝僧之心，凡为子者，均当尽力供亲以肉，否则己以肉供亲，何可不令人以肉供亲乎。正眼未开之人，尚加一高字，可怜此一高僧，为后世不知酿多少杀父杀母之因种耳。哀哉。

○五，未到真穷惑尽之地，自然身心世界是实有的。既到真穷惑尽之地，则在彼分上都无，在未得此道之人分上是有，不可混凡圣理事而含糊妄说。众生心之本体，即是真如实相。奈以从未悟故，虽终日承此真如之力，而永劫不知真如所在。其言无明，本无根绪，但以未悟，又欲示其非本自有。故曰真如不守自性而起无明，实则非初无而后有也。作此说者，欲人易识本体耳。譬如矿与金混，非初系纯金，后始生矿。须知金在矿中，金仍非矿。炼矿出金，矿不杂金。吾人当于破无明处著力，不当于世界有无，真如无明之生灭名词上妄生议论。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密多，故能照见五蕴皆空。身心世界，即五蕴耳。吾人未到得深般若之地位，宜其是实有的。世界虚幻，凡夫颇疑为妄。若凡情尽净，则山河大地，均不相碍。故古德云，若能直下亡情，山

壁由之直度。汝一插手即欲以口辩共彼相争，足知汝之学佛，为口耳计，非真为身心性命计。汝驳彼，彼驳汝，终日以难得之光阴精神，斗此种机辩。于己无益，于法亦无益。认真修持，得真利益，自有不言而信，不教而从之现象耳。

○六，世人虚生浪死。修净土者，了生脱死，在世间所作所为，皆敦行孝弟忠信，礼义廉耻。但以厌离娑婆，即加之以消极，此真所谓竞买千担假，不买一担真也。于无实际者之事生贪著，反以为积极。于纲常伦理，身心性命上用工夫，反以为消极。吾愿世人，通如此消极，则娑婆世界，当转成清净佛国矣。

○七，不能全依，姑从人意，不可即以合佛法名之。蛋亦不宜吃，以有生机，且有毒。张仲景医书，有好吃鸡并蛋者，后腹中生鸡及蛋，仲景令吃熟蒜，尽吐出而愈。仲景令毕生勿再食，食则无可救药矣。

○八，高僧以诗字宏法利生则可，以诗字混迹于酒肉文社中，则不可。

○九，狂人总想高出古今一切人上，故有辟佛者，有谓佛经悉是后人伪造者。起信，楞严，华严，法华，亦有以为伪造者。作此说者，欲博

识见高超之虚名，而不计永劫堕狱之实祸。所以聪明要会用，善用则自利利人。不善用则自误误人。尔我且三缄其口，努力念佛，任彼翻云覆雨，一概不相闻问。

○十，佛教无秘密不与人说之法。静坐用功，随人所修。念佛者坐时，心中默念佛号，必令字字句句，耳中听得明白。至于坐之法式，或单跏趺，或双跏趺。如不能跏趺，则支柯坐亦可。汝所开书，通照寄。三包书外，凑起一包散书，并像。又林文忠则徐所书佛经，此本乃其曾孙送来。当阅发隐及跋，可知古大人之隐密修持者，多多矣。书信收到后，只许寄一明信片。报书及信俱收到，空头骂人的虚誉不许说，以后当于西方作再会再谈，此生决不能再应酬阁下矣。

复枫泾程垣居士书

观来书，乃以学佛为学问边事，绝不以了生死为事。若泛泛然研究各宗，纵令一一得其旨归，生死到来，仍须随业缘去。仗自力修行，三界内烦恼未断得净尽，决无了生死分，其难如登天。汝若是已断惑之圣人，则不强汝以专修净土法门。若欲上进，尚须发大菩提心，求生西方。汝若是

烦惑丝毫未断之具缚凡夫，年临于耄，尚欲泛泛悠悠，谈玄说妙，恐一旦阎罗老子来请，汝能示实相真空，令彼覩面不见汝身形乎。世人每见愚夫愚妇念佛求生西方，便藐视净土法门，不知已证法身之十住，十行，十回向，十地，以及等觉菩萨，尚须以十大愿王之功德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愚夫妇能念佛，则可现生了生死。大聪明大智慧之人，不肯念佛，或致来生迷昧，造恶业，堕恶道，被愚夫愚妇已往生者所怜愍，欲救援而业障无由者多多也。

复死心居士书

居士林佛教会等，乃提倡之所，非大家常住其中修持之道场。今人事事要做一个大场面，而不知在家人随分随力在家修持之益。汝之章程，说得阔大严密，完全未说在家应如何修持之法。是必弃家庭而方为修持，故光决不肯汝用印光二字，恐人谓光为弃伦理之魔外。汝之精进章程决不可行，纵令有大利益，亦有大弊大祸伏之。汝完全不知末世人情，只晓得说大话，绝不回想究竟归原，将成何状。光一生直心直口，宁受人骂，不敢误人。汝决不肯依光所说，光亦不敢强汝，

但从此后永绝交情，任汝作何大场面，光不问事。若拉印光之名在内，必不答应。汝若拉光在内，倘后登报声明，祈勿见怪。光之如此办法，一则醒汝之迷，二则塞奸人仿汝之弊。非无明火大，不赞成人之好事也。以汝完全不晓得在家人之修法。此法大行，必有灭法之祸。汝或看不到，光固早知之，而不忍不与汝说也。听也不与汝来往，不听也不与汝来往，以无目力精神应酬也。

复（顾显微，黄涵之）书

显微，涵之二居士**钧**鉴，杭湖鱼事，前日杭钟康侯已将呈稿及报寄来，令光作疏。本拟昨日即寄去，以有人客，致未写完。昨康侯又寄信，并将已决之议并政府批寄来，今当将疏寄去。钟原令寄一份与涵之。今闻已令许止净作。止净之文，高过于光多多。今将其稿寄来，或俱用之，亦更可发人深省。光之文拙朴，但有其意义而已。许之文则词理俱妙。若俱用，亦当再将许文寄与康侯，光即今已挂号寄去矣。念佛歌尚祈显微居士再为修改方好。光春间拟拨一千印书洋，前以事未成，故不敢任，今事已成，当助少许。前江易园寄二百元令放生，光详察时机不敢放，因改

作印书。已录于白话嘉言功德名中。今仍作放生。又曹石如寄二百元荐母，半念佛，半作善举。今亦以此一百元放生。祈到太平寺，向真达师要三百元，上光帐。至于捐册，二百书江易园名，一百书曹石如名。勿用印光之名，或者作印光拨江曹印书洋若干亦可。光本不欲书名，或欲借此提倡，亦属有益之举。佛教前途，危险万状，普陀之情景不易言宣，虽未如黄岩永康之烈，然二三年愈入愈深，直成入室操戈，喧宾夺主。而山上僧中无人头前办事者，又无道德学问见识。光系吃闲饭人，以彼既无能事之人，光亦不能为力。欲前途转好，非菩萨大显神通，则永世无望矣。祈与厚在居士说其所以，光事多不暇另函。

复李圆净书

众生根器不一，如来慈悲无量。果能真实至诚恭敬念佛，到临终时，自有不期然而然者。紫柏憨山语极亲切，然彼二位皆属宗门知识。若对有真信切愿者说，则为有益。对稍种善根，未能专修者说，则彼以为生西无我们分，从此便打退鼓。说法不投机，便是闲言语。诚哉言也。（录自大云月刊）

复周大赉书

接手书，知宿有善根，故于弱冠之年，即能崇信大法，不胜欣慰。现今社会，陷溺已极。若再不依佛说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，并改恶修善，敦伦守分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等法门以行，将见人道泯灭，大地黑暗，不见天日矣。汝既得闻佛法，发心皈依三宝，当常努力，凡一切时须对治自己习气（对治习气，即是克己格物之功夫）。习气少一分，即是学佛得一分益处（习气少，即是复礼致知之端倪）。世有学佛之人，了不对治习气（口口谈空，步步行有，如优人作戏，苦乐悲欢，做得颇像，究其实，了无真情，皆假装耳）。此正所谓以佛法作门面，行为仍旧。何能令人景仰。譬如插酒幌子卖毒药，初则人犹谓是，久则谁受彼瞞，适足自辱自坏而已。今之学佛者，真者亦多，伪者亦颇不少。彼以佛菩萨之言论，作迷惑世人劫夺财产等招牌。千祈守分，按光文钞所说而行，勿入此种党派中，则不负宿世善根。此自皈依矣。今为汝取法名为慧扩。汝果能本我所说而行，并以劝家中父母兄弟等，外面乡党朋友等，令彼同依文钞所说而行。庶可令此智慧，

普遍流通于遐迩。譬如一灯，燃百千万亿灯，俾光明遍照，而我此灯，仍不欠少。若只知为己，不愿利人，则如一灯长只一灯，究有何益。是以贵以此义，扩充推广也。汝且勿谓光乃一粥饭僧，所说者何能受持奉行。欲学佛法，固有佛一代之经论在，唯令人依文钞行，岂不是弃大海而宝守一沤，翻成笑话。须知欲得佛法实益，当从要处著手。倘不知此义，泛滥研穷，只可作未来之善根，断不能即生便得了脱。光之文钞，非出自胸臆，乃宗佛祖经论中要义，以浅显之语言，而表章发挥之。若认作光说，便失却来源矣。又现今各处不靖，当此时际，若不念佛念观世音，则无所覆庇矣。（原载民国净业月刊第十九期，民国十六年十一月上海佛教净业社出版）

与报国某师书一

杨丽庭之书价（即上次令寄者）亦在此款中扣。藏经阁白蚂蚁还有也无。若还有，不妨再撒一二次，以保全此阁此经。灵岩蛀木蜂蛀得很凶，洒一回有不蛀的，还少有点的，再洒一次，通不蛀了。佛力，法力，众生心力俱不可思议。欲得佛力法力，须先有志诚恳切之心力，方有感应。

光在报国寺住八年，今不久要烧火，所希望此楼不坏，则此经当可久存耳。其余诸事，概不过问。

与报国某师书二

杨丽庭来，祈将观音本迹，文钞，各与三包，其款亦在我款中扣。所买诸物，送放生池。交当家师，有人上山令带来。又笤帚有厚的，买两把，山上的薄极，扫不净地。

与灵岩某师书

流俗僧妙圆师，安徽人，普陀清虚阁钟芳师徒弟，系真达老和尚同乡，真师乃彼之二师父。十月廿九下午来（从未来过），言到雷允上家来，彼家到普陀认识。系先到雷家（必是化缘），云东西放雷家，空手来，住两夜。昨吃夜饭后，坐黄包车，半路要死了，警察来报，急令吴谷宜看，已死定矣。抬至明道师之屋中，夜间派人念佛看守，早间雇船令老肖撑来，当预先令小工抬龕子下去，待船一到，即装龕抬至化身窑，过几日即化，入普同塔。彼云，无有徒弟，在弘隐庵住。见悟师回，到上海太平寺报知即已，别无关系。或先勿入塔，待后无人取再入。

序 跋 疏

永年佛七缘起序

盖闻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世德之后，每迈群伦。唯其积之也厚，故其流之也光。培之也深，故其发之也久。此理势所必然也。苏垣吴君恒荪家世德相承，乐善好施，凡遇赈灾救急，每明暗各捐，盖欲尽己心而不欲暴露其名也。其母太夫人与其夫人均皈依三宝，恳切护持。本寺今年创建念佛堂楼及各屋共三十余间，除真达老和尚所捐并常住佛七所余及数处善信所助外，至功将告圆，尚欠数千，纵欲揭借亦不可得。吴太夫人慨允圆成，阖家共助洋五千七百元外，又做三圣龕座洋七百元，致常住工成不致负债。感此厚意，议定每年四月初一日起永年佛七一堂，系全常住人同念，此七日决不为他家念。以后此一堂佛七概不收费，届时预为通知而已。儒教投桃报李，佛教财法等施。以此佛七功德，祈吴宅阖家现在业消寿永，一切吉祥，将来蒙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子子孙孙各继世德，咸为人望，生入圣贤之域，没归极乐之邦。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夏历十二月初

八日 常惭愧僧释印光撰

普贤行愿品校勘记序

（丽，古丽字，取其易刻耳）

此即大方广佛华严经最后一品经也。具云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，略云入法界品，即晋译华严六十卷之最后十六卷，唐译华严八十卷之最后二十一卷。二译文略，兼未具来。至唐德宗贞元间，梵本全品经文始至，译为四十卷。灵峰大师阅藏知津云，此经末后，普贤菩萨既为善财称叹如来胜功德已，复说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世界。今时但取此最后一卷，续于唐译八十卷后，并广流通。然此一译，文理俱优，不让实叉难陀。而知识开示中，更为详明。切于日用，切救末世流弊，最宜一总流通。文惜久局大藏，未能广传。当宋元时，尚未大讹。至明初刻南藏时，以未加详校，故致错讹屡见迭出。以后北藏，清藏，及明末书册藏，悉皆袭其讹谬，实堪痛伤。此书册本，实依明书册藏重刻。量于光绪末年，取明南，清两藏，及华严入法界品，略微校正，标于顶格。今春与海盐蔚如徐居士谈及，彼遂发心修板。因取量的，及宋，元，丽，南，北，清六藏对阅。

其用心颇为辛勤。而六藏之中，唯丽藏最善，故多依之。其错讹互异者，书之于签，黏于顶格，转致于量。因即订校勘记，依之修板。凡错讹定须修改者，用大字开明某卷几纸几行某字。下用小字注其所讹，并依某藏改正。亦有唯注其讹，不标某藏者，乃与宋，元，丽藏相同，不须详述耳。其有某字当作某字，并或衍，或脱，义甚的确，但以各藏无证，不敢妄擅改正增删，以昭慎重。只用大字书其纸数行数，下用小字标其讹正意义，以为研究地步。又义实无讹，彼似稍优者，又彼此各异，义实平等者，皆不修板，亦于纸数行数下，用小字标之。以免后贤依各藏校对者，复生疑议。兹于修板之次，遂刻斯记，附于经末以传。庶后之阅者，省心力而无疑念云。

刻藏缘起续补序

紫柏大师，讳真可，字达观，号紫柏。欲法化广被，倡刻书册大藏。一时宰官居士，及诸方耆宿，群起而和之，遂得成就所愿。及全藏刻成，因将倡刻之文提其要者，共十八篇，刻之，作一册，名为刻藏缘起，附大藏流通，令人知所自而识法利耳。而紫柏最初倡导之文，以有世故无常，

治乱岂可逆定等语，恐犯国家忌讳，故未之刻。又其事已集，紫柏发挥刻藏利益，令幻余大师募缘之文，理深词妙，了无犯忌讳语，不知何以亦未登录，殊堪叹息。因于紫柏集中，将二篇录而补之于后，庶大师一番为法为人之心，后世咸得悉知悉见也。

刻藏缘起按语一

凡属佛经，理宜尊敬。以其沐佛慈恩，遵佛明诲，不以梵筴方册而有异致。儒者安于陋习，视圣经贤传与故纸无异，了无敬畏，翕然成风，竟至不知其非，谓方册经书，应该如是。今既将佛经改为方册，以期普利，固宜痛下一椎，令其于此方册佛经生难遭想。务须竭诚尽敬，如忠臣之奉圣谕，孝子之读遗嘱。严恭寅畏，毋敢怠忽。断断不可袭儒者之故习以视佛经，庶可均沾法利，同蒙度脱矣。奈何唯以流通为事，不以尊敬见警。恐或有误会，不得不略陈说论耳。

刻藏缘起按语二

焚像弃经等事，乃宗家越格作略，不足为法为范。在彼本人，亦不过偶尔如此。何可袭迹获

罪，自误误人。若谓宗家固不尊敬经像，岂但不知宗之实际，并宗家施設之迹亦复不知其所以耳。须知法无定相，遇缘即宗。彼焚像弃经尚是宗，岂尊敬经像便非是宗耶。今人若欲明宗，须从尊敬经像起，将尊敬经像当做话头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心心念念，毋或怠忽。自然业尽情空，心月孤明，事理两得，福慧俱严矣。

刻藏缘起按语三

读圣贤书，皆当盥手漱口，正身端坐。犹如面对圣贤，亲闻训诲，况佛经乎。六梦居士深通佛法，观其所谓严事梵筴之过，及以难数盥弗涉等二行，直以为梵筴宜存敬畏，方册便可任意。殆狃于俗儒陋习，而不知其非。又谓剖尘出经，尘即经也，奚为避秽。烦恼等即菩提，烦恼等即经也，奚为偏尚严敬。直是执理废事，破坏世间法相，落于狂慧。粗心浮气之人闻此两说，必至奉为圭臬，其害可胜道哉。学道之人，明理须极圆融，仪轨毫无混滥，方可宏通佛法，自利利他。否则，在说者只成戏论，其闻而依行者，必至造业受苦于无穷也。须知凡属佛经及宏阐佛法等书，无论梵筴书册，即书壁勒幢，刻之山石，铸之钟

罄，皆当恭敬。以其为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之法，利益无边，恩德甚深故也。若能竭诚尽敬，则业障冰消，福慧月圆。断惑证真，尚可即得，况明心乎。否则纵令明心，亦难出苦。以其唯崇虚解，不务实修，所有悟解，总成狂慧。虽属善因，反招恶果。欲得佛法实益者，请从恭敬中求之。

初机学佛摘要序

（原名居士学佛纲要）

净土法门，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究竟法门。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逆恶凡夫，皆为所摄之机。法门之大，无以复加。譬如大海，普纳万川。故古人云，一切法门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一切法门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修此法门，较比修其他法门者，为直捷痛快，易于得益也。由其以果地觉为因地心，故得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末法众生，根机浅薄，舍此法门，其何能淑。如皋沈筱荃居士，赋性诚朴，笃信佛法。而于净土，尤为注意。每遇有缘，辄为宣说，唯期遍知。故于古今宏扬净土各书中，摘十余篇，名曰居士学佛纲要，印以施人。李慧实居士，与彼相善，而素不信佛。由筱荃委曲开导，

遂大生信心。及筱荃念佛西逝，慧实益生感激，冀报其引导指迷之恩，欲续印此书，以期广传。然净土书多，贫于财者，每苦难购，故以此为接引初机之方便，因改名为初机学佛摘要，并略叙大纲及缘起云。

地藏菩萨本愿经流通序

地藏菩萨誓愿宏深，慈悲广大，于无量劫前，固已满证三德秘藏。但以度生情殷，不居佛位，悲运同体，慈起无缘，分身尘刹，度脱众生。其所度之法，与所度之人，三世诸佛莫由尽说。而况娑婆众生，刚强难化。以故菩萨于此世界因缘甚深。故如来于忉利天放光集众，发明菩萨往劫因行及发愿等事。即所谓众生度尽，方证菩提。地狱未空，誓不成佛。何幸娑婆，有此恃怙。此经文虽浅显，理极宏深。世多不察，谓为专谈因果，以诱愚迷。其于菩萨孝心纯笃，愿力广大，三世诸佛莫能赞，九界众生咸依归之旨，均未计及。是何异弃金担麻，买椟还珠乎哉。此经二卷十三品，唐实叉难陀所译。从前虽有法灯，法炬所译之本，自莲池大师主张实叉之本之后，法灯之本便不流通。即实叉之本，又有二卷三卷之别，

人多疑之。须知二卷系藏本，三卷系流通本。藏本上卷六品，下卷七品。流通本上卷四品，中卷五品，下卷四品。卷虽不同，经文无异。但传布既久，间有字句稍异者，固宜以藏本为主，亦不必改治流通本，以二本并行，了无所碍故也。

梦东禅师遗集序

彻悟语录，洵为净宗最要开示。倘在藕益老人前，决定选入十要。然具法眼者，肯令此书湮没不传乎。以故钱伊庵居士，于嘉庆二十四年，择要节略，名彻悟禅师遗稿，刊布南方。同治七年，杭州谿西师依伊庵本，重刻于杭州。同治十年，杨仁山居士又稍节之，改名语录，刻于金陵。光绪十六年，扬州贯通和尚刻净土十要，依仁山本，附于十要后以行。今排十要原文，特附于十要第十之后，仍依仁山本，但加钱序于首，俾阅者咸知此书之源委云。所愿见者闻者，同皆深入净宗法界，直登上品莲台，庶不负彻悟老人一番大慈悲心也。

往生论注重排序

藕益大师所选净土十要，实为净宗最要之妙

典。成时大师欲为广布，特节略之，致使有文义隐晦，稍拂初机之处。因搜罗原本，特为排印，仍作四册。以卷有薄者，遂取古德宏扬净土之要文附之。如帝网珠，互相辉映，诚为净宗一大快事。窃以天亲菩萨往生论，净宗之要典也，世罕流通。昙鸾法师之注，文畅达而义深邃，洵足开人正智，起人正信，乃净业学人之大导师。惜中国久已失传，清末，杨仁山居士请于东瀛，刻以流通。因论注相联，初机殊难分判。乃逐段标出，令徐蔚如居士刻于北京。今拟将此书，并莲华世界诗，合作一册，以作净土十要之附本，冀与十要并传于世。庶可燧燬火宅，常被焚烧之同伦，知此宅之外，原有最极清净安隐之家乡。从兹当仁不让，贾勇先登，同出五浊，同登九品，同预莲池海会，同侍无量寿佛，以渐证夫无生法忍，与无上菩提。得以上不孤于佛化，下不负于己灵，方可名为真大丈夫也已。民国二十一年壬申季春，释印光识。

宝鉴编印施救世序

因果报应者，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当兹人欲横流，天理灭绝，互相

残杀，愈趋愈烈。若不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为提倡，则纵令智同圣贤佛菩萨，亦末如之何矣。以心地未改，专以政令章程为事，则一法方立，百弊丛生。若大家皆注重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，以此八者，为作人之型范。又知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，乃从违前八之证验。人虽至愚，断无有好得恶报，恶得善报者。由此之故，悉纳含识于正轨中。故孔子赞周易，首示余庆余殃之训。箕子陈洪范，末敷五福六极之文。如来普度众生，先示四谛及十二因缘法门。此十二法门，具足世间出世间因果。宋儒恐提倡因果，则人皆学佛，必致儒门冷落，以故违心立此议论，拟欲圣教兴隆。而不知破斥因果之毒，伏之已久，由欧风暴烈，竟成蔑圣毁经之现相。宋儒有灵，均当痛哭流涕，声震大千矣。吾昔亦是受宋儒教之决烈分子，所幸未成而改途，否则必在阿鼻地狱享受镬汤炉炭等法乐矣。临川周玉书居士，积学之士也，宗程朱之道而不袭其误点，而且笃信佛法。欲挽世道人心，发心印送宝鉴，以为倡导。冀后之阅者，均各展转流通，直使家喻户晓，则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尽己分。家庭教育兴，而贤人蔚起。天下兵戈息，而年谷丰登。果能常鉴不怠，则昔之罔

念作狂者，今则克念作圣矣。故曰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愿阅者咸致意焉。民国辛未年立春日常惭愧僧释印光撰。（录自宝鉴篇，民国二十年南昌合群印刷公司出版。）

普陀胜迹序

观音大士，乃法界众生之恃怙。普陀名山，实大士应化之道场。名载华严，善财昔年亲参。恩周庶类，中外长时朝拜。由是历朝敕建，举世尊崇。三寺鼎立，众庵棋布。岑楼杰阁，耸峙乎云霄之外。皇文御碑，辉煌乎渤海之中。菩萨应化道场，震旦虽有其四。善信礼谒众多，此山实为第一。盖以大士久成正觉，安住寂光。度生之愿既赅，垂慈之方斯普。由是四圣六凡之身，无身不现。七难二求之感，无感不通。如皓月普映万川，江河各现皓月。犹阳春遍育百卉，草木悉被阳春。大士本无心，以众生之心为心。大士本无境，以众生之境为境。以故桥梁道路等依报，人天凡圣等正报，悉得随感而应，拔苦与乐也。此指有信心者而言。若无信心，则如戴盆睹天。天固常覆其上。由戴盆故，莫由见其光相矣。山东潘对皀居士，久欲来山进香，未得即遂所愿。

欲以己之遗憾，俾一切人悉无所憾。乃托普陀真达和尚，遍摄山林寺宇形胜诸影，共计七十三片。其次序，由道头至普济，至法雨，至佛顶山。由佛顶后山，至梵音洞。复回至普济。往西天门，磐陀石，以至潮音洞，观音眺。以此数处，不能一去顺便即至，故其序如此。末附对皀居士之相，欲以遍会诸上善人，而结莲池预会之缘。特请江西许止净居士，一一题示大略。祈商务印书馆，加以英文，精印流通。以期沐大士之慈恩，慕大士之道场者，同得不出户庭，亲见圣地。心若念佛，心即是佛矣。既知心即是佛，忍令长劫被烦恼恶业之所锢蔽，终为大士所怜悯之人，了无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之实事实理可得乎哉。愿诸阅者，于此一著，同深感慨。则幸甚幸甚。民国十八年己巳季秋古莘释印光谨撰

潮阳佛教居士林缘起序

如来圣教，法门无量。随依一法，以大菩提心修之，皆可以了生死，成佛道。然于修而未证之前，不无难易疾迟之别。求其至圆至顿，最简最易，契理契机，即修即性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为律教禅密诸宗之归宿，作人天凡圣证真之

捷径者，无如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一法也。良以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。念佛法门，兼仗佛力。仗自力非烦惑断尽，不能超出三界。仗佛力若信愿真切，即可高登九莲。当今之人，欲于现生了生死大事者，舍此一法，则绝无希望矣。须知净土法门，法法圆通。如皓月丽天，川川俱现。水银堕地，颗颗皆圆。不独于格物致知，穷理尽性，觉世牖民，治国安邦者，有大裨益。即士农工商，欲发展其事业。老幼男女，欲消灭其疾苦者，无不随感而应，遂心满愿。今则人心陷溺，世乱已极，废经废伦，废孝免耻，实行兽化。种种邪说暴行，极力提倡。若不挽救，则人道或几乎熄。于是各处有心之士，群起而提倡佛法。明三世之因果，显六道之轮回。示娑婆之浊恶，表极乐之严净。以期斯世之人，克己复礼，生入圣贤之域。了生脱死，没归极乐之邦。潮阳郭慧泰，慧海，范智超，周慧实，姚克初，萧耻凡，仰宣，林慎之等诸居士，于县城内立一佛教居士林。每月朔望，及佛菩萨诞期，集众念佛。午后念佛毕，请通文理缙素，演说居尘学道，在野护国，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之道。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普令同

伦超出苦海之法。俾一切人知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之所以然。实行孝弟忠信，礼义廉耻之八德，力究格致诚正，修齐治平之八事。则于一切时，一切处，皆为希圣学佛之事。此实不居位而护国救民，不现形而移风易俗之大方便法门。林友咸以林既成立，当以大义普示来哲，庶若见若闻，咸发信心，共弘斯道，自可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矣。函祈不慧作序，乃书此以塞其责云。

陇右佛教居士林缘起序

如来圣教，（至）没归极乐之邦（同上篇，略）。甘肃秦安成净念居士函祈皈依，遂为取法名为慧健。惜所处偏僻，佛法式微，故为寄送经书，百数十包，俾作提倡。近于县城诸居士，立一陇右佛教居士林。每月朔望，及佛菩萨诞期，集众念佛。午后念佛毕，请通文理缙素，演说居尘学道，在野护国，敦伦尽分，闲邪存诚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之道。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，普令同伦超出苦海之法。俾一切人，知人皆可以为尧舜，人皆可以作佛之所以然。实行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，力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八事。则于一切时，一切处，皆

为希圣学佛之事。此实不居位而护国救民，不现形而移风易俗之大方便法门。林友咸以林既成立，当以大义普示来哲。庶若见若闻，咸发信心，共宏斯道。自可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矣。函祈不慧作序，乃书此以塞其责云。

王母汪太君往生记跋

往生西方，注重信愿。仗佛力故，虽素不信佛者，直至临终，一经善知识启迪，果能生信发愿，称名求生，悉得往生彼国。以此心乃末后之心，最为有力。又既有善知识开导，启其正信。又有家属善友助念，俾心得清净，专致于佛号，了无异念夹杂，故能得其实益也。世有举毕生念佛，临终被不知佛法之子孙破坏其正念，以致不得往生者何限。王母之往生，由其子湛然，卓然识大体，知佛法，故能成就其正念耳。若其子不知大体，与临终助念之义，则未死而澡浴换衣，悲恋哭泣，勿道王母之功行浅近者，不得往生。即功行深远者，亦不得往生。唯证忍之人，可不受其破坏，其余则无不为此种落井下石之孝所误者。余幸王母之得助念而往生，悲被破坏者羁留此界仍旧轮回。故特明示损益，以祈世之为人子

者，及一切人，每见有临终者，皆如此助念，俾彼亡者同得往生，则幸甚幸甚。愿见闻者，悉皆注意。

毒乳杀儿之广告

从古以来，死儿无数，至极惨凄，举世之人，多受其祸，而悉不自知。虽古今名医之医书，亦绝未言及。其可怜可悯，可悲可痛，即毒乳杀儿之一事。今为全国同胞，说其发明之来历。余昔见一书，载一外国女人，气性甚大，生气后喂儿乳，儿不久即死。儿并无病，吃乳后即死，莫明其故。过二年又生一子，又生气后喂儿乳，儿又死。因两次如是，疑是乳性有变，取乳持医院验之，系毒汁。方知两个儿子，因吃生气后之毒乳死。余因此知猪，羊，鸡，鸭，鱼，虾等皆有毒，以杀时怨恨之心结于身体，故常以此劝人吃素。去年九月间，一老太婆来归依，余劝其吃素，因言一切动物之肉皆有毒，又以外国女人生气后喂儿乳，两次儿皆死为证。彼言，我两个孩子亦如是死。因说其夫性情横暴，一不顺他意，就打，每至头破流血。儿哭，即喂乳，不久遂死，两次皆然。其媳亦生气后喂儿乳，儿即死，俱不知是

乳毒死。

余去年十月，在上海护国息灾法会，说开示，亦说此事。若生了大气，万不可喂儿奶，须当下就要放下。令心平气和，过半天再喂。喂时先把奶挤半茶碗倒了。乳头揩过再喂，就无祸殃。若心中还是气烘烘的，就是一天也喂不得。喂则不死，也须大病。此日当用牛乳。无牛乳处，或用藕粉，或嚼饭及馒头喂之。生气之人，切不可嚼，以口水，眼泪亦有毒故。生气后抱儿在怀，若流眼泪，须避儿头。泪入儿眼，儿眼恐瞎，不可不知。从去年来，对人说此事，屡有证明。方知从古至今，因此死的孩子，不知有几恒河沙之数。凡女人气性大者，其儿女必难成。纵成，仍是多病。其性情柔和者，其儿女必多成，且少病。欲救此灾，当从女子幼时，即令习于柔和谦逊，纵有不顺心事，亦不发生瞋怒。庶嫁后怀孕，必无堕胎，及胎儿感凶暴之气，遂成凶暴性质。生后，亦不至因生气而致儿女于横死，及多病也。

窃谓此事，关于各人家声子孙，地方风俗，国家人民甚大。以女子性情柔和，则家庭和睦，子女贤善，由一家以及一乡，则俗美风淳。无冤枉死之小孩，则国民繁盛。以繁盛之贤善，为国

家之人才，国运必定昌泰。国泰则天心顺，雨旸时若，而物阜民康矣。愿见闻者，展转传布，遍及中外，以遂天地好生之心，则幸甚。民国二十六年丁丑季春常惭愧僧释印光。

募印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说明及办法

观世音菩萨，于过去无量劫前，久成佛道，号正法明。但以慈悲心切，救苦情殷，不离寂光，垂形九界，于十方无量世界，随类现身，度脱众生。普门品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虽则十方世界，无刹不现，而于娑婆世界，因缘甚深。虽则十法界身，无身不现，而世人皆以菩萨称之。虽则应化之处，遍满寰宇，而浙江普陀，最为显著。印光受恩实巨，负恩甚深。初则出家于陕西南五台山，为观音现身降伏毒龙之道场，继则寄居南海普陀，为善财南参观音之圣地。每念世人不知菩萨之深慈大悲，欲搜辑大藏，及与群书，凡菩萨本地之行愿，及此方感应之事迹，述为颂文，加以详注。俾世之同伦，同知观音之大慈悲心，与夫随类逐形，寻声救苦之实理实事。庶可同持圣号，同消业障，同增福慧，生为身心清净之人，殁入莲池海众之会。用此以正

人心而挽劫运，以期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也。然此心虽发，但以学识浅陋，笔墨拙朴，未能即时举行。适江西大文学家许止净居士来山见访，一见即成莫逆，因以其事见托，彼即欣然允许。遂潜心撰述，时经二年，述成颂文二万余言。每句事迹，悉注于每段之后，俾阅者一目了然，共成三卷。又录经中要义，名为经证一卷，附于颂文之后。又金刚经功德颂一卷，亦附于后。俾诵经念佛人，同知向方，以期即凡心以见佛心，克遂如来度生之愿。因付排发刊。每部约二百页，每页廿六行，每行卅五字。正书用赛宋纸，底面用最耐久一百磅古色皮纸印，每部分订二本。棉线穿钉。若印二万部，正书每一页价洋三十元。每部底面皮纸，及书根印字，共三分。若足二百页，每万部实价三千三百元，若少一页，即少出三十元。多少照例乘除（以现尚未排成，页数不能确定，然亦不过一二三四页耳）。包作邮包，以便送人。包扎费一并在内，每部则合三角三分。其办法系代为善信印书，非募资自行办善事例。如有发心任印者，欲印一万部，即交三千三百元，一干部即交三百三十元。明年二月即可出书。出书时按钱交书。一部不扣。如有委托代为施送，

自己但要少数者，须预先声明，即可代送，否则全数归于本人。毫无扣折。上海不须邮费，直送其家。外埠若大宗，则可令转运公司转寄。小数则付邮，其费或在书中扣除，或另补付。俱从本任印者之意。现今天灾人祸，相继降作，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极。特借此以作挽狂澜，扶世道，同登圣域，共证菩提之向导。愿有力善信，共出净资，俾举世同仁，各沐观音菩萨之慈恩，以迄同得亲证本具佛性，圆满无上觉道。区区之心，如是而已。凡欲任印者，其款直汇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路口中华书局印刷总厂，交俞仲还唐子权二先生收。彼一收到，即给一收据，书出后按款交书，决不致误。

佛学救劫编后附佛法导论之原由

佛学救劫编，以世人不知三世因果，六道轮回之理事，故居心行事每与忠恕慈悲相反。其意盖欲自利，而不知违理以自利，必至人受其害，己虽暂得其利，冥冥之中必至反失其己所应得之利，且贻以身后多生多劫，及与子孙无穷之祸。人若知此，谁肯以小利而贾大祸乎。于是以六种佛经以为倡导，俾一切人各各受持三归五戒，以

修十善，期为身口意三业清净之善人。人果依此修持，则争竞之风自息，胞与之念自深。又何劫运之有乎。又复示以仗佛慈力，即于现生了生脱死之净土法门，不但不造恶业，不受恶报，即人天善报，亦所不受。良以不了生死，纵得人间福报，以未断烦惑，难免因享福而复造恶业，以致更加堕落耳。纵令生天，而天福一尽，仍复降生人间。或有宿业，或造新愆，仍复堕落三途恶道，为可畏也。以故令其兼修信愿念佛法门，以期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是为究竟救劫之道。其书三卷，分为二册。上册厚而下册薄，不能适均。因思去年李圆净居士所著之佛法导论，颇契初机。其宗旨与救劫编相同。其措词立议，尤易引起近时学界中之信心。附于下册之后，则两册均等，且令阅者得彼此互证之益。而乐简者不妨先从导论以入手，待至识其指归，则再详阅全书，势如破竹。方知不通佛法，不能究竟圆成世法。是以古今来建大功，立大业，浩气塞天地，德泽被民生者，多从学佛得力而来。果能遍阅群籍，息心审察，自可悉知。若以浮躁之心阅之，则无不当面错过。果具此知见，则佛法世法不但两不相碍，且两得相成。如二月互照，两手互援。丽泽并滋，

双轮并进。俾世运归乎大同，人民享夫安乐。则何幸如之。

杭州弥陀寺净土道场重订修持规则募集资粮缘起疏

有最胜之地，方可宏最胜之道。建非常之事，必须待非常之人。欲兴净土法门，须具内外二护。内护者，真善知识，提倡开导，领众行道之谓。外护者，正信居士，防御外侮，供给资粮之谓。二者皆具，则法道自可大兴，人民悉皆被化。况亲入道场之大众，焉有不得真实利益者哉。杭州松木场弥陀寺，乃妙然，玉峰二法师所建之净土道场，于今已五十余年。近十余年，稍形荒凉。自民国十年智慧法师住持以来，殿宇悉皆焕然，寺众各事真修。远近来者，交相叹誉。今春杭州佛学会吴璧华，钟康侯居士，往礼大士，谈及杭中寺院林立，真修净业者，已寥若晨星。若不认真提倡，则净土一法，或几乎息，其何能生得三昧，广利人天，没登上品，顿证无生乎哉。智师叹曰，修净土法门者，必须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。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。又须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能如是者，现生必能亲得三昧，没后必能直登上

品。自利利他，二皆具足。余初住此寺，即欲仿东林梵天之遗规，但以资粮无出，未敢举行。今居士等既发此心，愿为倡导，俾所愿圆成，则为大幸。适上海王一亭，沈惺叔二居士来，谈及此事，极愿赞助。五月间，智师至沪，与谛公及光，并众居士相商，悉皆欢喜赞叹。众居士亦各许其随力资助，遂重订规则，总期真切行持，一生取办。定额为四十八众，长年念佛，不稍宽暇。凡来住者，至少须满一年，次则三年，次则毕生，必期于心佛相应，净业成就而后已。但以此诸僧众，衣食费用，每人每年，约需百余元。四十八人，则需五千余元。开支浩繁，非大家大发菩提，莫由开办。恳祈十方善信，欢喜乐助，俾此最胜道场，得以圆满成就。则其功德利益，唯佛能知。爰书缘起，祈垂善鉴。

讲请观音经及普门品缘起疏

观世音菩萨乃九法界一切众生之恃怙，尽虚空界无边含识之依归。良由道证两足，德超十地，于过去无量劫前，早成正觉。但以慈悲心切，度生心殷。故复不离寂光，垂形九界。随类逐形，寻声救苦。种种方便，度脱众生。应以何身得度

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譬如月丽中天，万川普印。春回大地，百卉齐荣。其慈悲感应之迹，非思议所能企及。故我释迦世尊，于法华大悲等经，特为表彰其本迹功德，与兴慈运悲之道。普令众生，咸蒙慈恩。而大士自于华严楞严等经，略说其随类现身，寻声救苦之事。直同登高一呼，百谷回应。凡在有情，谁不景仰。而我世尊愍念娑婆众生，欲令咸蒙覆被。特借毗舍离国人民疾苦，令月盖长者礼请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，为其消伏毒害。由是菩萨俯临毗舍，杨枝一洒，万病回春。又令诵三宝名及与神咒，俾彼国人，常获吉祥。此请观音经之所由说也。盖以菩萨分身尘刹，度脱众生，而与娑婆世界，因缘甚深。世尊悬念未来众生之苦，故特以救苦之事，推让观音。以期后世有所式凭也。及至经来此方，智者大师特为疏释。于法华普门品又复极意发挥。冀一切见闻，同悟即心本具之佛性，同修返妄归真之净业。迄今千有余年，经疏固在，提倡无人，实为憾事。况夫近十余年，兵戈频兴，饥馑渐臻。天灾人祸，相继降作。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。凡有心者无不痛伤。于是同仁拟请台宗上座谛闲法师于菩提寺中讲此二经，期限三七，用祈同康。普

愿见闻者，同以观音之心为心，同以观音之事为事。则人我相亡，争斗心息。慈爱情切，残害心消。由是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。则大同之风何难见于今日。愿我同人咸皆预此胜会，各题嘉名，以为今日同沐佛恩，将来同成佛道之缘起云。

浙江崇德县福严寺启建念佛堂疏

大觉世尊，愍诸众生，迷本妙心，轮回生死。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。随众生机，说种种法。虽大小权实不同，偏圆顿渐各异，要皆为令众生，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究竟成佛而已。然众生根有大小，迷有浅深，不能直下畅佛本怀。又为末世众生，业障深厚，智慧浅薄，寿命短促，知识稀少，匪仗佛力，决难了脱。于是特开一总摄初中后法，普被上中下根之净土法门。俾彼已证法身者，速成佛道。未断烦惑者，亦出轮回。其为利益，超出一代时教之上。以一则专仗自力，一则兼仗佛力。譬如跛夫，尽日只行数里。若乘转轮圣王轮宝，一日即可遍达四洲。故得九界同归，十方共赞。千经俱阐，万论均宣。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。溯自大教东来，远公首开莲社。

当时高僧钜儒之预会者，凡百二十三人。自兹厥后，代有高人。续焰传灯，遍布中外。如来大法，有律教宗密净五种。唯净土一法，最易修持，最易成就，为律教宗密之归宿。故古今律教宗密之知识，皆务密修，尤多极力显化者。此法真俗圆融，机理双契。不但为学道者立出轮回之法，实为治国者坐致太平之基。故往圣前贤，通人智士，咸事修持。若群星之拱北，众水之朝东焉。崇德福严寺，乃千五百年之净土道场也。梁天监二年，东熹法师，素慕远公之道，专修净业。意欲普利同伦，创建福严，为净土道场。千余年来，道风不坠。清初，费隐容禅师为住持，法道中兴。咸同间，洪杨之乱，遂成焦土。嗣后渐次修建，稍复旧观。近以荒歉迭遭，沧桑更变，以致道粮不给，佛堂停止。性空大师，近膺住持。思欲恢复旧规，安众念佛。唯恐资粮不给，或难如愿。祈光作疏，以告善信。光谓凡事皆以至诚为本。汝既至诚，必感至诚之师僧来住。以至诚之师僧，念弥陀之圣号，远近传闻，同生信向。当必有深信佛法之大檀越，争先布施，不令衣食或有缺乏也。

追荐先人疏

杨某居士之疏前用彼自己之名，率子达权云，窃念弟子某某，宿植善因，得生中国。年近古稀，又闻佛法。虽少秉四知之家风，老受三归之法范，犹恐省察或疏，过愆未寡。况当七十，母难之辰，敢不竭诚追荐先人。由是谨于本日，在灵岩山，请戒德师僧□位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万德洪名一永日。以此功德，仰祈佛光普照，法界均资，俾我先考先妣，消除无始恶业，增长殊胜善根，即蒙佛慈亲垂接引，登九莲之上品，受佛记于一生。又愿□□及眷属身心安乐，诸缘顺适，现在同修净业，将来同生净土，四恩总报，三有齐资，法界众生，同圆种智。恭干两土本师及十方无尽三宝证明摄受。大致如此，祈酌用之。

法语开示

十念记数念佛方法

光近来得一摄心念佛方法，若已成片，固不须此。若未成片，此法实易为力。当念佛时，但用十念记数，从一至十，心口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根听得清清楚楚，又一句一句记得清清楚楚。若

能从一至十记得清楚，则妄念无从而起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当以此为前方便。但用心记，不可掐珠。从一至十，从一至十，不可二十，三十。须知若至二十，三十，则心力不堪，必致受病。如来所示数息之法，亦只从一至十而止。莲宗宝鉴讹作从一至十至百至千至万，为害不小。又此十念与晨朝十念不同，彼以尽一口气为一念，不论佛数多少。此以一句为一念。彼只可晨朝一用，常用则伤气受病。此则从朝至暮，或声或默，或快或慢，用之无不相宜。但作务之时，便难记清，当蓦直念去。至作务竟，仍复十念。若一直记觉费力，当从一至五，从六至十。或从一至三，从四至六，从七至十。随自心力，虽两气三气，并不于中稍停，但心作如是记而已。

戒坐垫打佛菩萨名号印

江浙信心妇女，每以白布铺地礼佛，名为手方。间或垫坐，为护衣服，固无可，但不应列印其上。若已列印，则万万不可铺以礼佛，况垫坐乎。彼殆谓半截未列印，坐则无碍。不知以有字之布置之于地，尚属褻渎，况既坐其下半截，上半截亦贴靠自己下体，或有竟坐于列印之处矣。

须知印上之字，皆是佛菩萨之圣号，理当格外尊重，何可如此褻渎。阿育王之印，则是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之印。普陀普济寺，则是敕建南海普陀禅寺观音宝印（普陀禅寺，乃明万历三十三年御赐额，至清康熙三十八年始改赐普济禅寺额。如此，谅此印是康熙三十八年以前所铸者）。法雨寺，则是南海普陀天华法雨观音宝印。余可类推。列印之布，只可藏于家中佛龕，或神龕内，则有功德。若用以铺地拜佛，则其罪非小，况垫坐乎（如已经铺地拜佛用过之手方，则又只好洗净焚化，切不可藏佛龕中）。譬如子孙，以祖父之名，书之于布，以作拜祖父时垫地之用，及坐地时，恐污衣服，用此布以垫坐，则人必以为不孝，自己心亦不忍。何竟敢以佛菩萨圣号，印于垫地护衣之布上乎。其原由于僧人不知事务，唯欲多列印，则多得钱。不计此布万万不可列印。若此等僧，纵有修持，亦当堕落。以乱为人列印，令一切信心妇女，同作褻渎佛菩萨之大罪故也。愿诸僧俗，各各痛戒。又愿识字之人，见闻此说，逢人劝诫，令一切人改此恶习，则功德无量无边矣。

普陀山普济寺班禅设千僧斋上堂法语

（代了信和尚撰）

法王法道遍尘寰，受嘱宏法随宿缘。藏地双
操政教柄，为礼普门到海南。兹有西藏大喇嘛班
禅活佛，宿受佛嘱，乘愿示生。作藏地之表率，
宏如来之大教。显密双持，真俗圆融。据法王之
正位，施治安之鸿猷。仰普门大士之慈悲，来补
怛洛迦而礼谒。又欲普结法缘，等供大众。本拟
自己升座，普为大众宣扬。但以语言不通，故令
山僧代说。大众当知，一切众生，皆具佛性，由
迷悖故，枉作众生。活佛云者，乃由多生多劫之
修持而成。绝无天生弥勒，地长释迦，不加修持，
便成正觉之事。今特示一捷径法门。当于一切时
处，见色闻声，触机遇境时，反观此见闻觉知，
毕竟是承谁之力，谁之所使。观之久久，则见闻
觉知，了不可得。自然灵光独耀，彻证真常矣。
虽然如是，因斋庆赞一句，又作么生。（卓杖云）
观音无刹不现身，活佛原是慈悲心。

在南京佛教慈幼院开幕式上的报告

(概要)

民国十一年秋冬之交，冯梦老，魏梅荪，王幼农，庞性存诸居士，妙莲，心净两师，以天地大德曰生，因有组织放生会之举。方峻生居士昆仲曾将祖遗三汊河下庄之地相让，只收半价，余作功德。在观音庵商定之际，印光适来宁，赞成斯议，遂承魏王诸君，推与冯梦老领衔发起。数年之间，蒙诸大善信踊跃乐助，先后建筑殿舍，浚池多处。规模初具，工程营造，心净师劳苦功多。十二年春间，任心白君迭函提议就放生池区域之内，建慈幼院一所。冯梦老，王一老，徐积老，魏，王，庞诸公一致赞成，因又有组织佛教慈幼院之举。荷诸大善信慷慨乐助，集款亦有数万，院宇早经落成。适梦老筹办淮徐兵灾，遴送灾童三十余名，益以金陵城厢无依孤儿，共得五十余名。已于正月初，开始授课。兹值印光来宁，举行开幕。蒙省长，县长，诸大善信，莅临指教，不胜感幸。本院经营方始，甚属幼稚。更愿省长，县长，诸大善信时赐督策，尤为企祷。诸生大半来自灾区，离苦得乐，务须牢记苦因，奋发向学。

庶不负省长，县长，诸大善信之厚望。法云寺基址未定，得方峻生居士昆仲又以中上两庄完全售让，邓朴老发起四十八愿，建筑大殿。任捐亦已过半，不久即可兴工。难舍能舍，难行能行，均为无上稀有因缘。

世界佛教居士林观音成道日开示法语

今日为观世音菩萨成道良辰，特述菩萨本迹感应如次。世之传菩萨纪念日有三，曰二月十九，曰六月十九，曰九月十九。二月十九日实不可考，或曰菩萨圣诞。六月十九日，乃南五台山示现之日。九月十九日即今日，或传为成道之期。然菩萨于久远劫来早已成佛，号正法明。今所传者，不过菩萨应化之身之感应事迹，令众生见者闻者，种诸善根而已。其实无日非大士诞辰，无时非大士涅槃也。大士因中由耳根证入，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，以此三昧而得圆通。果上由众生称名，观其音声而得解脱。故名曰观世音菩萨。菩萨虽安住寂光，而分身尘刹，随类现身。或现菩萨身，或现缘觉身，或现声闻身，或现天人，阿修罗，地狱，饿鬼，畜生身，如普门品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是也。

须知众生一念心性，与诸佛菩萨无二无别。大士无别所证，全证众生本有心性。众生返迷归悟，亦可如大士之应机无方，而享寂灭法喜之乐。彼既丈夫我亦尔，何可自轻而退屈。吾侪若生观音时节修持，甚难甚难。今本师释迦牟尼佛已指陈修持法则，譬如祖宗家业已创，只要子孙善能保守，即可不致覆亡。大士已创佛之家业，只要吾侪能依教修持，即能自在受用。依教修持云何。宜以观音之心为心，观音之行为行。观音之心大慈悲是，观音之行自利利他是。众生信仰菩萨，即遇刀兵水火，盗贼横逆诸恶境界，亦不可有一念间断。因果之事，通夫三世。因果之理，出夫自心。道在人心，如水在地。肯掘即得水，肯念则受用。求则得之，不求则失之。虽曰感应道交，实亦自心所感格也。虚空无碍疆界，疆界无碍虚空。一月丽天，无论大江大河，即小而一滴一勺之水，其光到处影现。唯水清而静则显，水浊而动则隐。众生之心如水，阿弥陀佛如月。众生以信愿具足，至诚感佛，则佛应之，如水清月现也。若心不清净，不至诚，与贪瞋痴相应，与佛相背，佛不能感，如水浊而动则隐。月虽不遗照临，而不能昭彰影现也。

居今之世，祸乱患难甚烈。欲求一法遍一切法，即生修即生证。径路修行，唯念佛为第一。大众既为佛弟子，须择法眼明。佛法无量无边，各人须自量根性。上根利智，现身成佛，即佛世亦不多睹，遑论今时之末法钝根哉。一切法门，皆须自力功深，断惑证真，见思烦恼丝毫无余，方了生死。断见惑已，即证初果，预圣流，名须陀洹。尚须七生天上，七返人间，而断思惑，渐证四果罗汉之位，生死方了。念佛法门则不然。只要至诚恳切，心与佛合，心与道合，临命终时，自能蒙佛接引，品位高下由修持之深浅定之。极乐四土，虽生同居，位亦不退。即能顿超十住，十行，十回向，十地。带业往生，全仗佛力，喻如有大石百千万个，欲过海者，装于大火轮中，即可不沉而运于他处。否则，撮土之沙，亦即下沉。自力欲了生死，犹如舍舟过海，除非有羽能飞，否则，未有不堕溺者。仗佛力了生死，犹如稳坐船中，片刻即到彼岸。修学之士，第一不可二三其心，随境所转，禅教密宗，了无定见。卒至力大益小，不但生死今生不了，即来生亦大不易。念佛一法，论修学，则简易稳当。论法门，则广大无边。

谛公在圆通寺讲普贤行愿品，对于净土事理，多已发挥。今予再申述之。夫善财遍参知识，末后受普贤教，证齐诸佛之后，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，且以此普劝华藏海众。夫华藏海众，无一凡夫二乘。皆法身大士。破无明，显法性，尚须往生。我何人斯，敢不景从。念佛法门，诚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凡圣共由之路，成始成终之法也。修行人须各尽其分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唱妇随。身口意三业无亏，发菩提心，自利利人，方名真修。若口说修行，心怀不善，是名假善人。因地既伪，实益何得。又利人一节，倘他人不信，当可默尔而已。其与父母眷属，天性相关，倘有不信，能至诚代为忏悔，久久自能感格。所谓诚之所致，金石为开。使父母眷属，业消智朗，自己修持诚笃，他人自当相观而善。古云以言教者讼，以身教者从。身率言从，效力极大。具信心者，不可学外道求生人天福果，及来生富贵欲乐等报。吾保决定蒙佛接引，决定华开见佛。

日者，有居士询余，祖师西来意，庭前柏树子，彼实毫无心得。祖师之意，庭前柏树子，巍巍大树，学人当下即见，令人参而自得。不然，

本明心地，无所发明，即见不过柏树子而已。宗门所有言句，一一皆指归即心自性，初无义路可以思量。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乃见自性天真之名字佛，非究竟涅槃福慧圆满两足尊也。明心见性，是悟非证。悟后当须断见惑证初信位入圣流，断思惑证七信而了生死，八九十信破尘沙伏无明，破一品无明证一分三德秘藏而证初住位，即为法身大士，再历十住，十行，十回向，以迄十地，等觉，再破一品无明证一分三德秘藏而成佛矣。学者切莫妄会。古人谓西方极乐世界唯有一乐字，可惜世人不能全身靠倒。大众闻法有素，深望至诚恳切修持去。吾保将来，成佛有分。勉之哉，勉之哉。

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法语

观世音菩萨，愍念众生，寻声救苦。凡作善事，恳求菩萨，必垂加被，令其得成。若作恶事，亦垂加被，令决不成。以成则造罪堕苦，其苦难救矣。此菩萨之真慈大悲也。欲决疑者，若原供有菩萨像，则于像前焚香礼拜。若无，则即向此课本焚香礼拜。取五净钱，在香烟上熏过，心中默祷所问之事。按下所列之偈，并念菩萨若干声。

将钱在手中摇几摇，令其次序散乱，然后掷于桌上，按次是几字几幕，照课本查是何卦，即得其所示之兆云。

杭州南天竺寺观音殿上梁法语

大士本无心与身，随缘应现遍刹尘。今日重兴天竺寺，普令群伦沐慈恩。含空宝殿上栋梁，大转法轮阐佛光。助缘檀护蒙法力，子孙贤善百世昌。

上堂法语

（居普陀山时代友作，六十七篇，出自原三编手抄本）

（一）

一句弥陀妙难量 凡圣同依证真常
但愿此法广流布 穷尽三际遍十方

如来说法，众生得度。难易迟速，大有差殊。是以圆音顿演，机熟者即证菩提。一雨普润，根小者但长分寸。由是顿渐偏圆，广设逗机之教。律教禅密，大开利物之门。求其凡圣共修，大小一致，即浅即深，下手易而成功高。至圆至顿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等觉菩萨，依之以圆成佛道。逆恶众生，仗之以出离轮回者，无如净土一法之

殊胜超绝也。在昔正像，代有高人，续焰传灯，腾辉竺震。末世劣机，欲了生死，舍此法门，其何能淑。诸人各宜至诚恳切，持佛名号。佛念一举，凡情顿断。福山耸而业海干枯，罪雾消而慧日昭彰。方知即此持名，原是实相。一生净土，直契寂光。（卓杖云）

一条荡荡归元路 直下还家莫问津

（二）

一句南无阿弥陀 诚为我佛之心要
竖彻五时大小乘 横该八种权实教

大觉世尊，示生世间。广张教网，度脱众生。以醍醐之一味，随机宜而殊说。根熟者，即使其直下证入。机生者，乃资以渐次熏陶。从初成道，迨至涅槃，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，虽大小偏圆，权实顿渐，无法不备，无行不周。而于诸会之中，于兹净土一门，尤复频频赞叹，谆谆叮咛，欲令九界同登佛界，三乘共证一乘。所以费尽婆心，不惜金口。诸人今日，幸得闻熏。必须感佛恩德，专持圣号。都摄六根，放下万缘。务使心境虚寂，犹若以空合空。佛念契符，宛如将水投水。则不离当念，顿证真常。佛语诚实，各宜信受。（卓杖云）

何待龙华亲受记 珍池直上紫金莲

（三）

十方一切诸佛师 原是西方阿弥陀

赵州冲口一句子 普令含识出娑婆

参禅上士，学佛高流，欲得无师之智，须知有师之法。昔有僧问赵州，十方诸佛还有师也无。州云，有。问，如何是诸佛师。州云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夫一切诸佛，所证所断，悉皆平等，毫无差殊。故华严经云，十方诸如来，同共一法身，一心一智慧，力无畏亦然。如何赵州说阿弥陀佛，是十方诸佛之师，且道意旨如何。若能了彻，何幸如之。如或未了，且请专持弥陀圣号。持至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，心佛不二，心佛双忘时，忽然平地失跌，蓦尔翻身起来，方知赵州道本大方，语出格外，不动干戈，坐致太平。诸人还见赵州么。（卓杖云）

揭谛揭谛 波罗揭谛

（四）

应当发愿愿往生 浊恶客途速起程

自是不归归便得 故乡风月有谁争

大觉世尊，愍念众生。开净土之法门，示归元之捷径。汇三乘五性，同登净域。导上圣下凡，

总证真常。是故如来行此难事，速成菩提。末法唯依念佛，得出生死。华严劝进，文殊发愿。最胜方便之行，马鸣示于起信。易行疾至之道，龙树阐于婆沙。释迦后身之智者，说十疑论而普劝往生。弥陀示现之永明，作四料简而专主净土。所以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，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。诸人当以佛号，对治凡情，使根根尘尘无不念佛，庶法法头头皆证圆通。自己本有心性，由兹彻底圆彰。诸佛出世本怀，方可究竟快畅。（卓杖云）

拈来穷子衣中宝 恰是轮王顶上珠

（五）

一句弥陀格外宗 无边法藏尽包融

水底月是天上月 谷中风作陇头风

法药无量，对病者良。教海无边，契机者妙。

诸余法门，各逗一类之机，不能普被三根。谈大则小根不能入，说小则大根不须修。唯兹净土，宗超格外，大小普摄，利钝齐收。全性成修，上上根不能逾其阂。全事即理，下下根亦可臻其域。仗弥陀之慈力，开如来之知见。始则六根都摄，继则一心不乱。以念佛心，入无生忍。甫知百千法门，不离方寸。河沙妙德，总在心源。譬如已浴大海者，必用百川水。身到含元殿，不须问长

安。一入此门，所作皆办。但具肯心，决不相赚。
乃无上之禅宗，实超格之方便。（卓杖云）

但得阳春蓦地到 从教无处不花红

（六）

一句南无阿弥陀 无尽法藏之总持
信愿行三若具足 即生定得证菩提

净土一门，彻上彻下，初机与后心共修。往生一事，资始资终，小凡并大圣咸趣。至圆至顿，最妙最玄。是华严末后归宗之一著，乃如来彻底为人之极谈。且勿论三关透彻，五眼圆明。纵饶证齐过去正法明，亦当亲近现在阿弥陀。其或参而未悟，悟而未彻。请将此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当做本命元辰。时时系念，刻刻提持。忽然能所双忘，顿见心佛不二。方知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于当念。无边刹土，自他不隔于毫端。从兹消业系籍，生如来家。安住三德秘藏，常享法乐。遍入十方刹海，广度众生。（卓杖云）

近水楼台先得月 向阳花木早逢春

（七）

动地惊天勤念佛 捶门打户劝修行
问渠因甚忙如此 只怕众生入火坑

净土一门，囊括万行，畅诸佛出世之本怀，

作众生归元之捷径。略言之，只一净字，可以总摄无遗，所谓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净极光通达，寂照含虚空。生灭既灭，寂灭现前。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此净之极致也。除佛世尊，孰克承当。广说之，虽三藏十二部之圆谈，五宗诸师之妙义，亦诠不尽。纵令尽十方世界海一切众生，同成正觉，以神通力，尘说，刹说，炽然说，无间说，又岂能尽。良以净土法门，本自不可思议。由是之故，华严法华等诸大乘经，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，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，天台永明等诸大善知识，莫不以此指示劝导，普令往生。以其为诸法之归宿，佛祖之心印故也。（卓杖云）

彼既丈夫我亦尔 珍池各占一枝莲

（八）

欲得现生离结缚 心神速向安养托

证齐诸佛求往生 原是华严末后著

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随机施教，说种种法。无非欲令众生，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而已。然佛之知见，众生本具。而无始迷昧，浅深不同。迷之浅者，随修一法，即可悟入。迷之深者，匪仗弥陀宏誓愿力，决难克证。况兹一法，为诸佛之秘要，乃修证之极致。如来初成正觉，

说华严经，具无量法门，收一乘根性。而善财童子于证齐诸佛之后，普贤菩萨乃令发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，并劝华藏海众，同生西方。诸大乘经，皆启斯要。诸大开士，咸入此门。观此，可以尽断狐疑，专持佛号。期觐弥陀于寂光，永垂觉范于末世。（卓杖云）

自从海众西归后 举世咸皆照样行

（九）

西方慈父阿弥陀 誓愿宏深惠利多

但肯一心常忆念 定蒙接引出娑婆

净土法门，肇始于弥陀导师，演畅于释迦世尊，十方诸佛，出广长舌以赞扬，两土高僧，发金刚心而流布。修持轨则，平分四种，所谓持名，观像，观想，实相。持名最易，实相最难。然能持至一心不乱，心佛双忘，则实相妙理，当体全彰。是知持名，不异实相。而一代时教，百千法门，无非令人亲证实相而已。既证实相，则情空境空，心净土净。若长风齐鸣于万籁，如一月普印于千江。光明寿命，横遍竖穷，直与弥陀世尊，同一广大悠久。如是，则何经非净土之经，何行非净土之行。是知此法，总括法藏，全事即理，全妄即真。因该果海，果彻因源。为入道之要门，

作九界之恃怙。（卓杖云）

净土法门如大海 千流万派尽朝宗

（十）

我心佛心众生心 是三毕竟无差别

若能返妄以归真 立见明生而暗灭

众生之心，与诸佛心，本自一如，了无二致。

众生迷故，妄受生死，而威神不减。诸佛悟故，亲证涅槃，而德相不增。所谓诸佛承众生愚痴之力，破尽无明，成等正觉，布大法云，施大法雨，俾热恼以清凉，令长夜以顿晓。众生承诸佛智慧之力，发生无明，轮回六道，造诸苦因，受诸苦报，迷佛性而不觉，忘衣珠而弗宝。向背迴分，力用实等。迷悟虽殊，心性无二。了此，则返迷归悟，舍生取佛。直教诸佛心中众生，心心作佛。众生心中诸佛，念念证真。若决江河，沛然莫御。然须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始可一得永得，不致半途而废。譬如客作贱人，为长者子，无量珍宝，不求自得。（卓杖云）

弥陀慈父法中王 甄陶凡圣证真常

（十一）

愿将秽土三千界 尽种乐邦九品莲

寄语南询诸上士 急求西去效普贤

吾人一念心性，不生不灭，非色非空。竖无初后，横绝边涯。不变随缘，历九界而不减。随缘不变，证佛道而不增。光明洞彻，受用自在，直与诸佛，无二无别。但由迷真逐妄，背觉合尘，致使生佛悬殊，苦乐迥异。由是世尊，广演言教。为实施权，备设五乘之阶位。开权显实，同归三德之法门。无非令其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。复还本有之天真，亲证无上之觉道。又欲普令三根，即生成办，特开净土，专劝往生。等觉菩萨，逆恶凡夫，咸使忆念弥陀，往生西方。良以仗佛慈力，俾凡夫顿出生死，菩萨速成正觉。实为法藏之纲宗，修持之捷径。各宜奋发大心，勿负本有佛性。（卓杖云）

但能托质莲池里 速证寂光常住身

（十二）

真如法性无形体 心色有空俱莫拟

清净庄严妙难思 不离动作云为里

真如法性，本无生佛凡圣之名。圆觉妙心，岂有人天升降之相。只因迷真逐妄，循流忘源。遂致六道轮回，永劫无已。大觉世尊，特垂哀愍，示以本有之家乡，导以归元之捷径。极谈净土，普劝往生。若能念兹在兹，持佛名号，日久月深，

力极功纯，自然能所俱寂，心佛两忘，不离当念，亲证三昧，彻了自心，获大总持。如是则尚住娑婆，便作弥陀之真子，未生极乐，已为大士之良朋。纵令根机劣弱，未克臻此，亦可现世福深寿永，千祥萃集于厥躬。临终圣应佛迎，长劫优游于净土。且道何以如此。（卓杖云）

葛倚乔松超万卉 水归大海王百川

（十三）

四色莲华间绿荷 一莲华载一弥陀

莫疑净土程途远 日日人生雨点多

乐邦教主，弥陀世尊，济度无方，津梁罔测。

在因发四十八种之大愿，得果摄十方九界之有情。

故致川流波赴，同归净域，海纳空含，悉证真常。

上之则观音势至，文殊普贤之大权菩萨，下之则

鸚鵡八哥，地狱饿鬼之具缚凡夫，若具真信切愿，

无一不蒙摄受。以其由己信愿，感佛慈悲，仗威

神力，直出五浊。既生净土，托彼胜缘，六根所

对，无非佛境。故得顿断烦惑，速登觉岸。古德

所谓余门学道，如蚁子上于高山。念佛往生，似

风帆扬于顺水。其慈隆即世，悲臻末劫，虽圣有

所不识，在凡又何能名。恳祈诸人，仰信佛言，

急求往生。（卓杖云）

圆发三心勤念佛 阿谁不育宝莲中

(十四)

拨波寻水原无水 识水成波水便流

欲得如来真解脱 众生心行急研求

佛与众生，心性本同，迷悟攸分，苦乐悬殊。

在众生则背觉合尘，具足无量烦恼惑业，功德智慧无由显现，如水因风动以成波。在诸佛则背尘合觉，具足无量功德智慧，烦恼惑业净尽无余，如波因风息而成水。若欲取佛舍生，背尘合觉，必须以佛境界，为增上缘，圆发三心，执持圣号，拳拳服膺，切切提撕，八风莫能动，万缘莫能移，念念返照心源，心心断除妄本。一旦力极功纯，心空境寂，无明净尽，佛性圆彰。自复本有之天真，以成无上之觉道。且道返本还元一句，作么生道。（卓杖云）

披拂浮云毕竟尽 自然明月朗中天

(十五)

若人但念弥陀 是名无上深妙禅

三乘十地个里出 六度万行体中圆

净土一法，超越诸法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

无机不收，无根不被，无法不摄，无行不圆。上之则范围十方，下之则拯济三途。偏圆顿渐一切

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。大小权实一切行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不断惑业，得预补处。即此一生，定证菩提。九界众生离此法，上不能圆成佛道。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生。自华严劝进之后，尽虚空世界海一切菩萨，无人不求生净土。由祇园演说以来，凡西天东土中一切著述，有愿皆导归莲邦。是为无上法王，第一慈父。唯证乃知，非言可喻。（卓杖云）

圆发三心超九界 不离当念得自在

（十六）

西方有路少人登 一句弥陀最上乘

把手牵他行不得 直须自肯始相应

净土法门，犹如大海。竖深无底，横广无涯。

遍纳百川，普吞万派。无边教网，皆为注脚。无量行门，总作庄严。是故华严海众，尽遵十大愿王。法华一称，悉证诸法实相。十方诸佛，出广长舌相以赞扬。历代高僧，发金刚誓愿而流布。诸人既朝佛海，当入普门，以观音之返闻，持弥陀之圣号。如鸡伏卵，如子忆母，朝斯夕斯，念兹在兹。忽尔心佛双忘，前后际断，自然迷云尽而性天朗耀，秽业消而净报现前。入佛境界，同佛受用，不离当念，亲证法身。然后乘本愿轮，

入生死海。尽来际以度脱有情，空生界而齐成佛道。（卓杖云）

由斯荡荡平平道 直下归家见主翁

（十七）

一句弥陀实中权 须知教内有真传

洪名举处凡情断 云散长空月在天

法藏汪洋，莫测深广。佛地遥远，谁至封疆。

不依逗机之教，何能彻底掀翻。若得方便之门，自可直下证入。由是世尊，发大悲心，普令众生，专修净业。俾具缚之凡流，持弥陀之圣号。以彼果德，作此因心。转变凡情，成就圣智。由厌秽以离秽，如濯垢以无垢。因欣净而获净，若染香而得香。三毒断而三智圆明，六贼灭而六通自在。深入于萨婆若海，高登夫阿鞞跋地。于一念中，遍十方以上供诸佛。尽未来际，穷法界以下度众生。虽然如是，且道即凡成圣一句子，毕竟又作么生道。（卓杖云）

因地而倒因地起 转凡成圣即此理

（十八）

一句弥陀空假中 千门万派尽牢笼

念到心佛双忘处 瞥地新逢旧主翁

净土旨趣，其妙莫测。一真绝待，三谛圆融。

因该果海，生佛原自一如。果彻因源，凡圣本无二致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直指人心者，犹当逊其奇特。即生念佛，即生成佛。历劫修证者，益宜仰其高风。普被上中下根，统摄律教禅宗。如昊天之总覆群伦，犹厚地之均擎万象。有教无类，若时雨之润物，三草二木俱畅茂。有归斯受，似大海之纳川，千江万水尽朝宗。诸人欲出生死，急宜拳拳服膺。直使己心佛号，打成一片，不分自他，了无能所。则本有妙性，方可彻底全彰。无上菩提，速得究竟圆满。（卓杖云）

专念如来无量寿 即随势至证圆通

（十九）

佛真法身了无相 应机赴感常适当

月印千江绝参差 春育百卉咸条畅

佛真法身，充满法界。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不动真际，普应群机。适相符合，了无参差。犹如温和阳春，普育百卉，而春何容心。亦若清凉皓月，遍印千江，而月不致意。故华严经云，佛身充满于法界，普现一切众生前，随缘赴感靡不周，而恒处此菩提座。山僧不喜顺水扬帆，最好逆风把舵。且问诸人，还曾见佛身也么。若道不曾见，既充满法界，则二六时中，在汝诸人六根

门头，放光动地，为甚么不见。若道曾见，佛身是何相貌，试道道看。（良久云）诸人既各吝答，山僧不免代一转语。（卓杖云）

光华晓日腾云起 泛滥秋潮浮海来

（二十）

如来福德智慧相 全在众生一念中

风扫浮云究竟尽 普天俱见日头红

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。迷悟攸分，升沉迥异。

虽则迥异，体原无殊。如金在藏中，珠系衣里，由不了知，妄受贫穷。若遇智者，慈悲指示，则无尽宝藏，原是固有家珍，随意受用，从兹得大自在。所以世尊初成正觉，叹曰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，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。若离妄想，一切智，自然智，即得现前。当知迷之则智慧德相，全成妄想执著。悟之则妄想执著，原是智慧德相。犹如水结成冰，冰消成水。诸人急须反观内照，复本心性，庶不致迷己而逐物，埋没法王身。且道如何是法王身。（卓杖云）

天光云影谭真谛 山色溪声现玉容

（廿一）

菩萨清凉月 游于毕竟空

众生心水静 菩提影现中

菩萨念念欲度众生，众生心心忆念菩萨，犹如两镜交含，千珠互现，感应道交，自蒙济度。若无诚心，即难获益，是自障蔽，非菩萨咎。圆通大士，誓愿宏深，济度无方，津梁罔测。刹刹尘尘，在在处处，有求皆应，无感不通。如一月普印于千江，了无前后差别之异，而千江俱现乎一月，或有明暗去来之殊。须知菩萨之心如月，众生之心如水，水清而静，则月现全体，月非取水而遽来。水浊而动，则月无定光，月非舍水而遽去。在水则有清浊动静，在月则无取舍去来。若依此义，以感菩萨，定然业障消除，智慧开发，了自心于当念，成佛果于将来。虽然，因斋庆赞，又作么生。（卓杖云）

一诚有感千华座 万福无疆百世昌

（廿二）

菩萨恩泽遍十方 檀信投诚即蒙光

欲知感应道交处 请看一月印千江

菩萨之心，具大慈悲，如天普盖，似地均擎，无一众生，不欲度脱。众生之心，具大威神，了无一恶，圆满众德，本与菩萨，无二无别。只因随顺染缘，故致迷昧本体。譬如暗室触宝，非但

不得受用，反更受彼损伤耳。诸人不惮梯山航海，来此供养菩萨，饭僧请法，到底承谁之力，还能了知也么。若能了知，何善如之。设或未了，必须至诚恳切，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，称其名号，于念念中，返观内照，看此音声，起从何起，落向何落，力极功纯，彻见心源，方知自心，本自清净。所谓众生者，即非众生也。（卓杖云）

不经一番寒彻骨 争得梅花扑鼻香

（廿三）

般若智力不思议 一照顿空五蕴聚

诸人既欲度苦厄 何不奋志以仰企

五蕴本体，即如来藏。众生不了，妄起贪著。由兹一迷，永劫轮转。唯我大士，以般若智，照见蕴空，度诸苦厄，圆成觉道。夫此正智，如大火聚，四面皆不可入，入则被烧。如清凉池，周围悉可以濯，濯则离垢。如阿伽陀药，普治众病。如转轮圣王，统辖四洲。如金刚王，能坏一切，不被一物所坏。如太虚空，能含万象，了无一法能逃。诸人各宜效彼先觉，反照蕴性。照体一立，蕴聚顿空。从兹契深般若，度诸苦厄。无明尽而妙性全彰，诸法空而无生彻证。随彼诸佛，成无上道，继斯列祖，传不二宗。虽然，更有佛祖不

传之妙，诸人还委悉也么。（卓杖云）

无云横岭上 有月落波心

（廿四）

心境二法两敌立 无边生死由此起

若能当境了无心 即证本有如如体

现前一念之心，原自无生，因境方生。现前一切诸境，从本非有，因心故有。迷者迷境即迷心，悟者悟心即悟境。所谓根尘同源，缚脱无二。亦如因地而倒，因地而起。若能了知境即心故，则境不可得。心即境故，则心从何有。自然两头坐断，中道不居。离凡圣之假名，契佛祖之心印。圆无上之觉道，证常住之法身。山僧上来所说心境相生相泯之义，或恐诸人未能谛信。不免引个古德，为作证明。盘山云，心月孤圆，光吞万象，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，光境俱忘，复是何物。诸人还了知也么。（卓杖云）

水流还到海 月落不离天

（廿五）

拨动曹源一滴水 直下流通遍大千

若人稍取沾唇吻 五蕴空虚万德圆

若论个事，人各现成。具足圣智，了无凡情。只因迷妄，顿失本明。致令佛性，反作众生。诸

人既欲返本還元，追踪先觉，须识曹溪法味，用续心宗。昔有僧问法眼禅师，如何是曹源一滴水。法眼云，是曹源一滴水。其僧不会厥旨，如入暗室，不见自身。天台韶国师，适在其傍，一闻此语，如桶底脱。法眼云，汝见个甚么道理，试道看。韶公云，是曹源一滴水。眼遂印可。且道此僧韶公，同闻此语，因甚有悟不悟，试检点看。若检点得出，正好于生死热恼海中，布大慈云，澍大法雨，普润一切枯槁众生。若检点不出，且看检点不出的，是个甚么。（卓杖云）

高山流水调 子期始知音

（廿六）

一切诸恶皆莫作 所有众善悉奉行
身心清净绝尘垢 无上佛道速圆成

如来出世，教化众生，无非欲令摄身口意，断恶修善，复本心性，成无上道而已。昔白居易问鸟窠禅师，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师曰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白曰，三岁孩儿也会恁么道。师曰，三岁孩儿虽道得，八十老人行不得。刻论此语，唯佛究竟。世人无知，视为浅近。所以德不加修，过不加改，永劫轮回生死耳。然此两句，便是第一义谛。若欲亲证，当于日用中求。凡背忠孝节

义者，彻底摆脱。凡合忠孝节义者，通身荷担。必使人欲净尽，天理流行。自然妙性全彰，直同云开月露。方知前来断恶修善，尽属第一义谛本地风光。虽然，因斋庆赞，又作么生。（卓杖云）

千祥云集 百福骈臻

（廿七）

借问此心何所似 犹如随色摩尼珠

众色现时识本体 圆成无上佛菩提

常住真心，涅槃妙性。佛与众生，初无二致。

只因日用不知，遂成长劫轮转。须知此心，无始至今，终日随缘，终日不变。终日不变，终日随缘。虽随缘而究竟不变，如金铸佛炮而善恶迥殊，体无改异。虽不变而任运随缘，如镜当胡汉而妍媸迭现，质不减增。随染缘则轮回六道，随净缘则超越三乘。升沉虽殊，心性不二。如摩尼珠，随色各现，遇白则白，逢黑则黑，变现不一，本体如故。若能于正随缘时，彻见不变之体，是人即可与三世诸佛，历代祖师，比肩齐立，把手共行。虽然，且道不变之体，作么生见。（卓杖云）

山花开似锦 涧水湛如蓝

（廿八）

吾人介尔一念心 远离空有诸名相

千贤万圣莫能宣 其体非真亦非妄

真如妙心，圆明觉性，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。实成佛之正因，乃智慧之根本。非无非有，四句之过圆离。即色即空，二边之偏俱遣。断真妄之假名，绝生佛之称谓。圆铎铎，光烁烁，五眼莫能覩其体。净裸裸，赤洒洒，四辩未可宣其相。迷此心者，名之为凡。妄受无边生死苦，而功能不减。悟此心者，号之曰圣。常享无尽涅槃乐，而力用不增。迷悟攸分，升沉立判。苦乐虽异，本体无殊。山僧不惜口业，普为诸人，出尘中之大经，示衣里之明珠。请各领纳家珍，随分受用。且道如何即是。（卓杖云）

脚底头巅明的的 声前色后露堂堂

（廿九）

应无所住而生心 生心毕竟无所住

不动真际涉众缘 明月影现万川内

菩萨依真而住，故住无所住。随愿生心，故生无所生。故般若经云，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无所住者，了知根尘本空，识性如幻。似梦里之山川，如镜中之花柳。故能居尘不染，了无世俗贪著之心。佛法僧宝，当体即真。菩提涅槃，唯心本具。因兹称性起修，不见能修所修之相。生

其心者，以此无住之妙心，圆修无作之道品。云布度门，波腾行海。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但期普利自他，不惜头目髓脑。破二执以净尽，达三轮之体空。无住而生心，生心而无住。寂照不二，真俗圆融。所以六祖一闻，顿证真常。还识六祖证处么。（卓杖云）

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

（三十）

禅机本自离言诠 妙体圆成修证先
独耀灵光触境识 拈花便可续心传

真如妙性，人各圆成。非心非色，离相离形。空有俱不可拟，凡圣皆莫能名。头头总是，迷之则当面错过。法法咸非，悟之则举体昭明。故汾山云，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但离妄念，即如如佛。诸人既参西来大意，期续向上宗风。于根尘门头，还曾识得独耀灵光否。若或未能，山僧不免饶舌。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辨香，在舌谈论。只因合尘而背觉，逐妄以迷真。致使本有涅槃妙心，永劫沉沦于生死。无上如意宝珠，长时埋没于情尘。（卓杖云）

山僧特地重拈出 雨宝敷珍贍济贫

（卅一）

闻性本具圆通常 动静寤寐总昭彰

若能返闻闻自性 娑婆当处即寂光

娑婆教体，妙在音闻。一念闻性，成佛根本。

声有不生，声无不灭。一切众生，从无始来，迷背本闻，循声流转。但求多闻，不解观心。纵持诸佛所说之法，不了自己能闻之心。则不能契会本有，领纳家珍。所以楞严经云，将闻持佛佛，何不自闻闻，返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观世音菩萨，往昔蒙观世音如来，教以从闻思修，入三摩地。遂得入流亡所，证真圆通。诸人当于闻声之后，及未闻之前，返观此之闻性，为因声而生，随声而灭耶。为不因声而生，不随声而灭耶。如是观察，功纯力极，自然闻尘清净，闻性昭彰。则观音大士，不能独美于前。现未海众，皆得媲休于后。虽然，且道末后一句，又作么生。（震威一喝）下座。

（卅二）

知见立知无明本 知见无见即涅槃

无立一时俱摆脱 妙谛千圣不能传

众生沉沦生死，诸佛获证涅槃，皆由一念，以为根本。然此一念，本具真戒真定真慧，原无

妄贪妄瞋妄痴。众生迷背自心，向外驰求。于本具者，不能了知。于原无者，认作实法。遂因六根，触对六尘，引起六识，从兹发生无量种种知见。不知根尘本空，识性如幻。不能返观内照，复还本体。以致轮转生死，无有了期。若知即此现前所有知见，本自不生。自然于诸尘境，不起攀缘。尘既不缘，根无所偶，即得速证菩提涅槃。故楞严云，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。知见无见，斯即涅槃无漏真净。正所谓万境本闲，唯心自闹。一心不生，万法俱息。且道末后一句，又作么生。（卓杖云）

春到花枝上 月落寒潭中

（卅三）

个事无时不现前 法法头头本天然

触境若能识自性 何劳更问祖师禅

若论第一义，在诸人分上，本自现成，无余无欠。头头显露，法法全彰。直同花放春来，不异渠成水到。向行住坐卧内，显本神通。于见闻觉知中，作大佛事。咳唾掉臂，著衣吃饭，一一皆是西来意，般般总契祖师禅。三际坐断，了无始终之迁变。十界平沉，何有寒暑之往还。如朗月以中天，川川俱现。犹水银之堕地，颗颗皆圆。

允矣难名难状，诚然最妙最玄。古人于千百年前，预知诸人现在所证之自受用三昧，悬作一偈以颂曰，一气不言含有象，万灵何处谢无私，夹路桃花风雨后，马蹄无地避残红。（卓杖云）

欲知末后作么云 且听万象举似君

（卅四）

拄杖擎天柱地 彻透西来大意

敷座诸人眼中 宣扬第一义谛

（举杖云）一条拄杖活如龙，体本寂然用无穷。收来安置微尘里，放去包裹太虚空。敷珍雨宝等闲事，作楫为霖莫致功。若是具眼禅和子，与夺皆可振宗风。古德云，汝有拄杖子，夺汝拄杖子。汝无拄杖子，与汝拄杖子。又云，汝有拄杖子，与汝拄杖子。汝无拄杖子，夺汝拄杖子。且道两番与夺，是同是别。同别且置，诸人还识拄杖子么。此拄杖子，本无有生，故劫成而不生。本无有灭，故劫坏而不灭。虽有形相，五眼毕竟莫瞻窥。具大力用，十界悉皆赖依托。虽然，今事门头，又作么生。（卓杖云）

一拨拨动向上机 立见龙腾与豹变

（卅五）

第一义谛了无言 言与无言总皆是

譬如厚地并高天 举世无人能回避

若论第一义，正好卷席散。目击而道存，方是英烈汉。须菩提宴坐石室，天帝释雨花赞叹。诸菩萨各说不二，维摩诘默然不辩。是知心通妙谛，无说而炽然常说。神契真乘，无闻而法尔恒闻。了此，则青青翠竹，总是真如。郁郁黄花，无非般若。日往月来，原属常住之相。云飞川逝，方见不迁之形。雷震风摇，冰消叶落，鸦鸣鹊噪，山色溪声，一一皆谈实相，般般全露法身。诸人从朝至暮，六根所对一切境界，何一非是。又何待山僧鼓唇饶舌，方为第一义哉。因兹不惜口业，彻底道破。虽然，因斋庆赞一句，又作么生。（卓杖云）

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

（卅六）

第一义谛何用谈 森罗万象交相诤

雨打葡萄棚落地 风吹杨柳絮上天

若论第一义，不但山僧无法可说，即三世诸佛，亦当口挂壁上。虽然，道本无言，因言显道。且从第二门头，直指向上一路。若于山僧未升座，维那未白槌以前，彻底荐取，犹较些子。否则骑牛觅牛，有何了期。诸人从朝至暮，动作云为，

皆承第一义威神之力，因甚当面错过。山僧不惜眉毛拖地，更为拈出。个事从来本现成，不妨逐一说与卿。岭梅庭柏常显露，夜雨秋风互举呈。空里白云浮片片，枝头好鸟鸣嚶嚶。水流花放勿错过，衣暖饭香自了明。仁义礼智备于我，喜怒哀乐岂是情。逢缘遇境能荐取，堪报佛恩度众生。且道末后一句，又作么生。（卓杖云）

有意气时添意气 不风流处也风流

（卅七）

向上一著法中王 森罗万象尽举扬

触目根尘俱脱落 无边热恼顿清凉

向上一著，如何举扬。龟毛拂短，兔角杖长。

非心非色，至大至刚。一尘不立，万德圆彰。形山无由秘，蕴聚岂能藏。离幻化之妄相，具寂照之真常。孤迥迥，不与万法为伴侣。活泼泼，独振佛教之洪纲。如鸟翔空兮无所住著，犹水入器兮任彼圆方。能为佛兮能为祖，堪作圣兮堪作狂。起心卜度兮顿失真觉，离念了知兮直达现量。从上佛祖，永用舟航。不执一法，头头显西来大意。不遗一物，人人示本地风光。兹者当仁不让，竭力赞襄。不用夷山填壑，不用剜肉做疮。在身则令其觉触，在舌则令其知尝。普使就路还家，亲

见本生爷娘。如何是本生爷娘。（卓杖云）

拄地擎天横宇宙 见闻堆里露堂堂

（卅八）

向上一著作么诌 法法头头总现前

千江有水千江月 万里无云万里天

向上一著，千圣不传。不生不灭，无变无迁。

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。凡不能减，圣不能添。无眼耳鼻舌身意，而眼耳鼻舌身意依此而知觉运动。无色声香味触法，而色声香味触法因兹以应机随缘。三乘十地个里出，六度万行体中圆。妙而更妙，玄之又玄。心欲思而丧虑，口欲谭而忘言。身子之智不能识，满慈之辩莫由诌。唯有释迦老子，与维摩居士，悲心真切，直示法源。不惜自己眉毛拖地，普欲群生鼻孔撩天。彻底显示于人，因杜口而默然。且道杜口默然，又显示个甚么。

（卓杖云）咦。

一气不言含有象 万灵何处谢无私

（卅九）

向上一著妙无穷 即离诸法非有空

若是顶门开正眼 触机莫不是宗风

向上一著，不易摸索。无相无形，难名难邈。

一切俱是，一切俱非。二边不立，中道不著。言

前领旨犹是钝，句下明宗亦是错。离念则全体显露，起心则彻底埋没。净裸裸，赤洒洒，圆铎铎，光烁烁。宣扬则广之又广，五时八教不能尽。契证则约而更约，拈花微笑便付托。从兹遍界流通，广开来学。各立纲宗以传心，共出手眼而接物。或面壁以安心，或磨砖以解缚。或扬眉瞬目，或擎拳竖拂。或行正令于一棒，或示指归于一喝。必使偷心死尽，法性活泼。如云开而月露，如天空而海阔。复还本有之佛性，永证自性之真觉。且道如何是真觉。（卓杖云）咦。

真觉覩面尚不识 且看不识是阿谁

（四十）

向上一著法界宗 无边法藏尽包融

三世诸佛从此出 凡圣同归化育中

向上一著，法界纲宗。非真非妄，无始无终。功等造物，妙协化工。一尘不立，万德攸丛。遍周灵蠢，磅礴华戎。父子承斯而慈孝，君臣以是而仁忠。犹元气之充塞宇宙，类太虚之泯灭异同。纵令积集惑业，乃居碍而不碍。直饶圆成福慧，虽处通而非通。一切俱非兮理超象外，一切俱是兮道契时中。性相交彻，事理圆融。识不能了，智不能穷。谓之为有兮不有，谓之为空兮不空。

洵乃铸佛果之钜范，澍法雨之神龙。迷之则枉轮七趣，悟之则直证大雄。诸人欲得这一著，识取自家主人翁。还委悉么。（卓杖云）

谛观俯仰视听处 一一为君现玉容

（四一）

向上一著亘八纮 彻天彻地甚分明

犹如荡荡大王路 举世无人敢不行

向上一著，离见超情。叵思叵议，难状难名。无始无终，无坏无成。色前非色，声后非声。深固幽远无人到，平坦正直宜汇征。花谭实相兮芳香郁郁，鸟说法要兮和鸣嚶嚶。岭梅庭柏常显露，夜雨秋风互举呈。触目明宗兮如水归壑，经耳得旨兮犹木向荣。能所双忘，三际坐断。根尘迥脱，万德圆明。既到高高山顶立，须向深深海底行。不离当处，直达觉城。境智混融，忍证寂灭。知见旋复，道契无生。得佛地之常乐我净，具乾德之元亨利贞。由是而上宏佛道，下济群萌。普使各获本妙觉心，从兹永劫恒享太平。诸人还识太平景象么。（卓杖云）

法界封疆无客占 故乡风月有谁争

（四二）

向上一著离言诠 不生不灭本天然

了无一法育万象 火里常开水里莲

向上一著，是何形容。不生不灭，非色非空。不在中间内外，不属过现未来。生死涅槃，到这里总是空花。众生诸佛，于此中悉是假名。寂兮寥兮，虽圆五眼无由睹。高也明也，纵具四辩莫能扬。无象而为万象之主，非法而作诸法之宗。圣由是而作圣，显诸德而不居德。凡以此而为凡，作诸过而不染过。非情虑之可拟，岂名言之能诠。迷之则永沉苦海，悟之则顿登性天。若能反观内照，直下即彻心源。展转以心印心，俾火尽而薪传，尽来际以续慧命，普令群伦面目共见未生前。且道未生前面目，作么生见。（卓杖云）咦。

一朝洗面摸著鼻 两孔出气大头垂

（四三）

向上一著离真妄 凡情本是如来藏

断除分别尽无余 即证毗卢刹尘相

向上一著，是何相状。非浊非清，非真非妄。四句圆离，百非安谤。妙用难思，奇勋无量。空非空兮有非有，背莫背兮向莫向。心欲思而虑亡，口欲谈而辞丧。只因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感诸佛称性而演畅。欲得旨归，须亲宗匠。宜神会于拂竖拳扬，勿错过乎水流花放。触目皆是菩提，动

念即成业障。直得一心不生，六根虚旷。身世俱殒兮究竟归元，人法双忘兮彻底了当。到此则海阔天空，云开月亮。涅槃生死同一如，烦恼菩提无二相。证常住之法身，息轮回之流浪。兹者既蒙敦请，当仁不让。一一和盘托出，各各普同供养。（卓杖云）咦。

勿效囫圇吞枣人 拈出滋味大家望

（四四）

向上一著提正令 摧魔制外陶凡圣

无始妄惑尽销镕 顿复本有真如性

向上一著，全提正令。妙用恢宏，威力雄劲。杀活自在，如金刚王刀。妍丑迴分，如摩尼宝镜。锋芒略露，则变豹腾龙。光焰一彰，则转凡成圣。直同水到渠成，宛若绳弹木正。顿令根尘迴脱，类长空雾卷而天开。定慧圆明，譬万川波澄而月映。由是而三乘安心，群魔乞命。天清地宁，国恩家庆。息幻化之轮回，离生死之陷井。论其体，则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心行处泯，言语道罄。包十虚而有余，尽三际而无竟。为法藏之纲宗，作修持之把柄。斯乃当人离念灵知之真心，随缘不变之佛性。只因妄想执著，永劫不能亲证。且道证时何如。（卓杖云）咦。

海湛空澄雪月光 普天匝地咸清净

（四五）

奋发最胜金刚心 受持如来金刚戒

入流亡所证寂灭 追踪往劫观自在

如来制戒，调御众生。为苦海之津梁，作畏途之善导。小根者依之，即得离恶道以生人天，证真谛而入涅槃。大根者依之，顿获复本有而具万德，灭无明以成佛果。卢舍那佛，以戒为体。以其恶无不尽，故名曰净。善无不圆，故名曰满。须知十方诸佛圆满报身，皆由严持净戒之所克证。汝等既为佛子，既受佛戒，必须仰效先觉，严净毗尼。宁可丧身失命，不令少有毁犯。始则清净三业，成大法器。终则宏范三界，作大导师。握万行之司南，获法藏之总持。断凡情以显圣智，报佛恩以度众生。（卓杖云）

因戒生定 因定发慧

三学圆明 芳继双桂

（四六）

戒为无上菩提本 持则圆成功德聚

迥脱根尘无所著 是名持戒第一义

大觉世尊，普令众生，复本心源，入佛境界。从始至终，唯戒是赖。若不持戒，尚不能得人天

有漏业系之身，何况具诸功德，圆成种智。譬如欲归故乡，无戒足则不能至。欲采众宝，无戒手则无所获。戒为祛烦惑之圣药，戒乃灭幻苦之良方。戒实出生死海之舟航，戒是登涅槃山之梯蹬。不持戒而修善，福尽还须堕落。能持戒以修善，因圆必成觉道。汝等持佛净戒，遇诸境缘，必须了知三轮体空，六尘即觉。自然根境不相黏，身心永清净。近为三有良福田，远作九界调御士。（卓杖云）

恪遵如来清净诲 定出娑婆超群萃

（四七）

处世清净如莲华 生在淤泥不染尘

对境无心绝瑕纇 彻见威音那畔人

一切众生，轮回六道。生死死生，生生死死。久经长劫，不能出离。如蛾赴灯，自取烧爇。如蚕作茧，自致缠缚。溯其本因，皆由不知自己一念心性，本来是佛。迷心逐境，背觉合尘。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。致令罪业山积，生死海深。大觉世尊，特垂哀愍。宏开戒范，普度群萌。于梵网经中，极口劝赞道，汝是当成佛，我是已成佛，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汝等发菩提心，受佛禁戒。必于有情根身，无情器界，了知五蕴本空，

六尘如幻。圆脱眼耳鼻舌身意，不著色声香味触法。从兹一念不生，三际坐断。诸惑尽灭，万德圆彰矣。（卓杖云）

慧风扫得长空净 佛日依然朗太清

（四八）

戒为无上菩提本 华严大教如是说

三业清净离瑕疵 若净琉璃含宝月

大觉世尊，出现世间，随众生机，广演言教。

约而论之，不出三学。三学唯何，谓戒定慧。戒能摄身，定能制心。照理破惑，唯慧是赖。三法互资，方获巨益。如手互洗，始得清净。最初入门，戒尤为要。纵至究竟，亦不舍离。戒为法界，统摄诸法。是知禅即是戒，戒即是禅。不但分无可分，亦且合无可合。所以梵网经云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。汝等既受佛戒，必须严持。直同浮囊渡海，不敢稍有破坏。初则执身不作，次则制心不起。从兹三业清净，三德圆彰。忍证无生，地登不退。方知自心，本来是佛。但因妄想执著，历劫不能证得耳。且道证得时何如。（卓杖云）

云开月露碧天朗 垢去光来宝镜明

（四九）

世间万象总归空 妙性圆明离始终
严净毗尼无毁缺 堪承佛祖古家风

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众生不了，妄起执著。顺境则贪，逆境则瞋。于中庸境，犹复愚痴。由贪瞋痴，造杀盗淫。一迷永迷，从劫至劫。轮回六道，了无出期。以是因缘，感佛悲愍。高张戒网，遍竖法幢。令其守口摄身，端心正念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复令返观内照，体究见闻觉知之自性。力极功纯，豁破见思无明之沉惑。方知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。我尚了不可得，境又从何发生。从兹六根清净，三德圆明。不著二边，不居中道。契无作之性戒，转无住之愿轮。普令法界有情，同登毗尼彼岸。（卓杖云）

谨受波罗提木叉 即生大觉法王家
（五十）

夙根深植莫移迁 不染尘缘结佛缘
戒检严明乐趣广 直同别有一重天

妙性圆明，本无生灭。虚灵洞彻，湛寂常恒。原离凡圣之名，岂有生死之事。无奈众生，迷背本心。妄起分别，由兹起惑造业，轮回六道。大觉世尊，愍兹含识。怀如意宝，甘受贫穷。由是运无缘之宏慈，起同体之大悲。示生世间，成等

正觉。高启梵网之法会，用垂出世之嘉谟。上摄三乘圣人，下摄六道凡夫。无论僧俗男女，天仙鬼畜，凡有信心，皆令受持。纵丧身命，不敢少犯。初则防非而制恶，继则断惑而证真。复其清净本然之心，还彼妙觉圆明之性。此世尊制戒，佛子持戒之大意也。汝等既受佛戒，各宜勉旃。（卓杖云）

彼既丈夫我亦尔 不应自轻而退屈

（五一）

戒为苦海度人舟 直越洪波到岸头
三业精纯无毁犯 超凡入圣乐优游

如来为一大事因缘，出现于世。初成正觉，便制波罗提木叉戒法。陶铸凡圣，范围九界。普令法界有情，同成无上觉道。故梵网经云，众生受佛戒，即入诸佛位，位同大觉已，真是诸佛子。是知戒律一法，上之则三贤十圣，依斯以破尽无明，入佛智海。下之则六道三途，仗此以顿离苦果，永绝苦因。洵为苦海之慈舟，迷津之宝筏，出生死之要道，证寂灭之大猷。若能身口意业，净等冰霜，一受之后，永无毁犯。兼以自愍愍他，自伤伤他，广发四宏，遍修六度，则涸烦恼海，入智慧海，离业系身，证清净身。凡有心者，皆

堪作佛。受戒佛子，各依教修。（卓杖云）

大冶洪炉无弃金 圣凡普使复初心

（五二）

罪从心起将心忏 心若灭时罪亦亡

心罪二俱不可得 彻见自性大法王

心本清静，由迷昧而反为恶源。身堪载道，因妄念而翻作罪藪。以故于六尘境，起颠倒心。不了本空，妄生贪著。直同狂象无钩，猿猴得树，腾跃跳踯，莫能禁制。大觉世尊，以是因缘，为制戒律，令其受持。忏已往之罪愆，如浣故衣。培将来之智种，如栽嘉禾。由摄身而渐至息心，从缠缚而转得解脱。是知根尘同源，缚脱无二。能持戒，则处处解脱。不持戒，则念念缠缚。缠缚之与解脱，同一六根。只分迷悟持犯而已。所谓心佛众生，三无差别，迷悟攸分，天地悬隔。有智之士，可不以甚深般若，照空蕴聚，以求尽度一切苦厄，而速成无上觉道乎哉。（卓杖云）

演若顿息失头狂 持戒功德不可量

（五三）

三戒威力不可测 能转三毒成三德

佛智全在众生心 逆流便可度无极

众生心性，与佛无二。以迷昧故，妄起无明。

由贪瞋痴，造杀盗淫。互相报复，轮转生死。忽升忽降，头出头没，久经长劫，莫能出离。吾佛世尊，为大医王，普疗众生，种种心病。心病虽多，三毒为本。唯兹三戒，能尽拔除。受律仪戒，严持无犯。制彼三毒，不发现行。制久心定，得定共戒。以定力故，伏惑不起。戒定力深，得道共戒。断惑证真，入流亡所。从此以后，有进无退，顿复本心，圆成佛果。既成佛果，常享三德，尽未来际，无穷无极。三毒三德，只此一心。迷则成毒，悟则成德。道远乎哉，触事而真。圣远乎哉，体之即神。汝等若能，刻骨铭心，不离当念，证法王身。（卓杖云）

戒检严净若冰霜 无边热恼总清凉

（五四）

戒为无上菩提因 能使凡身作佛身

心性本来无二体 随缘转变在当人

心性无常，从违莫定。习于恶则易，习于善则难。举目滔滔，尽弃本而逐末。居心抑抑，孰逆流而归源。故曰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不有模范，以为师导。则人欲日炽，危者终莫能安。天真日昧，微者竟无由著。以故我佛出世，调御众生。摄之以戒律，俾循规而蹈矩。示之以果报，

令趋吉而避凶。五戒十善，广辟人天之路。四宏六度，大开涅槃之门。是知戒为众生依止，苦海舟航。开遮持犯，悬明镜于心田。动作云为，凜冰霜于意地。常怀惭耻，不自暴弃。内则尊重己灵，外则仰慕诸圣。从兹复本心源，成无上道。以持戒之利益，度违戒之众生。汝等各宜精进，无负初心。（卓杖云）

佛与众生本一如 从违戒检致天殊
（五五）

无作戒体生佛齐 佛曾觉悟生曾迷
若于当念忘能所 立地圆成佛菩提

无作戒体，微妙莫比。心不能思，口不能拟。包十虚而有余，穷三际而无已。仰之弥高，不见其巅。探之弥深，莫测其底。为诸佛之本师，是菩萨之慈母。人人具足，各各依止。尚无形迹，何有生死。只因最初一念不觉，遂致无端逐境迷理。由是妄想勃兴，人我顿起。内结贪瞋痴爱而不休，外行杀盗淫妄而不耻。以故忽升忽降，长轮六道。头出头没，了无一恃。如来视诸众生，皆若赤子，垂手提携，援出水火。俾断爱见之尘情，受以归戒之芳轨。因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定慧圆明，亲见自己。如是则非但不孤佛化，不负

己灵，而兼可以作众生导，为如来使。且道如何便见自己。（卓杖云）

处处绿杨堪系马 家家门首通长安

（五六）

有慧无福慧不真 有福无慧福不纯

福慧具足成正觉 福慧俱无久沉沦

欲成无上觉道，必须福慧具足。欲得福慧具足，须入净戒华屋。法门无量，不出六度。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五度，总名出世福德。般若一度，名为出世智慧。五度如盲，般若如导。五度无般若，便成住相福德，只获人天小果，不能究竟到彼岸，不得名为波罗蜜。般若如心，五度如身。般若无五度，虽有觉照，了无施为，亦不能究竟到彼岸，不得名为波罗蜜。六度互资，法法皆到彼岸。如两手互洗，一一各得清洁。而持戒一度，通前该后，尤为切要。诸佛以能持戒故，福慧两足，得证究竟涅槃。六凡以不持戒故，福慧全无，沉沦生死恶道。欲出尘累，戒为第一，汝等佛子，各宜努力。（卓杖云）

福慧何曾离当念 持犯原只在一心

（五七）

自心清净了无尘 凡则日昏圣日新

若肯严持佛禁戒 云收雾散见天真

真源湛寂，觉海澄清。本无能所之端，岂有凡圣之迹。但由瞥尔情生，偶然失念。遂致识浪陡起，鼓动于真源。妄波勃兴，翻腾于觉海。从兹循流忘返，背智长驰。随生死以漂沉，逐声色而贪染。以向背之差殊，致十界之果报。由迷昧之深浅，判六道之坠升。欲令返本还源，务须制情灭妄。制灭之法，莫善于戒。不持戒，则虽具圣智，全体变为凡情。能持戒，则不离凡情，直下即成圣智。喻如水结成冰，冰融成水，冰水同一湿性，而流结不同者，以其所随之缘，有寒温之各异也。了此则严持净戒，背尘合觉，如丧考妣，如救头然。纵令千圣齐挽留，撒手向前不回顾。受戒佛子，各宜努力。（卓杖云）

戒网高张为世范 无边苦海尽干枯

（五八）

四宏三聚义无边 罄摄法门妙莫诠

三世如来从此出 圣凡判自犯持间

佛说一切法，治一切心。众生之心病无量，如来之法药亦无量。然总举大纲，取要而言，三聚净戒，四宏誓愿，摄无不尽。喻如月到中天，春回大地，万川普印，百卉齐荣。今为汝等，合

而明之，三聚者何，第一律仪戒，无恶不断，即第二宏誓，烦恼无尽誓愿断也。第二摄善法戒，无善不修，即第三第四二种宏誓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也。第三摄众生戒，无生不度，即第一宏誓，众生无边誓愿度也。只此三聚四宏，十方三世诸佛度生妙法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允为佛法之纲宗，入道之轨范。舍此，则圣无接引之方，生莫能度。凡绝修习之路，佛无由成。（卓杖云）

十圣尚遵如是义 六凡敢越此嘉猷

（五九）

持戒定能脱苦轮 须同形影两无分

我人四相尽捐却 克证真常法性身

夫戒者，入道之初基，却恶之前阵。伐烦恼树之利斧，愈生死病之神丹。十方诸佛，依之而证菩提。一切菩萨，由之而得解脱。无尽法藏，举一全收。彻上彻下，无比无俦。法门之妙，更无过者。所谓此是微尘佛，一路涅槃门。过去诸如来，斯门已成就。现在诸菩萨，今各入圆明。未来修学人，当依如是法。刻论性体，生佛本同，迷悟攸分，持犯立判，持戒作圣，犯则作凡。良由众生情生智隔，想变体殊。外则妄见山河大地，

明暗色空。内则妄见四大五蕴，见闻觉知。喻如一翳在眼，空华乱坠。不了当体本空，故受长劫轮转。汝等欲复本心，直契果觉，但当谨遵毗尼，严持无犯。自然摸著娘未生前本有鼻孔。且道如何即是。（卓杖云）

几处齐呼几处应 一回相见一回亲
（六十）

严净毗尼孝道隆 佛乘深植此心中
世间出世咸依止 万别千差一贯通

世出世间，罔不以孝为本。欲尽孝道，必须严持净戒。盖以至德要道，儒释同宗。而现生后世，利益殊致。先意承志，服劳奉养，竭己之力，悦亲之心，不亏其体，不辱其亲，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。世间孝道，唯此而已。若于服劳奉养时，委曲宛转，开谕亲意，俾其归依三宝，斋戒念佛，生则养其口体，死则导其灵魂，使亲神超净域，业谢尘劳，莲开上品之华，佛授一生之记，此即世间孝，而兼出世之孝，乃唯约养亲而局论也。若能受佛禁戒，谨守无犯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依佛言教，自行化他，普令断惑证真，超凡入圣，是名究竟孝顺父母师僧三宝，乃孝之极致也。如是行孝，速得成佛，凡有心者，

各宜勉旃。（卓杖云）

孝道若能如是行 堪名无忝尔所生

（六一）

五戒全体是五常 直同两镜各交光

虽云教理分通局 总为群迷还故乡

五戒大旨，不异五常。但其制有亲疏，而其益有远近。若合而明之，则不杀，即是仁。不盗即是义。不邪淫，即是礼。不妄语，即是信。不饮酒，则心不昏而神明，意不乱而志凝静，即是智。若详而论之，儒者盛德君子，但远庖厨，虽云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然犹刍豢悦口，居常食肉，衷怀安舒，不生痛伤。佛则从巨至细，有形无形，凡有心者，悉令得所。生则不忍损伤，死则导令脱苦。远解过去之业缚，预培未来之慧根。令持戒者，初则制身不作，继则制心不起，渐至人我情空，能所相灭，破尽无明，复本心性，裂尘劳网，入解脱门。可谓三界大师，四生慈父，圣中之圣，天中之天，德逾乾坤，恩深沧海。杀戒如是，余可类推。除彼一阐提，孰闻不信受。

（卓杖云）

佛恩历劫不能宣 略示端倪使自怜

（六二）

惭愧为服忍辱衣 欲证法身勿暂离

万行由斯皆具足 速成无上佛菩提

信戒闻舍，慧及惭愧，名为七圣法财，洵属出尘要道。前五为财，后二为守财人。财无人守，随即亡失。以故惭愧二法，更为切要。惭则内自警惕，尊重己灵。愧则外师景行，仰慕诸圣。蘧伯玉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孔子以德不修，学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为忧。颜子四勿，曾子三省，孟子谓人不可以无耻。世间圣贤，莫不致力于此。遗教经云，惭耻之服，于诸庄严，最为第一。惭如铁钩，能制人非法，是故常当惭耻，无得暂替。若离惭耻，则失诸功德。涅槃经云，世间有二种健儿，一者自不作罪，二者作已能悔。是知具足惭愧，则烦恼惑业，直下消除。功德智慧，速得圆满。契无作之戒体，证清净之法身。汝等若能常怀惭愧，严持净戒，则无边利益，当自证知。（卓杖云）

仰副佛化证己灵 全凭惭愧作典型

（六三）京都白云观方丈道士高仁峒设千僧斋上堂法语

三教由来共根源 根源起处莫颠预

一轮明月当空照 万水千江影尽圆

兹有京都白云观方丈，护法道友，仁峒高公，稟柱下之真传，作玄门之领袖，踞白云之丈室，为黄冠之依归。欲参普门，故朝第一名山。广结众缘，因设千僧大斋。又以心期宏道，志在利人，敦请山僧，升座说法。欲使大众咸知，教虽有三，道本无二。山僧不免烦木上座为众指出。（举拄杖云）大众看看，这个是儒耶，道耶，释耶。若能直下了然，管取人我相除，参学事毕。一尚了不可得，三又从何而立。若或未了，不免葛藤一上。夫道无形相，如春在花枝。人有彼此，如像含古镜。虽万像各异，而原是一镜包涵。纵千花竞秀，而本从一气化育。全多即一，全别即同。了此，则法法圆通，头头是道。从朝至暮，动作云为，无不是老子之常道，孔子之至诚之道，与夫达磨西来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道矣。虽然，高公是一通方作家，不妨更进一筹。且道镜空花落时，又作么生。试下一转语看。（良久云）

白云影里仙人现 手把红罗扇遮面
急须著眼看仙人 莫看仙人手中扇

（六四）盛宫保千僧斋上堂法语（求寿）

虞廷曾咏股肱良 中外协和庶事康
宿受如来亲付嘱 永为梵宇作金汤

兹有江苏省，常州府，武进县，△△界下人氏，寄居本省松江府上海县，△△庙界下，护法信官，议和钦差大臣，铁路督办，杏荪盛公，宫保大人。读书学道，常存伊吕之深心。发政施仁，大立周召之鸿业。和中外以辅弼金轮，福黔黎而督修铁路。夙植德本，感禄位至极尊隆。续修福因，愿寿算无有限量。祈家门以迪吉，祝国界以安康。故遣贵使，来山进香，供普门之大士，斋千众之僧伽。遍给静室之道粮，大增梵宇之光辉。敦请山僧，升座说法。山僧不免烦木上座，当阳举出。（举拄杖云）还见么。（卓一卓云）还闻么。诸人若果顶门有眼，于此见闻亲切，岂特直契佛心，续佛慧命于永劫，顿明自性，宏禅法道于将来。始知盛公寿等虚空，亘古今而无灭。智逾日月，一明暗而不昏。眷胄悉预国桢，子孙咸貽世范。兼使华夷同膺多福，中外共纳千祥。王道荡荡，人各遵行。不动干戈，坐致太平。且道末后一句，又作么生。（卓杖云）

应现宰官身 广发菩提心

欲证无量寿 返闻自闻闻

（六五）为本厅张镇台上堂法语

多生深植善根苗 屏翰法门卫圣朝

若问西来第一义 请看旭日出云霄

兹有本厅护法信官，总戎大人，连胜张公，同夫人李氏，少爷△△，来山进香，顶礼圆通大士。上祝国运昌泰，启建水陆道场。用荐考妣宗亲，特设如意大斋，普供僧众，广结良缘。敦请山僧，升座宣扬第一义谛。山僧不免随机指示，就位敷陈，只如总戎平生，允文允武，为翰为屏，精忠贯日月，浩气塞天地。军威镇于遐域，祸乱消于未萌。且道承谁之力，致令如是。若能识得，则先亡速登净土，己躬福寿绵长。兰桂敷荣于阶下，乔梓用宾于明王。纵令不识，明珠依旧在衣里，见闻声色露堂堂。拄地撑天横宇宙，功勋举世莫能量。虽然如是，因斋庆赞一句。又作么生道。（卓杖云）

太平本是将军定 乐得将军享太平

按，定海县，清代称定海厅。普陀山乃定海所属，故云本厅，即定海也。（戊戌孟冬晦日慧容识）

（六六）为本厅△镇台上堂法语

诗咏干城与爪牙 威镇四夷卫中华

更有一般奇特处 赤心拥护法王家

兹有本厅护法信官，总戎△军门大人，前者

因事来山，顶礼普门大士，用祝国界安宁。复欲广结良缘，普供大众。以公务无暇，随即乘轮而去。兹者夫人△太太，续来进香，特设香斋，用补前愿。敦请山僧，升座说法。（举拄杖云）这个是杀人刀，活人剑，军门承这个力，身作干城，卫护皇朝。镇军威于遐域，消祸乱于未萌。夫人承这个力，志慕大觉，笃修净业。垂母仪于闺阃，作师范于女流。佛法军法，本无二致。失念得念，原是一心。若能一心念佛，妄念直下灭除。自然一丝不挂，万虑全消，五蕴空寂，六根清净，三惑断而三昧成就，万善具而万德圆彰。亦犹运筹有道，制敌得法。则兵不血刃，野无烽烟。自然渠魁授首，从凶归命。举寇仇皆为赤子，尽叛逆总作良民。法无定相，遇缘即宗。会得的头头是道，法法皆真。杀人刀，活人剑，二者原来无背面。放下提起细参详，色前声后常显现。虽然，因斋庆赞一句，又作么生道。（卓杖云）

将军主帅常惺惺 不动干戈定太平

补袞调羹辅圣主 为霖作楫济苍生

（六七）为河南光州何明府为父母求寿上堂
法语

（父子同作知县）

洙泗渊源通灵津 未叩禅关那知音
性与天道触处是 孝心切处见佛心

兹有护法信官，△△何公，为祈令严△△，令慈△△，寿山耸峻，福海洪深，爵位高升，身心康泰。不惮梯山航海，来礼普门大士，至诚恳切，频加祝祷，企垂慈愍，速获感通。又复特设香斋，广结良缘，敦请山僧，升座说法。山僧嘉美孝心真切，不免就此指归向上。孝经云，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梵网经云，孝名为戒，孝名制止，孝顺至道之法。是知此一念孝心，贯彻古今，包罗太空，不生不灭，无始无终，居凡不减，在圣不增，迷之则枉沦六道，悟之则速证圆通。为天地之范围，作万象之化工。若能识得，不但亲见椿萱寿量，地久天长。严慈福泽，山崇海阔。且令孔子心法，历万古以常明。如来慧命，经尘劫而永续。上报君亲之重恩，下启黔黎之多福。还委悉么。（卓杖云）

鼓响钟鸣声震耳 擎拳竖拂影凝眸
如来心法原无隐 见闻堆里为君酬

论文

沈荷生生西决疑

（印光大师评沈授人录）

世出世间一切诸事，皆由内因外缘而得成就。荷生小子，宿世固有善根。若不蒙其父教令念佛求生西方，并预闻临终助念之益者，决难正念昭彰，念佛而去。以一觉痛苦难过，若遇不知轻重之眷属，必至为之痛惜安慰，破坏正念。凡情既起，佛念即灭矣。此时极为要紧。修净业者，均当预讲。或以后生小子，念佛未久，何以便得往生。须知往生西方，全仗佛力。倘有真信切愿，十念尚能往生，况荷生从事净业，已有年余乎。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第十八愿云，若有众生，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第十九愿云，若有众生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至心发愿，欲生我国，临寿终时，假令不与大众围绕，现其人前者，不取正觉。第二十愿云，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系念我国，植众德本，至心回向欲生我国，不果遂者，不取正觉。由此三愿观之，知佛之念众生，甚于

众生之念佛。凡临终人，果具信愿念佛求生之诚，又得眷属诚勸助念之力，于斯佛正垂慈接引之时，若无顽冥无知眷属破坏，决定可以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，固不须论修持之久暂也。十念尚生，况余年乎。况眷属众僧之相助乎。如人堕海，忽遇救船。有相助者，则上船。有相破者，仍堕海。生死存亡，只在瞬息间耳。于此上船一助一破既不疑，又何于助念破坏生疑乎。于此生疑，即不信佛言，纵修持力深，亦难往生。何以故。以有此疑情，便与佛不相应故。既与佛不相应，则何能承佛慈力乎。凡修净业者，必须深明此义，则不负佛恩，不虚己愿矣。

心经经义略说

此经要义，在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二句。乃结集经者，撮取菩萨所说之纲要，而著此二语耳。色不异空之空，不可作空无之空解。以空无之空，是顽空故。此所谓空，即是真如实相。无名无相，而能显现世出世间一切诸相，所谓诸法实相者是也。言色不异空等者，以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当体即是如来藏性。但以迷而未悟，遂成五蕴等法（合之即是五蕴，开之则为六入十

二处十八界。实则五蕴悉皆圆具）。下文是诸法空相，即指此五蕴不异空，空不异五蕴，五蕴即是空，空即是五蕴之相。此相即是真如实相。此相无相，故以六不显之。又恐但执理性，不务事修，复以十三无显之。以见迷此真如实相，则为五蕴六根六尘六识。由此而有苦集二谛，流转十二因缘，轮回生死，了无出期。悟此真如实相，以此五蕴根尘识法，修道灭二谛，及还灭十二因缘，以至六度万行，由兹彻证无余涅槃（智，即六度之般若。度，即得所证之大般涅槃，亦即究竟涅槃）。虽有生死剧苦，涅槃常乐，而于真如实相之中，了无所有。迷者谓有此凡圣苦乐诸相。悟者谓此诸相，一一皆是真如实相，故无所得。而菩萨诸佛，依此皆得究竟涅槃，成无上道也。此一经之大义也。（录自民国十七年戊辰孟春朱柏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浅注首页）

三转四谛法轮略释

初示相转，谓此是苦，逼迫性。此是集，召感性。此是灭，可证性。此是道，可修性。二劝修转，谓此是苦，汝应知。此是集，汝应断。此是灭，汝应证。此是道，汝应修。三作证转，谓

此是苦，我已知。此是集，我已断。此是灭，我已证。此是道，我已修。

劝人念佛求生西方，贵乎简明直捷，固不须泛引四谛法门。然欲示仗自力，佛力二种了生死之难易，特借此以作两相比较之据。既知此义，孰肯弃佛力而专仗自力乎哉。今为略释其义，其比较之文，即于释此义中带说之。

此三转四谛法轮，乃佛初成正觉，于鹿野苑中，为向所侍从修道之憍陈如，頹鞞，跋提，十力迦叶，拘利，说此法门。彼等闻之，皆得阿罗汉果。僧宝于是现世间也。四谛者，苦集灭道四法，悉皆审实不虚，了无错谬之义。转者，展转传受之义。轮是譬喻，如世车轮，能摧碾运载诸物，佛以此法说与众生，众生依之修习，即能破除烦恼惑业，是摧碾义。惑业既破，即能亲证不生不灭涅槃谛理，即运载义。由此义故，称为法轮。

初示相转者，首先示其性相若何，令知利害，以定取舍也。此是苦，逼迫性者，此之一字，即指所受之苦果而言，谓此正报色身，及与依报国土也。今且约色身说，有此色身，即有生老病死，爱别离，怨憎会，求不得，五阴炽盛等八苦。此

八种苦，富贵贫贱通皆有之。何况各人随业所感之特别苦。由此诸苦，逼迫恼乱于身与心，令人一生不得自在也。此是集，召感性者，此字即指见思二惑而言。此之二惑，即是生死根本，名相甚多，不暇详说。约而言之，即见境所起之贪瞋痴，及不见境自起之贪瞋痴。以烦恼虽多，贪瞋痴三，摄无不尽。集者，聚集义。由有此二种惑，即能聚集一切烦恼，召感一切苦报，以由起善恶等心，便造善恶等业。有业则必受其报，故长轮回于三途六道之善恶道中，永劫莫能得出也。此是灭，可证性者，此字即指灭前苦集所得不生不灭之理体而言，由修戒定慧道，故得断贪瞋痴之生死因。从兹便不受轮回生死之苦果，得证不生不灭之涅槃，故名为灭。灭者，无也。既无有生，亦无有灭，不生不灭，强名为灭。譬如云雾，障蔽虚空，长风一起，云雾消除。本有虚空，因兹显现。云雾障时，虚空原不曾灭，云雾消时，虚空原不曾生。虚空之本体，固常恒不变，其明暗通塞之相，实有天渊之别。了此而不发心修道，以证灭者非夫也。此理人各自具，若肯修道，无有不得者。故曰可证性。此是道，可修性者，此字即指戒定慧言。以佛法虽则无量无边，戒定慧

三，摄无不尽。道者，能通义。谓依此戒定慧道而修，必能断贪瞋痴之生死因，不受三途六道轮回之生死果，亲得不生不灭自心本具之涅槃。然此戒定慧道，亦自心本具。不修则绝非我有，修之则固非外来。故曰可修性也。此四种法，皆先示其果，后示其因。苦为集果，集为苦因。灭为道果，道为灭因。如此说者，令其知苦而断集，慕灭以修道也。

二劝修转者，既知性相利害，若不真实修持，则不能得其利益，远其祸害。故劝之曰，此是苦，汝应知。此是集，汝应断。此是灭，汝应证。此是道，汝应修。以欲离苦果，先断集因，欲证灭理，先修道品也。

三作证转者，以佛出世以前，向无此义，今虽为说，或恐怀疑。于是引己所经历者以作证据，乃谓之曰，此是苦，我已知。此是集，我已断。此是灭，我已证。此是道，我已修。欲知山下路，须问过来人。佛乃过来人，其言决定可依。以故五人闻之，皆证阿罗汉果。此五人者，宿根已熟，又加以佛之威神加被，故能如此。

若按通途任运得证而论，其难易大相悬殊。以断见惑之初果，尚须七生天上，七返人间，方

证四果。二果一生天上，一返人间，方证四果。三果遍历五不还天，方证四果。或有历四空天者，其年月固不易计度也。初二三果，尚经如此之久，而未断见惑者，当更难若干倍矣。况阿罗汉果，尚属小乘，其去菩萨地位，甚为悬远。若能回小向大，方可入菩萨位，渐次进修，以至成佛。此约仗自力修持戒定慧道以了生死者，其难也，真难于登天矣。以故如来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，俾彼证等觉之菩萨与作恶业之凡夫，同于现生往生西方。依普通教理而论，凡夫具足惑业，绝无了生死分。惟净土法门，若具真信切愿，虔持佛号，即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则惑业亦不可得矣。以西方境缘殊胜，如大冶洪炉，片雪未至而化。亦如劫火烧世界，灰亦不可得。佛力，法力，众生心力，三皆不可思议，故有此特别法门与特别利益也。须知净土法门，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，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无上法门。世多习矣不察，谓此盖为愚夫愚妇所设，自己以智士自任者，不肯随顺修习。遂让愚夫妇仗佛力以往生西方，了脱生死，超凡入圣。以智士自任者，其智力仍不奈惑业何。惑业未断，固不能不向三途六道中受生，既在三途

六道中，则与净土往生之下下品相去奚啻天渊。况上上品乎。愚夫愚妇，固可藐视，愚夫愚妇念佛求生西方，何可藐视乎。藐之，即是藐十方诸佛普度上圣下凡之法，其自误误人也大矣。可不惧哉。可不惧哉。（载民十九年重订西方公据）

驳守培法师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论

窃谓末法世界，于禅教律中，能断惑证真，现身即出生死轮回之外者，实难其人，以仗自力故。唯净土法门，则不论上中下根，但具信愿，皆可往生，仗佛力故。而守培法师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论，初言信愿念三如鼎三足，缺一不可，为古人一时逗机之谈，非普通之语，今人执定，则甘露反成毒药矣。如是，则以佛及东土诸大祖师，宏扬净土者之言论，皆毒药也。何以故，令人决定生信故。下又云念佛必定要生信发愿，非信愿不可。如起信发愿，必定要念佛，非念佛不可。如此，岂异定方医病，难免误人。灵丹妙药，病者当饮，病去当除。不病者，虽有妙药，不可饮也。若如彼说，则佛与西天东土诸祖师善知识，皆误人之庸医也。病者当饮，不病者不可饮。试问谁为不病者。普贤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教证

齐诸佛之善财，并华藏海众。以其皆未全体离病，故令饮药。今守培法师，为教佛乎。为教九法界乎。若是教佛，则光愚劣，不得而知。若教九法界，不亦与佛普贤，及诸善知识相反。此种大节目，某尚不以为非而登之，则恐招祸不浅。至下云无五戒十善之法，无纲常之道，无谛缘六度万行等法，直是不成话说。灵峰谓若无信愿，纵将名号持至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如铜墙铁壁相似，亦无得生之理。无信愿，总属自力。虽则功夫纯笃，尚未至于业尽情空。无信愿，则不能仗佛力。未至业尽情空，则自力亦不能到彼佛菩萨境界之极乐世界。此种语言，乃不刊之论，三世诸佛之所赞叹者。今守培法师，想是高登毗卢顶之大善知识，否则何能驳此。凡修行人，无不持戒修善，尽纲常伦理之道。故大小乘律中，皆有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之略文。今谓一心念佛者，皆无其德与道，则此一心念佛之人，为泥塑木雕耶。为仍著衣吃饭，与世人无异矣。若著衣吃饭，何可无戒善纲常乎。又既著衣吃饭不碍一心，然则生信发愿，何为便夹杂而不一心乎。一言以蔽之曰，只知说大话，未曾实行故。祈发大慈悲心，破我之邪见谬执，俾守培法师之论，遍布中外，则是光

之所馨香祷祝也。以此宏法，则非光之愚劣所能领会，故不得不为一上呈，白其愚诚。如有妙谛，请为的确指示印光之所说不合道理，请为辟驳，以开茅塞。但须将光原书随函寄下，庶可对领座下妙义矣。

附：守培法师一心念佛即得往生论

或问云，信愿念为净土法门三种资粮，势如鼎足，缺一不可。灵峰蕙益大师云，念佛若无信愿，纵将名号持至一心不乱，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如铜墙铁壁相似，亦无得生之理。吾师何为一心念佛即得往生，于古人得无异乎。答，佛法非有同异，时机乃有大小耳。所谓信者，信十万亿佛土外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而不生疑惑也。虽有信心而不愿不念，何异说食数宝乎。故说缺愿念不得往生。愿者，乐欲之意。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七宝庄严，微妙不可思议。但能起乐欲之心，而不念佛，何异说食不造食，而想食乎。故说缺念，亦不得往生。念者，忆念西方阿弥陀佛如子忆母，念念不舍，临终往生西方，何异说食造食而后食之乎。故此信愿念三如鼎之三足，缺一不可也。此说虽妙，但是一时逗机之谈，

不可作普通语也。若决定执之而不融通，则甘露反成毒药矣。余言一心念佛即得往生，非于此有别也。但于信愿念三法，不起执著耳。如云念佛，必定要信愿，非信愿不可。如信愿必定要念佛，非念佛不可。何异定方医病，岂免误人。灵丹虽妙，不病此者何用。病者当饮，病去当除。此一定之理也。或问，但念佛而无信愿，如鼎去二足，何能立乎。答，若有信愿，而不念佛，则可云不生。若念佛而不信愿，则不可说不生耶。何以故。若人能一心念佛，不愿生西方，亦不愿不生西方。不愿离东土，亦不愿不离东土。不愿生天，不愿为人。不愿做修罗，不愿成神仙。不愿证声闻，缘觉，菩萨。不愿堕地狱，饿鬼，畜生。不愿生东南北方四维上下佛土。惟独一心念佛，无一切异念。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如铜墙铁壁相似。且道此人到临命终时，当生何处。若生四空天，他乏空定之因。若生四禅天，他缺离喜乐之缘。若生六欲天，他又欠戒善之德。若生修罗，他又未怀瞋恚之心。若生人间，他又未行纲常之善。若堕地狱，饿鬼，畜生，他又未曾作负债，悭贪，五逆十恶之罪。若证声闻，缘觉，菩萨，他又没有修四谛因缘，六度万行等法。若生东方佛国，

他又未曾念阿閼佛。若生南方佛国，他又未曾念宝胜佛。若生北方佛国，他又未曾念成就佛。四维上下，亦复如是。但有清净一心念阿弥陀佛之因，若不生西方净土，且问生于何处。难道生于虚空乎。虚空又非所生之处，而且他又未曾念虚空。倘若生处不以念因为主，而以信愿为主者，我闻世人有作杀盗淫之因者，未闻有发堕地狱鬼畜之愿者。若果无愿而不生，则三途应皆空虚，无人愿故。若三途非是人生，则因果报应又安在哉。实不知一心念佛，已包括一切，不但信愿在其中，则六度万行一切万法，无不具足。一心念佛，当下即是清净国土，何必执定再要生信发愿也。念既如是，愿亦如是，信亦如是。净土法门，贵在一心。一心为主，以信愿念为用，对下根人当全用，对中根人不定用，对上根人单用，对上上根人则无用无不用。倘正在念佛时，加以欣彼厌此之心夹杂之，其心能一而不乱，未之有也。念不一不生极乐，闻其名，见其形，皆得往生，岂虚语哉。

临终舟楫

佛制亡僧焚化，原为令其离分段之假形，而

证真常之法身也。故自佛立制以来，僧众奉为常规。奈法道陵夷，延久弊生。如今释子，率以焚化了事，不依制度。每有以病者临脱气时，遽为穿衣搬动。及入龕一二日，即行焚化者。可谓大违佛制矣。佛说人有八识，即知识也。前五识，名眼耳鼻舌身。第六意识。第七末那，亦名传送识。第八阿赖耶，亦名含藏识。夫人之生也，惟此第八识，其来最先。七六五识，次第后来。及其死也，亦此八识，其去最后。余识次第先去。盖第八识，即人之灵识，俗谓灵魂者是也。然此识既灵，故人初受母胎时，彼即先来。故儿在母胎中，即为活物。至人死气断之后，彼不即去，必待至通身冷透，无一点暖气，彼识方去。识去，则此身毫无知觉矣。若有一处稍暖，彼识尚未曾去。动著触著，仍知痛苦，此时切忌穿衣盘腿搬动等事。若稍触著，则其痛苦最为难忍，不过口不能言，身不能动而已。考经云，寿暖识，三者常不相离。如人有暖，则有识在，识在则寿尚未终。古来多有死去三五日而复生者，详载典章，历历可考。儒教亦有三日大殓之礼。缘眷属恩爱，尚望其万一复生耳。若我僧家，虽不望其复生，而亦不能不体其痛苦，遽尔搬动，以及迁化，其

慈悲之心安在哉。古云，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物尚如此，而况同为人类。又况同为佛子者乎。且人情痛苦之极，瞋心易起。惟瞋心故，最易堕落。如经云，阿耆达王，立佛塔寺，功德巍巍。临命终时，侍臣持扇，误堕王面，王痛起瞋，死堕蛇身。缘有功德，后遇沙门，为其说法。以闻法故，乃脱蛇身，而得生天。观此，可知亡者识未去时，即行穿衣搬动，及即焚化，使其因痛生瞋，更加堕落。宁非忍心害理，故施惨毒。应思我与亡者何仇何恨，乃以好心而作恶缘。若云事属渺茫，无从稽考，则经典所载，岂可不信。迩来种种流弊，总因生者不怜死者之苦，只图迅速了事，故无暇细察冷暖，由是习以为常。纵有言及此者，反笑以为迂，致令亡者有苦难伸。呜呼，世之最苦者莫过生死。生如活龟脱壳，死如螃蟹落汤，八苦交煎，痛不可言。愿诸照应病人者，细心谨慎，切莫与病人闲谈杂话，令心散乱。亦勿悲哀喧哗。当劝病人，放下身心，一心念佛，以求往生。又当助念，令病人随己念佛音声，心中系念。若有钱财，当请众僧分班念佛，使佛声昼夜不断，令病人耳中常闻佛声，心中常念佛号。则决定可以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即无钱财，亦

宜大家发心助念，以结末后之缘。至于安置后事，切勿在病人前谈说。只宜击引磬高声念佛，必使句句入病人耳，使彼心中常不离佛。木鱼声浊，临终助念，断不宜用。任彼或坐或卧，切莫移动，大家专心念佛。待至通身冷透，则神识已去。再迟二时，方可洗浴穿衣。如身冷转硬，应用热汤淋洗，将热布搭于臂肘膝弯，少刻即可回软，然后盘腿入龕。至诸事齐毕，尤须长为念佛。所有诵经拜忏，皆不如念佛之利益广大。凡一切出家在家各眷属，俱须依之而行。则存者亡者，悉得大益。再者，我佛涅槃，原本右胁而卧，以故入棺荼毗。今人若随其自然，坐亡者入龕，卧亡者入棺，尤为得当。但今人沿习成风，恐不以此为然，亦惟听诸自便。至人死后之善恶境相，原有实据。其生善道者，热气自下而上升。生恶道者，自上而下降。如通身冷尽，热气归顶者，乃生圣道。至眼者生天道。至心者生人道。至腹者堕饿鬼道。至膝盖者堕畜生道。至脚板者堕地狱道。故偈云，顶圣眼天生。人心饿鬼腹。畜生膝盖离。地狱脚板出。夫生死事大，人所不免。惟此一著，最宜慎重。其照应病人者，当以同体之悲心，助成往生之大事。古云，我见他人死，我心热如火。

不是热他人，看看轮到我。因果果报，感应无差。
欲求自利，必先利他。述此遍告同袍，恳祈人各
注意。

碑记

灵岩山起建永年佛七助修大殿功德碑记

大雄宝殿开工以来，工程浩大，工料昂贵。更加年景荒旱，募化维艰，致令工事方面几经困难。所需工费料价除各护法乐捐外，不足尚巨。爰商得印真二老人之同意，发起永年佛七两堂。一堂每份助洋五百元，加入者已有十五份（内有黄蘗秋居士一份，系创修大殿之发起人，去岁已独助洋五千元），定于旧历十一月十一日起，全堂念佛，至十七日圆满，永年照办。另一堂每份助洋一百元，加入者已有十八份，亦系永年照办，唯人数与日期得酌量定夺耳。

念佛法门，即凡情契圣智，以果觉为因心，九界同归，诸佛共赞，功德广大，利益弘深，凡所祈求，皆得果遂。虽现生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尚可即得，况其下焉者乎。以其为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故也。无奈世人于修持多恃自力而弃佛力，于祈求多图场面而忽实益，以致种因而不得实果，出资而徒成虚文，亦可慨也。灵岩为千六百年之古道场，自晋司空陆玩舍宅为寺，后梁唐宋明清各

蒙敕修，兼以智积菩萨或以画像，或现僧相以显灵异，致其道场为吴地冠。清季遭兵燹，竟成丘墟，唯砖塔一座巍然独存。经彭宫保玉麟公为之设法，始建一小殿，二十余间小屋。住僧行道，尚未暇及。宣统三年，吾友真达和尚由邑绅严公良灿函请住持，真师即欲恢复旧制。且相时机，至民十五年改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。长年念佛，与普通打七无异。不二三年，道风远闻，上海，天津，福建，甘肃等处各为函祈打七，由是住僧既多，不得不大启修造。念佛堂及各需要寮舍已次告成，唯大殿工程浩大，虽已开工而款缺甚巨，时局艰难，不便募化。故集一众姓永年佛七，人各出洋五百元，以此功德成就殿工。幸蒙季圣一，曹崧乔等诸大居士各为协助，不致殿工半途而废。由是含空宝殿指日成功，满月金容经劫常住。四众瞻礼种出世之福田，六和持诵成超凡之道业。其为功德，何能名焉。择于夏历十一月十一日起七，至十七阿弥陀佛圣诞日圆满。以此功德超荐先灵，祝延亲寿，忏己躬之罪障，荫裔世之子孙。又祈风雨顺时，谷麦成熟。中外常协和，天下永太平。四生九有同登净土玄门，八难三途共入弥陀愿海。以后每年各于此时打一佛七，概不出资，

实为僧俗两便之道。出资芳名备列于后。

龙寿庵捐资置田永供道粮功德碑记

普陀为观音大士应化道场，龙寿乃四众祈福常住兰若。溯我大士于无量劫前，早成佛道。以慈悲誓愿，了无穷尽，故于十方无尽世界海中，普现色身。或现佛身，或三乘身，或六道身，或山川桥梁，池井屋宇等无情身种种，度脱众生。法华所谓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以大士无心无身，故能俯应群机之心为之现身。一月普印千江，一雨遍育万卉。又如龙之隐显莫测，遍布慈云，普澍法雨，尽未来际，无有已时，故以龙寿名庵。创建于明，数百年来，革故鼎新，已非一二。兹由宣统二年冬，圆通庵住持莲禅命其徒侄化能接该庵，而谋兴复。十余年来，殿宇寮室，功悉完备。但以无有恒产，则后来之道粮无出，将何以为专志笃修净业，回报十方施主及四恩三有之据。黄金荣居士，笃信佛法，向为庵中护法，乃慨然施银，作买田费，按时价买上等田□□亩，以其租谷，永充道粮，其意深而利益广远。化能欲令后世子孙，食彼租粮，笃修道业。俾彼一一施主，各得现生福深寿永膺千祥，临终

业尽情空登九品。祈予作记，用勒贞珉。护法信士黄金荣助洋贰千元，杜月笙助洋壹千元。护法信女朱化引，林化因各助洋壹千元。田址洞壑庄，芦花庄，共计二十九亩。

普陀山加修码头碑记

普陀为观音大士道场，善信朝礼者，经年不绝。而近岸水浅，船不能靠，非赖人背，莫由登岸。且石聚泥中，滑难措足，稍有不慎，即便颠仆。吾友了余于清光绪三十年募修码头，颇称便利。然遇大潮退尽时犹有丈余泥涂，浅水仍需人背，此殆每月上十日如此耳。盖当日以水中不便措置，致成遗憾。其徒明觉发心加修，用见方一尺五寸，丈八长条石纵横铺三层，加修二丈于旧码头，低处加一二层长二丈二尺，外打百余根松木桩以卫护之，其运转铺砌，颇费心力。每遇大潮退尽时方可施工，然不过两点钟之久。明觉亲督其事，历五十余日方得告竣。以兹永远不须人背，较前之工则小，其操心劳虑则加倍也。初开如老和尚先提倡捐二百元，莲芳师亦捐二百元。值湖南明印老和尚领诸弟子来山，寓锡麟堂，闻其事而善之，愿全任其费，遂募一千六百三十元，

俾成其事。令了余不能措置之工得以完全无缺，实仗明印老人成全之力，其功德殊非浅鲜。而志□□□为计划办法，心殊可嘉。所愿提倡出资诸公，悉皆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，生则诸缘顺适，殁则高登莲邦。是为记。

普济寺建如意寮开念佛堂功德碑记

普陀名山，乃大士示迹之胜地。普济禅寺，实四众祈福之道场。以故历朝钦敬，举世尊崇。一切善信，中外人民，各欲礼拜以投诚，不惮梯山而航海。其十方僧众之礼朝者，每岁常有数千。虽则三寺分住，而普济实居多半。人众既多，不无疾病死亡。如意寮舍，向设鼓楼之下，无奈屋宇过深，窗牖甚少，阴沉暗闷，有碍卫生。前现住持，各欲重新建设，以工项甚多，力未暇及。锡麟堂当家明觉师，久蓄此志，殊少机缘。爰有安徽寿州孙融惺女士者，系孙中堂之裔孙，亦法门之外护也。今夏来山，寓锡麟堂，明觉为说，慨捐二千元以为发起，由是缁素诸公，各助净资，以观厥成。又由本山大德十八位，起一念佛会，经理念佛堂一切规则及经费。遂于鼓楼之南，建楼房十间，以为养病之所。鼓楼之下，中间作念

佛堂，两边隔作六间，以住师僧，上开天窗，俾阳光透入，清斋净几，颇便诵持。请发菩提心之高僧作管堂，并真实修行之师僧六位，每日在本堂中二时课诵，三时念佛。寺中殿堂应酬，概不干预，以期病人常闻佛号，心念归一，庶易痊愈。若或欲终，更为助念，俾彼正念昭彰，随佛往生。至其已寂，则移于其旁之涅槃堂，以便装送，而免妨碍。照应病人，管堂总其大纲，香灯，司水，详悉料理，出龕迁化，均为助念，只此一举，有多种益。俾念佛人知身为苦本，努力勤修。若病重者自不能念，由听堂中念佛之声，其心中已念念有佛现矣。若将去世，因大家助念之力，不至心现尘境，随业缘去。佛以看病为八福田中第一福田，愿以后之住斯堂者，咸发自利利他之心，精修净业，决定现生烦恼消除，善根增长，临终感应道交，佛圣来迎矣。又所募之款，除修葺念佛堂，创建如意寮，涅槃堂外，又补修御碑亭栅门，造化身窑，迁七十余厝棺葬于后山梵音洞所属之沙地，重修码头，盖道头男女厕所各一所，悉由明觉与普济寺监院融通，知客本立而为捐募。窃谓如意寮立念佛堂最为合宜，以于存歿健病，均为有利益。诸方丛林，当有相继而立者，愿我

同衣，各为提倡。

新建鼓山涌泉寺放生园碑记

天地之大德曰生，故万物并育而不相害。佛视一切众生，犹如一子。故割肉喂鹰，舍身饲虎，种种说法，令得度脱。良以一切众生，皆具佛性，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。而况好生恶死，物我同然。我既爱生，物岂愿死。无如饕餮之人，日须食肉，致使屠之辈，以杀为事。一日之杀，数逾恒沙。积之久久，遂成杀劫。仁智之士，知罹劫之因，由于杀生食肉，欲发起杀生食肉者之慈心，故特买物放生，以为先导。冀彼忠恕居心，仁慈在念。俾鸟兽鱼鳖，各得其所。庶弥漫杀劫，速可以熄灭矣。鼓山放生园，原设寺内，狭隘不能广容。倡议别筑，以机缘不熟而止。虚云和尚于己巳莅山，百废俱举。越明年，于阖山耆宿，及诸檀信，几经审度，博采群谋，于寺外罗汉台前，围池一区，倚山瞰江，建佛楼一座，安发菩提心僧四人司香火，朝夕清课，使现前庶类，听闻经法，启发灵觉。楼下五楹，为大门正厅，为招待室，为僧寮，为客堂，为斋夫宿舍。楼前凿方池，庭左右循石级而降，地渐广倍于上。居中

作场，三面筑室，楼上楼下计六十楹，爽垲宏敞。上储橐籥杂粮，下列马厩，牛栏，羊牢，鸡埘，豚栅及鹅鸭所，区分类别，牡牝不使混，按时收栖放牧，各有定处。荫有树，饮有泉。分给刍粮，扫除屎溺，则聘任之。防闲管理，稽载存亡，则僧督之。草创伊始，规模毕具。计是役经始于壬申仲秋，迄癸酉仲夏，需款一万余金，大工始庆落成。旷览神州，频年兵燹。哀我灾黎，肝脑涂地。荡析流离，苦不堪言。是处尚幸井里无恙，斯园克竟厥功。未始非好生一念所感召。然祸福倚伏，何可自宽。道德不讲，奢靡相尚，实风俗人心之忧。窃愿在事善信，暨凡百君子，本慈悲爱物之心，而仁民，而尊亲。敦仁尽性，还淳反朴。蠲人我见，忏贪瞋毒。正己化人，背尘合觉。满如来度生之愿，生极乐清净佛国。将见泰和洋溢，物我同春。以兹园功德，为大辂椎轮，作先河指导，不亦懿乎。（癸酉闰五月）

题辞

安士全书题辞

此书虽名善书，实同佛经，以其中非引佛经之文，即案佛经之义。读者当与佛经一目视之。理宜洁净恭敬，不可污秽褻渎。如微贱人传宣王敕，公卿士庶悉皆致敬。非敬其人，敬王敕耳。此书亦然，借世间之因果，示度生之玄猷。实如来随机利生之要道，众生离苦得乐之真诠。若能敬信，则灾障冰消，吉庆云集，身心康泰，家门靖谧，犹其小焉者。语其极功，则业尽情空，超凡入圣，了生死于现世，证觉道于将来。若或褻渎，其罪非小。伏愿阅者，同皆纳此刍蕘。则幸甚幸甚。

印光法师文钞三版封二题辞

一切佛经，及阐扬佛法诸书，无不令人趋吉避凶，改过迁善。明三世之因果，识本具之佛性。出生死之苦海，生极乐之莲邦。读者必须生感恩心，作难遭想。净手洁案，主敬存诚。如面佛天，如临师保。则无边利益，自可亲得。若肆无忌惮，

任意褻渎，及固执管见，妄生毁谤，则罪过弥天，苦报无尽。倘鉴愚诚，则幸甚。

象山纪母周太夫人往生传题辞

世有贤母，方有贤子。世有真善人，方可成佛弟子。纪母宿根深厚，现行精纯。又得其子善为辅助，故得正念昭彰，随佛往生，了生脱死。吾愿天下之为人母者，皆如纪母。为人子者皆如子庚。庶可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。生入圣贤之域，没登极乐之邦。

欲海回狂题辞一

欲海回狂一书，乃周安士先生以大慈悲，欲拯青年子弟于欲海之中，俾其诞登觉岸者。故其措辞立言，剴切周摯。不但彰显色欲之祸，令人知所戒慎。且为发明正心修身，治家教子，接物应缘，经国善世之道。以及穷理尽性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之法，无不详悉指示，曲尽其妙，岂止戒淫而已哉。非得儒释圣人之心法者，何能如此。所愿见此书者，咸皆受持而遵行之，则可现生优入圣贤之域，临终直入极乐之邦矣。又祈发菩提心，展转流通，普令同人，咸得见闻，

扩充己立立人，自行化他之志，乃所馨香祷祝者。

欲海回狂题辞二

人从色欲而生，故其习偏浓。一不戒慎，每致由之而死。古圣王以爱民之故，即夫妇房事，不惜令道人以木铎巡于道路，而告诫之。冀免无知之民误送性命，其慈爱为何如也。及至后世，不但国家政令不复提及，即父母与儿女亦不提及。以故大多数少年，因兹殒命，可哀孰甚。安士先生深怀悲悯，特著此书。虽为戒淫而设，实则世出世间一切善法，悉皆包括无遗，洵为天地间不多有之书。吴紫翔居士欲为提倡，敬印千本，以送有缘。冀见闻善信，展转流通，庶一切同人，悉跻寿域，共登觉岸矣。

感应篇直讲封二题辞

因果报应之理，五经中屡言之。易曰，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书曰，惠迪吉，从逆凶，唯影响。诗曰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孔子曰，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。皆发明因果报应之理耳。至于左传及二十二史，其事则不胜其多矣。世儒不以圣人是法，故不信因果。

学佛之狂徒，则以因果为小乘。其人皆儒释二教之罪人也。夫如来成正觉，众生堕三途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彼妄谓为无，为小乘者，因恶其不便于己放僻邪侈之所为耳。为遮一己之丑，不惧无量无边人因之造恶业，堕恶道，可谓一盲引众盲，相牵入火坑。罪大恶极，莫此为最。世之欲挽回世道人心，以及荐先亡而淑后裔，消灾障以纳吉祥，并祈雨顺风调，民康物阜，国运兴隆，天下太平者，祈各依此而修。又复展转流通，以期遍布全国。则凡所求者，无不悉得矣。

闺范封面题辞

闺阃为贤才所出之地，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本。欲贤才蔚起，天下太平，不有懿范为之启迪，何由遂其所愿。闺范中所载之各贤女，贤妇，贤母之事迹，皆足以镇坤维而挽世道，励浇俗而正人心。使世之为人女，为人妇，为人母者，悉皆如是，则家庭之德教兴，人民之灾害息矣。所愿得是书者，各各在家为眷属演说，出外为大众提倡。令彼见者闻者，咸皆展转流通。俾一切闺阁淑媛，皆得受持，是则是效，庶不负前人著述之苦心，诸君流通之素志也。愿我同人，共鉴愚诚。

新编观音灵感录题辞

观世音菩萨，誓愿弘深，慈悲广大。随类现身，寻声救苦。世人凡遇疾病患难，若能以改过迁善，恭敬至诚之心，常念菩萨名号，莫不随彼诚之大小，而垂加被。小之则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大之则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。以迄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也。惜世多不知，故特撰辑历代史乘灵感事迹，分类编录。附于经咒之后，俾举世咸知菩萨实为痼疾之医药，凶岁之稻粮，险道之导师，迷津之宝筏。伏愿见闻此书者，各随己力，展转劝导，印施流通。俾一切同人，悉沐慈恩，共沾法化，庶不负菩萨度生之悲心也已。

感应篇汇编封面题字

感应篇，为劝善书之最古而最恺切恳挚者。发挥事理，无微不入。指示法戒，精详曲尽。是以古今流通，遍周寰宇。而具淑世善民之心者，各为注疏，多难枚举。唯清无名氏之汇编，最为第一。释文演义，契理透机。事多引于史传，论必据乎圣言。令阅者触目惊心，洞明所向。迁善如亲圣贤，改恶如远蛇虎。悲喜交集，去取立判。

浸浸然入于圣贤之域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忏悔学人先后印万数千部，留版以备各界善士相继流通，以期正人心而挽世道云。释印光识。（录自民国版感应篇汇编封面）

王一亭画二十四孝图题词

孝之为道，其大无外。天经地义，民行悉在。
世

间诸法，以孝为本。根本既立，余俱适允。孝如树根，须力培植。干枝花果，自能茂实。能如是者，方为尊亲。尽未来际，乐我天真。

题心命歌

心好命又好，富贵直到老。命好心不好，福变为祸兆。心好命不好，祸转为福报。心命俱不好，遭殃且贫夭。心可挽乎命，最要存仁道。命实造于心，吉凶惟人召。信命不修心，阴阳恐虚矫。修心一听命，天地自相保。

此诗于心命二义发挥周到，果能以之行，则命自我作，福自我求，造化之权，不归于天地鬼神矣。再玉其勉之。

书齐穉卿先生行状后

昔读阳复斋诗偈集，知齐穉卿为婺源隐君子。心甚钦佩。近接其子朝章所述之行状，得以详知其行谊，与其笃修净业，临终瑞应。生则优入圣贤之域，没则高登极乐之邦。无忝所生，永为世范。以目不给，爰书大略，冀子子孙孙世守焉。

偈颂愿文对联

念佛永离兵劫往西方偈

世路风霜，是炼心之境。世情冷暖，是忍性之境。世事颠倒，是修行之资。循环劫数最悲伤，脱苦无如极乐邦。专念弥陀离此土，勤持佛号入莲乡。红尘影里前生业，白刃丛中后世殃。誓愿今生归净土，永离兵劫往西方。

朱母任太恭人生西颂

猗欤朱母，宿具灵根。幼即奉佛，温恭慈仁。翁姑父母，各尽孝思。相夫教子，咸适其宜。秉性严正，待人宽和。年临周甲，顿厌娑婆。万缘放下，一心念佛。身居忍界，神栖极乐。哲嗣调生，及与吉生，三四年来，亦慕西征。

日与恭人，互相策励。故致净业，功勋纯挚。
及至临终，梦闻解脱。多年痼疾，顿获勿药。
预知时至，兼闻异香。没后日余，顶门始凉。
焚化公据，纸灰不散。僧立莲华，纹理彻现。
弥陀誓愿，普度有情。逆恶十念，尚得往生。
何况恭人，一生修持。直登九品，复有何疑。
有虞二妃，成周三太。懿德芳踪，万世永赖。

徐母杨太夫人像赞

人生世间，各有其分。所赋天职，须全担任。
爰有徐母，德镇坤维。相夫教子，悉适其宜。
稟性仁慈，悯恤穷困。设法施资，二俱不吝。
感彼诸子，义务是崇。屡次办赈，声誉弥隆。
尤所异者，笃信佛乘。专修净业，决志西生。
三子国治，效法维谨。勸母致一，得遂丹悃。
瑞相既现，荣誉频频。集资立庙，使民具瞻。
普愿世人，各各如此。以作诸佛，天地真子。

寿康宝鉴回向颂

普为印施寿康宝鉴及展转流通赞扬劝阅诸
善士回向颂曰：

一切事业，以身为本。身若受亏，事俱消陨。

伤身之事，种种不一。最酷烈者，莫过淫欲。是以君子，持身如玉。闲邪存诚，夙夜兢惕。如是制心，欲念不起。何况邪淫，蔑伦越理。世有愚夫，不知此义。每致纵欲，不遵礼制。贪暂时乐，受长劫苦。减算折福，尚其小耳。以故前贤，敬辑此编。冀诸同伦，共乐性天。不慧有感，增订流传。高悬殷鉴，以拯青年。德广居士，捐洋千六。印送各界，期登寿域。又有善士，随缘附印。欲令此编，遍布远近。愿诸阅者，扩充此心。展转流布，普令见闻。庶可同人，悉获寿康。子嗣贤善，长发其祥。凡出资者，及赞助人。灾障消灭，福寿孔殷。先亡祖祢，超生净土。后嗣子孙，吉庆无已。世运日隆，风俗日美。先贤懿范，人各继武。爰书俚语，用表芹忱。祈发大慈，自利利人。

整理僧伽委员会委员就职发愿文

如来大法，实相为体。竖无初后，横绝边涯。既无有生，又何有灭。凡圣生佛，俱承勋烈。若论世谛，一切随缘。失人则滞，得人则传。自佛立教，近三千年。法道流布，普遍尘寰。缅维往昔，高人林立。自利利他，各树奇迹。

由是故得，举世尊崇。寺宇森列，丕振宗风。
降至清季，兵歉迭遭。哲人日稀，法苑日凋。
法门无人，外侮常侵。改寺兴学，时有所闻。
直至今日，危乎其危。若不整顿，立见倾颓。
爰集法侣，酌立章程。自修宏法，竭力推行。
力修定慧，期续慧命。兼修世善，以益群伦。
推广佛慈，普利自他。显示佛道，最高无加。
愿我世尊，及诸圣贤。同垂加被，普解倒悬。
良由佛法，即自心法。所有风波，总因未察。
以此功德，普资恩有。生获寿康，没归净土。
法无定相，一切唯心。同发菩提，道贯古今。

龙蔡慧辉往生颂

人生天地间，各有其职分。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。彝伦果敦笃，身教悉景行。因兹诸子女，咸无忝所生。懿哉蔡慧辉，赋性甚淳朴，事亲与相夫，一一竭诚恪。教子颇严肃，慈济及人物。念佛数十年，衷怀当虚豁。老来益加处，感应道符合。蒙佛慈悲力，临终登极乐。自己具正念，又得助念勤。虽在凡夫地，得证此妙因。其子名恩禄，宿受母善教。殆至疾革时，割臂以医疗。岂知净业熟，何可稍迟滞。爰书其诚恳，以

期贻后裔。

怡山放生池围墙落成回向偈

近世之杀劫，振古所未有。推究其根源，实由于馋口。围池广放生，欲藉以挽救。普愿见闻者，戒肉咸茹素。茹素甚卫生，且不伤物命。庶我仁慈心，上继乎往圣。杀业既不结，世道自太平。只此救物法，永利于群萌。回此胜功德，往生佛净土。见佛证无生，作六道恃怙。

颂林性悟往生兼诚好高务胜藐视净土者

佛性在含识，平等无二致。由其迷悟殊，苦乐天渊异。懿哉林性悟，宿具大善根。虽禀五漏质，实蕴一乘心。一得闻佛法，女习即斩断。专心修净业，有女作良伴。童真现僧相，未久即生西。盖欲坚父母，决定出离心。共夫拜谛公，又复受灌顶。净密二宗义，一心同契领。平素持诵力，极专极恳切。慕道如饥渴，其心坚逾铁。迨至临终时，得见佛来迎。瑞相现莲华，足征登乐京。可惜世间人，多多诩自力。见思若未尽，莫出三界狱。此狱墙甚高，未可以纵意。若但说理性，终陷脱空阱。少实胜多虚，大巧不如拙。拙

若到极处，巧者皆为屈。莲池令老实，善导示专修。好高务胜者，多作阎老囚。哀哉复哀哉，何获此罪戾。只因不务实，当做小儿戏。

济南净居寺圣水井亭栏对联

小儿堕井复卧家莫名其妙
圣水沛霖又祛疫唯在乎诚

家堂佛前对联

佛德洪深广度众生应度我
世情危险不念弥陀更念谁

勉德振

知佛性常奋克证志 思地狱苦发菩提心

传记 记事 祭文

九江查六庆童女

（民国十四年往生）

双泉庵广印师言，查六庆童女者，九江查宾臣居士之女也。生时值其祖母六十诞期，故名六庆。宾臣与其妻皆皈依佛法，童女亦归依佛法，法名又喜。今年方六岁，于五六月间，常言，我此房屋逼塞的很。其父母不介意。七月二十三，其母将往念佛林念佛，彼定要随去。次日即得微疾，终日自结手印，其父母亦不知因何得知此法。后病转重，其父母恳祷于观世音三日，求加被令好。彼三日常言，我要去。其父母见其决定要去，遂问，汝往何处去。彼即以手向西指。其父曰，汝去可也。彼即瞑目而逝。噫。此女若非菩萨现身，便是宿根成熟，故为此浊恶世中作一向导。凡见闻者，各宜发真信心，修持净业，以期临终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，与诸上善人，俱会一处，尽未来际，常享法乐也。

安徽马其昶之女听金刚经病愈坐脱记

安徽马其昶，字通白，乃现今之文学大家，著述甚富。初则唯究儒宗，不知佛法。近十数年，方知佛为大圣人，其教有不可思议之事。因日诵金刚经，兼持佛号，求生西方。其第三女，名君干，适方氏，颇聪明，通文理，有古烈女风，通白甚爱之。其于提倡女学，不遗余力，初肄业于沪上务本女塾，继受北洋大臣袁公聘，开女子师范学校于天津，后又游学日本，以广见闻。唯于佛法，绝无信向。民国五年五月，产后得病，苦难忍受。通白悯之，对彼念金刚经。彼一闻经声，身心安乐，及至经歇，复觉苦痛，通白遂彻夜为念。忽坐起，止令勿念，若好人然。且曰，我于金刚经所说道理，悉皆悟到。便欲现大人相，说无生法，冀一切见闻之人，同种善根，诡言家中褊隘，欲往医院将养。以通白与其婿方时简，同寓京师，租屋共住，故不能过为宽敞幽雅也。通白见其志决，乃令其夫送之德国医院，择极超胜之屋安置之，令其夫与医院侍人各去，彼则合掌坐脱矣。噫嘻异哉。此与庞居士女灵照，以日蚀给其父离座，彼即踞座以坐脱者何异。李木公素

不信佛，闻通白说此因缘（木公，通白门生，十年秋，通白回安徽，过沪，至木公家说之），全家归依三宝。普门品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诨不信欤。而其夫时简所作行状，反湮没之，其罪过实非浅鲜。

蔚州僧莲某

清光绪二三年，北方数省大旱。有蔚州僧莲某者，于村外小庙中住。有山东饥民突来，喊肚饥，要吃饭。僧云，我饭已吃过，无有余者。其人要更急。僧云，我为汝另煮点。其僧日课六万佛号，口虽许煮，欲将此一串珠掐完。其人意谓不与我煮，遂执斧，用背向头一打，僧遂跌倒。其人以挖煤铁勺，挖两勺脑肉，倒于煤中而去。其僧昏迷，不知人事，遂到钟前，急撞数十下。村中凡有官事，以撞钟为号令，遂通来庙中。见其僧仍卧被打之处，血流滂沱，而从屋至钟前，来去皆流有血迹。按之，犹有气，因扶起唤醒。云，被饥民所打。遂去数十人四路追之，其人被执，愿为偿命。拉至庙中，僧曰，我与彼前生定规有怨，彼今打我，诸君又难为他，岂不是令我白受打。不但宿怨不能解，更结新怨，我吃不起

此亏。我尚有一千钱，与他令去。其僧之顶遂长合，而且仍复如平人之坚硬，但全顶无一毛，而周围俱有伤痕，亦异矣哉。光绪十三年，光与其师弟莲如，由红螺山朝五台，回至其僧庙中，时已六十余矣，面目奕奕有光，一望即知其为有道之士也。莲如师指其顶，而为光言之。附之于此，以为启信之助。

简照南居士祭文

五蕴炽然建立时，实体毕竟不可得。际此四大分离后，一照直下度苦厄。恭维照南简居士，宿根深厚，赋性慈祥。白手成家，无殊当日陶朱。赤心护法，直是今时须达。而且备修世善，恪守戒归。净业仗福力以圆成，故当高超极乐。临终由眷属之悲恋，或恐留滞娑婆。须知佛无虚愿，已具佛心，但能打破情关，自然真心彻现。尚祈三心圆发，一念单提，直下感应道交，即得顿登九品。咦。一条荡荡西方路，直下归家莫问程。自是不归归便得，故乡风月有谁争。

挽谛闲大师

猗欤谛公 乘愿示生 大张教网 我何能

名

愿受佛记 速返娑婆 普度含识 同生极乐

催生子（长生蜗）

催生子，亦名长生蜗，生海沙中。普陀所出无几，他处土人捡之，售于普陀各店铺。香客购去，以备妇女临产之用。藏于干净箱篋中，永远不坏不死，故有长生蜗之名。若有难产者，至诚念观世音菩萨，用温和开水（热恐烫死此物，冷恐有碍产妇），吞一粒下，儿即时生。随即向儿手中取之，男在左手，女在右手，洗净藏之，屡次可用。此物不经普陀山转则不灵，以故别处无有卖者。余初闻吃之催生，即在儿手拿出，疑绝无此理。以为吃下肚去，当归大肠，何能即入子宫。况儿在母腹，外有衣胞，儿之手足拳曲，如衣服之褶叠挤紧，何能伸手取持此物。民国七年，有陕西朝邑同乡刘芹浦来访（芹浦，乃历代书香，盛德君子），闻余说及，谓曰，天下事，有不可以凡情测度者。公所说之理则诚然，事则公未之见。吾家祖传有一粒，每逢自家及亲朋妇女生产常用之，所用不计其数。后被人借去，云失之矣。

不知真失也，抑昧之也，为之痛息。次年到扬州，与张瑞曾居士述与芹浦酬答语。彼云，吾家向有一雷震子，凡妇女生产，吞之儿即生，其物即在儿手，取而洗净，藏以备用。用过许多次，后被人借去不还，云已失之矣。天地之大，事物之繁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。此世间事，尚不可以凡情测度，况佛菩萨之境界乎。所可恶者，店铺恐人不相信，谓此名醋螫，能催生，放醋中即会动。偶以醋试之，果验。而不知其一经醋螫即死，便不可用矣。一般文人，由见闻此说，不加深察，遂循声附和，谓为实然。如朱绪曾撰昌国典咏谓，见醋即活，因以醋试之，果如珠之走盘也。周公谨亦言，长生蜗置之醋中则活。正字通谓有雌雄，置醋中，雌雄相逐，逡巡便合，即下卵如粟。此种无稽绮语，深可痛恨。不知令多少人起试心而害物命。若犹以此所试过者催生，则误事，或误人性命。此等文人，后世必难免无因而妄受人害之祸，而不知其由于前生欲以文自豪，妄造谣言之所致也。可不哀哉。所言生子则诚然。此物上规圆而下平，其底下有几匝纹路，愈向中愈密。久之，于中心脱出一小者，即是生子。其大者，中心便成洼形，非如前之平平也。故藏之久久，

则见多矣。须详察死活，死者不可用。若通身带温润微红若肉色者，则是活者。若通身枯白，无一点温润微红若肉色者，则是死者。又此物善消红肿眼疾。人之眼中，无论何物，俱不可加入。唯此物之活者，纵一二分大，揭眼皮放入眼内，绝无丝毫难受相。若好眼，彼不肯钻入，手一离，随即落出。若眼有红肿热病，放之则随便按按，自会钻入。不但不觉碍碍，并且不见眼皮何处有高相，与未加此物一样。其后便无所知觉。迨眼病已退，则自会钻出。但人不知觉，十有九失。若放入眼，时常留心，或可不失，然而难矣。以彼在眼中，人绝不觉知故。此亦不可以理判断者。雷震子，即万年青所结之红果，当打雷时，随即堕地者。若在前后，均无有效。夫催生子尚易得，雷震子更难得。然有比此二物更有益，而求无不得者，惜人多不知。使人各知之，则此二物均可不用。妇女难产，总因宿世今生杀业所致。若平素爱惜物命，戒杀护生，常念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则业障消除，生产自易。即平素不知念菩萨，临产能至诚恳切念，及照应眷属同为之念，亦能平安速产，母子两全，且又种大善根，其利益何可限量。有谓临产裸露不净，念菩萨名，恐获罪咎。

不知佛菩萨，视一切众生，如亲生儿女。儿女若堕水火，求父母救，父母必不以彼衣冠不整齐，身体不洁净，而弃之不救。又如日月丽天，净秽等照，了无分别。但在吾人分上，固应致诚尽敬，方可仰冀垂应。力能为者，必须身心同皆致敬。力不能为者，须一心恭敬，而身形边，固可不须死执著也。有种吃素念佛，不知变通之人，因家中有妇将生产，遂出外寓月余始归。谓被血冲，从前所念之经咒皆无效。其知见崖板，以致违情悖理有如此者。故于此表而出之，以冀一切通皆平安而生，母子均吉。所生之子，皆孝友仁慈，福寿康宁。处则表率乡邑，宜室宜家。出则平治天下，护国救民。吾人虽欲早生西方，亦愿世有贤人善士，为国家社会之倡导，此所以朝暮馨香祝祷者，欲其一一如愿也。

附录

记印光法师语（云泉子）

南海法雨寺活埋关中印光法师专修净业，甚愚克过人。一日云泉子访之，相谈良久。将辞去，印公携手嘱曰，从来禅教诸祖尝曰天台教观一宗如或无人传之说之，则为佛法趋灭之时。今时则不然矣。云泉子殷勤问故。印公喟然曰，今日圣教愈趋愈下，人根浅薄，于止观一法得出生死者万无一二。唯净土可依怙耳。设今净土一宗无人说之传之行之者，则佛法真所谓灭尽矣。吾人为佛弟子，尤当勉焉。云泉子再拜俯受而退。以其言虽出乎平常，实有关于净土之大奥藏也。因记之以示来哲。

拜谒印光大师记

（谢慧霖）

十九日 癸未十九日晨七钟，偕明道上人乘京沪火车赴苏州。午前九钟到达。入城时，忽悟一句佛名放下一切，绵密持念，即已包括涵养，察识，一切工夫在内，不必格外用心。明道上人

导往护龙街南段穿心街报国寺内，谒见吾师印光老人，即留住寺中。老人年七十有三，精神内敛，言辞恳切。论及宋明理学，谓其持论太过，不足以接引初机。不信因果轮回，尤为错误。今日人心肆无忌惮，酿成浩劫，何莫非此种语言为厉之阶。盖因果者，世间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，救度众生所示之至理，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决无丝毫错误。世之治乱安危，事之吉凶得失，如来之证一乘，众生之堕三途，皆始于初因，成乎后果。人多忽略而不深察，是以人心日坏，世界日乱，可不惧乎。余问，理学家不信开悟，亦自有其寂然不动虚灵不昧景象，恐其尚在根本无明住地，未能彻底掀翻。师言，理学家于见思惑恐尚未断，遑论尘沙无明惑也。果然大公无私，不执门户之见，其造就当不止此。至我无轮回心，自无轮回事之言，是佛菩萨境界，学人未易及此。但须好生念佛，一切功用自在其中。老人慈悲深切，境界极高，非浅学所能测也。

二十日 甲申二十日晨八时，幼庵（按，谢居士内弟）及张君鹿鸣归依印公，余亦随同作礼。老人以三皈念佛谆谆相勉。继又论及理学家不明因果精微之理，反肆毁谤，为今日世道人心之患，

皆此等议论有以致之。其造就不能深邃，正心诚意不能笃实，亦缘于此。务须引以为戒。

二十一日 乙酉二十一日晨兴，印老命明道上人导余与幼庵诣开元寺礼拜迦叶，维卫二世尊像。云此像于晋代浮海而至，迎供寺中。极为灵异。其事详载邑乘。日本僧侣多来瞻礼，苏州人士反多不知也。旋辞印老，搭火车赴无锡。



此咒置经书中可灭误跨之罪



仁·慧·草·堂
www.renhuicaotang.com

